

年

卷

期

17

2

第

第

世界言苑

(第二五八號)

(民國十七年六月)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第十七卷

第二期

The Story World

Vol. XVII. No. 2 (258)

June, 1928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THE NEW WORLD

By Isaiah Bowman

戰後新世界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陽曆六月底截止

道林紙精印

四開本一册

金字硬布面

六百四十頁

張其昀等譯
趙可楨等校

本書著者美國鮑曼博士，為地學界老宿；曾參與巴黎和會，被舉為釐定疆界委員長。此書凡二十餘萬言，於民國十年出版，至十三年復加增補。本書宗旨所以論述世界各國之地位與各種條約之因果關係，大抵以政治地理為中心，以自然地理為背景，又以經濟地理、言語地理、人種地理、宗教地理等之最新事實為其佐證。至其眼光之遠大，思想之新穎，選材之精詳，圖表之豐富，實為現代學術界之偉大成就。法國地學家白菱漢論此書有云：數年以來，此書在政治地理學上有領袖羣倫之氣概，莫能與之抗衡者。國內之欲明瞭最近地理學上新學說及世界最近大勢者，不可不讀。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說世界 第十七卷 第二期 目錄

插圖

- 豐子愷作漫畫封面(彩色)
- 洪野作郊野(彩色)
- 許靜仁先生最近手寫詩稿
- 大休上人畫飲酒和尙圖
- 大休上人寫大乘游戲般若妙明新經之一幅
- 葉楚傖先生近影
- 北京萬牲園一瞥
- 日本中禪寺湖畔之風景
- 顧印伯手寫蘭亭序墨跡之三
- 顧印伯手寫蘭亭序墨跡之四

短篇小說

- 黑面幕……………周瘦鵲譯
- 已往的僕婦們……………呂伯攸
- 舒先生的怪夢……………黃葉
- 法律的威嚴……………江紅蕉
- 乍見……………張秋蟲
- 綠野……………蘇兆驥
- 聰明的小廝……………唐小圃

社會一瞥

- 茶舍……………徐孟安
- 統艙中的生活……………江石
- 歸期……………魏維熊
- 呻吟……………徐實君
- 思量……………郭蘭馨

青年創作集

- 秋艙夜……………徐弘道
- 鷓鴣的恐怖……………董家濛
- 世說新語選譯……………胡道靜
- 微笑……………陳征鴻
- 雪夜雜詩……………沈劍影女士

雜文

- 南社掌故……………秋山輯
- 羅隱秀才的讖語……………范烟橋
- 民間文學瑣談……………呂伯攸
- 世界各國國花談……………仲兆槐

長篇小說

- 換巢鸞鳳記(續前期)(二十六二十七)……………天遊遺稿

補白

- 李蘋香書扇詩之竊案
- 蘇雪林女士詩
- 物以人名
- 蛇嶺
- 松嶺
- 父親的遺像
- 樹影
- 縫窮婦
- 文人小故事
- 飲野亭得長句

編者曰

本期周瘦鵬的「黑面幕」，呂伯攸的「已往的僕婦們」，都是很好的作品。雜文中的「南社掌故」，也有相當的價值。讀者不要忽略過了。

本期的封面畫，是取張仲素「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的詩意。

直隸杜匯穎先生鑿你的信，已收到了。大約答復如下：（一）小說家名的照片，當隨時登刊；然編者的意見，也不必登得過多。（二）譯品如來函所言，是很對的。（三）青年創作，今年仍繼續刊載；選材是很嚴格的。

漢陽讓德培先生鑿：缺少了的說界，很不容易補購。從今年起，改爲季刊，每年冊數甚少，容易保

存，這也是讀者的一種便利。

本埠楊靜先生鑒：「中國小說研究」已印單行本，編入「百科小叢書」內，不久可以出版。東吳大學閔希賢先生鑒：說界改爲季刊的原因，第一期上，已說過了。大概是（一）比較的選材更嚴格。（二）寄遞方面，較爲便利。請你再查照第一期的「編者曰」就可知道。

安亭楊春祿先生鑒：你的信已收到了。分別答復如下：（一）小說世界上登的長篇小說「換巢鸞鳳記」是俞天游先生的譯本。和「換巢鸞鳳」毫無關係。（二）譯西文雜誌上的小說，登入中國雜誌，大概是可行的。除了有特別關係的以外，普通作品，沒有甚麼問題。

下一期，關於日本的作品很多，有幾種是很有興味的。先此預告。

THE STANDA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全國教員們學生們注意！

英語爲研究現代學術必要的智識，而英漢字典尤爲研究英語必不可少的工具。本館爲供給一般教員和學生們的應用，完全根據在他們的需要上面，新近又編輯了一部

雙解
標準英漢字典

這部字典可算是教員和學生們理想中的英漢字典了。

特色

- 取材適當 恰合中學教員學生之用。凡是中學英語教科書及其他中學生讀物裏所容納的英文字，在本字典內沒有找不到的。
- 釋義正確 決不會使學者誤解字義，而走入歧途。
- 釋義明顯 釋義英漢雙用，漢釋異常明顯，不致信而不達。
- 例句豐富 每檢一字，非但能了解其意義，并能知其用法。
- 攜帶便利 本書紙有七英寸長，三英寸又四分之三闊，二英寸厚，攜帶上十分便利。

編輯 吳康 鳳志雲 陳建民 陸學煥 校閱 王岫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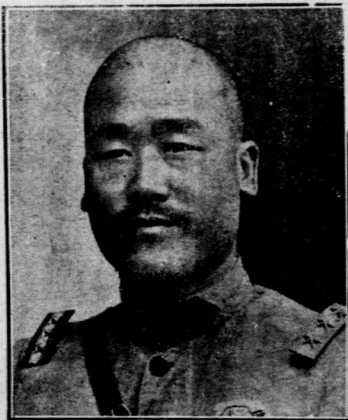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全書一千七百餘頁 布面精裝
定價二元五角 郵費七分
特價一元八角
(陽曆五月底截止)

印 有 樓 張 承 索 即 寄

名醫 證明 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之效力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因有健全之補力由血液而達於腦系故已曾救治無數之患腦系衰殘之症者北京陸軍一等軍醫正醫學博士沈國楨先生亦治愈中之一份子也其來示云敝人少年多疾及壯年則身體異常尪羸兼之服務軍界職任軍醫院長



事務雜沓精神頹敗事恆中輟怒焉憂之是以醫藥修養未嘗間斷雖有微功未見大痊茲經友人介紹得購用貴藥房紅色補丸開服之後食量大增精神煥發今則身肥體壯弱魔全失真不愧功同仙草德如彌天鄙人感恩飲德無

以為報只可將經過事實函達申謝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許靜仁先生最近手寫詩稿

秦淮畫舫小集

廿九年前憶舊時，秋風桂子落船頭。
六朝金粉空如夢，千里江流會此州。
門巷依稀桃葉渡，笙歌清越藕花舟。
座中今有元龍士，豪氣高於百尺樓。

漢皋舟中眺

漢水江邊落日斜，紛紛櫓亂歸鴉。
晴川閃冷餘荒水，黃鶴樓空賸晚霞。
雲北控幽燕，南百粵，東通吳越，西三巴。
可憐割據徒爭險，城郭聲起暮笳。

大休上人飲酒和尙圖



參看第一期大休上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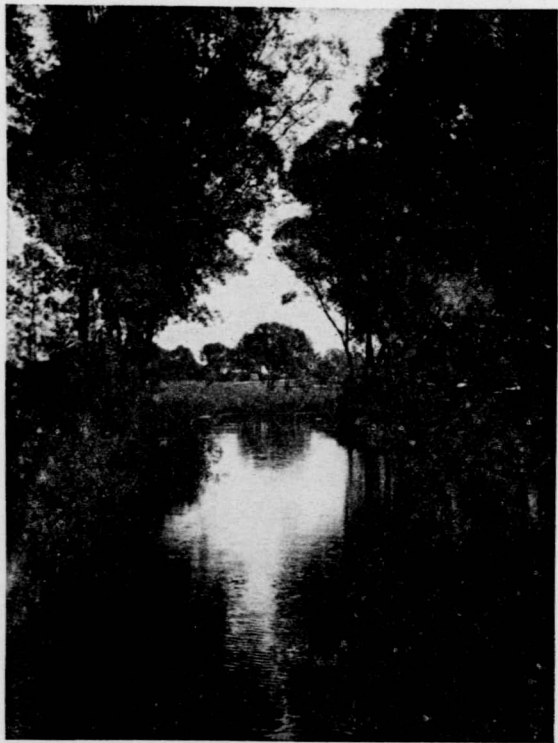
大休上人寫大乘遊戲般若妙明新經之一幅

夫酒能養性出家喜之酒能亂性佛家戒之然而既稱佛子何可飲之蓋佛之所戒防其亂也矧其不亂飲之害也孔子曰為酒無量不及亂仙佛聖賢其理一也若聞弗得已也豈藉爾時舉世皆醉何忍獨醒苦海無邊眾生待度爰得甕中三昧誦以甘露真言端坐蒲團大興佛事從甕中入定從盆中出定從盆中入定從甕中出定從崖中入定從空中出定從空中入定從崖中入定從男子身中入定從女子身中出定從女子身中入定從男子身中出定從一人身中入定從多數人中出定從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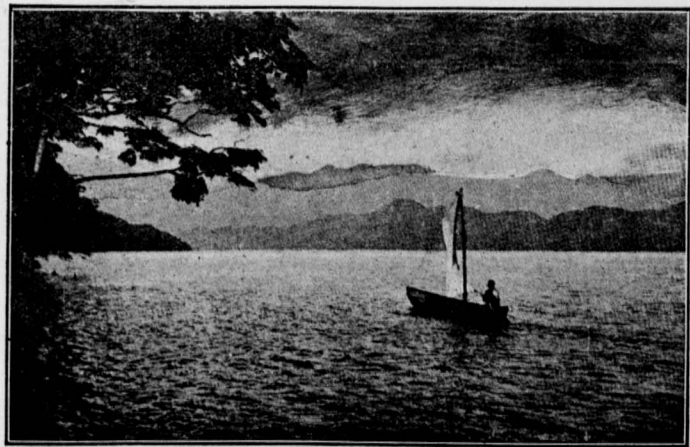
葉楚儉先生近影



北京萬牲園之一瞥



(馮竹虛先生攝贈)



影風之畔湖寺禪中本日
(贈生先元士查)

顧印伯寫蘭亭序墨跡之三

宇宙之大^俯仰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

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

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

抱性之一室之內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

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輒得於己快然自

之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



黑面幕

美國 Hawthorne 著
原名 The Minister's Black Veil.

周瘦鵬譯

這司儀人站在彌爾福禮拜堂的走廊中。很匆促的扯動鐘錘的繩索。這時候。這村中的老年人都呵著腰。順著街道走來。孩子們都是面露喜悅的神情。依偎在他們的父母身傍。歡躍著前進。或是身穿禮拜日的服裝。摹仿一種莊重的步法。故意的做出高貴的神態。許多衣冠齊整的獨身男子。一壁前行。一壁斜着眼睛。瞧看那些美貌的少女。覺得這安息日（耶穌教徒以禮拜日爲安息日）的日光。照得伊們的容貌。比較在那其餘六日中更加美麗。當這班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徒衆。大多數已如潮流似的走進了這禮拜堂的走廊。司儀人便開始敲響那巨鐘。同時凝聚他的眼光。注視著荷蒲牧師的宅門。因爲牧師的尊影一經現出門外。便是那鐘停止他的工作的暗號。

「和善的荷蒲牧師。把甚麼東西罩在他的臉上了呢。」這司儀人驚詫的高喊。

禮拜堂裏所有的人聽了這話。立刻都撥轉頭。瞧視荷蒲牧師的狀貌。只見他舉步很遲緩的。正向堂中走來。彷彿在默想著甚麼。有一種形狀。使得他們都吃驚不小。比較驀地裏走來一個陌生的牧師。把塵土撒在荷蒲牧師說教壇的坐墊上。更可驚異。

「你能決定這是我們的牧師嗎。」這司儀人的隨從名喚葛萊的。首先發出這個疑問。

「這自然正是和善的荷蒲先生。」司儀人回答他。他曾經和威司堡的塞特牧師約定交換他們的說教壇。但是塞特牧師昨天曾寫信來向他道歉。說是因參預一起葬禮。不能實踐那約言了。」

這使得大眾非常驚異的原因。看來也十分輕微。荷蒲先生原是一個性格高超的人。約摸有三十歲年紀。卻依然是一個獨身者。但這時身上穿的衣服。整理得很是修潔。彷彿有一個細心的賢內助。漿硬了他的衣帶刷。去了他這禮拜日服裝上在一禮拜中所積下的灰塵。他的形狀中。祇有一個特異之點。便是從他的額前。垂下一方黑布。遮沒了他的面部。而且垂得很低。時時受他的呼吸所掀動。原來荷蒲先生已帶上一方黑色的面幕了。走近些瞧看。這面幕似用兩層黑紗疊製成的。完全遮住了他的面貌。祇有嘴和下頷。尚露在外面。但也許並不阻斷他的視線。不過瞧著一切的生物以及無

生命的物件。都變成爲一個烏黑的形狀罷。和善的荷蒲先生。任這愁慘的黑幕遮在他的面前。緩步向前走。舉步慢而安閒。腰部微微呵向前面。望著地面。好像那種性情簡慢的男子們的習慣。但他也向他的教徒們很和善的點頭。他們仍站在禮拜堂的階石上恭候著他。然而他們都已受了驚詫的過分的打擊。所以他施之他們的點頭之禮。竟未能得到一人的還禮。

「我真不能確實的相信和善的荷蒲先生的臉。是藏在這方黑紗的後面。」這司儀人說。

「我也不相信這個。」一個年老的婦人低聲囁咕著。伊正蹣跚著走進禮拜堂。「他定已把他自己變成了一個可怖的東西。而僅僅隱蔽了他的臉。」

「我們的牧師已經發瘋了。」那名喚葛萊的這樣高喊。並隨著荷蒲跨過門檻。

堂中的徒衆。正在紛紛的談論。說荷蒲定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怪人。禮拜時的一切儀式。也都因而混亂。很少幾個人。能够制止住不撥轉頭去。向著門口。有許多竟挺直的站起。索性掉轉身。面朝門口。再有好幾個男子。爬上了座位。隨即又跳下來。喊出一個驚怖的呼聲。堂中又有一種普遍的喧囂聲響。諸如婦女們外衣的繚繞聲。男子們脚步的拖曳聲。比較往常牧師走近堂門時那一種靜默莊嚴

的狀況。真個是大相懸殊。但是荷蒲似乎並不注意他的教徒們的這種擾亂。他用一種差不多毫無聲息的步武。走進堂來。向著兩旁的教徒們的座位。很溫和的低下頭。他並鞠了一躬。當他走過一個年歲最高的教徒傍。這教徒是一個白髮的老前輩。正坐在廊路中央的一張安樂椅上。說也稀奇。這一個值得尊敬的老人。覺察他的牧師形狀上的變易。是何等的遲慢啊。他似乎並未受那普遍的驚訝些微的影響。直到荷蒲已走上壇級。現身在說教壇上。和他（荷蒲）的教徒們面面相對——祇除掉這隔離著的黑面幕。這個怪異的表識。始終不曾揭起過一次。在他宣唱讚美詩時。因他的有節拍的呼吸。這黑面幕纔輕微的掀動著。在他朗讀聖經時。這黑面幕在他和聖經之間。纔時時的搖蕩。到了他行祈禱禮的當兒。這黑面幕又很熨貼的覆在他那向上仰起的面龐上。他所以如此。可是為著遮蔽住他的臉。不和他口中正在叫喚著的威嚴可怖的上帝見面嗎。

這便是這方簡單的黑紗的偉力。神經衰弱些的婦女。迫而離去禮拜堂的。已經不止一個了。不過這班面色慘白的徒衆。怕看牧師一眼。和牧師的黑面幕怕看他們。或者正不相上下。

荷蒲先生原是一個素有聲譽的好牧師。不過不是有強大的魄力的牧師。他祇能施展溫和誘掖

的威化。導引他的徒衆歸向天道。卻不會運用聖經的威嚇。驅迫他們前往。現在他講教的語調和態度。和他往常登壇演講時。原是一般無二。但有一物在着。這或者是由於講教的語句關係。也許是由於聽衆的幻覺。今日的講教。便和往常大大不同。從他們的牧師的嘴唇裏。分明吐出一種極偉大的力量。爲他們往常從未聽見過的。而各個教徒。雖是那純潔無瑕的少女。以及那心胸緊強的男子。都覺得這牧師似已爬到他們的上方。藏在他的可怖的面幕之後。而發現了他們平日積下的行動或思想間的罪惡。便有許多人張開了手。伏在胸膛上。其實荷蒲所講的當中。並無甚麼值得恐懼的事情。且沒有一些凶暴的聲腔。可是他的沈悶的聲音每一顫動。聽衆便都抖戰起來。這種不可言狀的畏怖。竟和他們對於牧師的尊敬心。混合成一體了。他們畏怖到了極點。都在盼望能有一陣風吹來。掀開這黑面幕。幕後必現出一個陌生人的面龐。雖然身材舉動和聲音。都和荷蒲相像。

禮拜的儀節終了之後。這班教徒。都不遵守秩序。很紛亂的急急走出。有的是急於出去宣述剛纔身受的驚怖。有的是以爲眼前不再瞧見這黑面幕。他們的精神便可大大的輕快。他們走出了禮拜堂。有許多人便聚成小叢。再密密的集攏到一起。各自掀動著嘴唇。低聲的談論。有許多人卻逕向歸

途中走去。都是在沈靜的默思著。更有些人偏是高談闊論。竟說這場禮拜的儀節。彷彿是一個很能叫人捧腹的笑話。這種論調。可太輕褻這神聖的安息日了。此外有少數人。連連搖動著他們的聰明的腦袋。表示他們能夠領悟這回神祕的事。同時又有一兩個人。力言實在完全沒有甚麼神祕。不過荷蒲先生的眼睛。因往常慣受那半夜的燈光所刺激。眼力便著實衰弱。所以需要一個蔽光的幕罷了。這樣過了一會兒工夫。和善的荷蒲先生。繼著他的教徒們。也從禮拜堂裏走了出來。撥轉他那罩著面幕的臉。先後向著這一起起的人叢。他對著白髮的老人。施行敬禮。對著中年的男女。以和善的態度。也向他們行個禮。表示他正是他們的朋友。又是他們的靈魂的嚮導。他瞧著一班青年。更是露出威嚴和愛悅混合的神情。去歡迎他們。他又把他的兩手。放在小孩子們的頭上。為他們祝福。這些原是在安息日這天慣常的動作。然而這許多人今天回報他的。卻祇是一種怪異而迷惑的注視。竟沒有一人。仍照往日裏的慣例。頓時肅然起敬的隨在他們的牧師身傍。陪伴他同行。往常有許多教徒。差不多每個安息日。都得把荷蒲先生虔誠的請到他們的餐台旁。替他們祝福一番。自從荷蒲來任這裏的牧師之後。都是這樣。可是今天也沒一人再循例舉行了。所以荷蒲一逕的回到他的牧

師住宅中。他在關上宅門的當兒。曾掉轉頭。回看他的教徒們。只見他們都在凝視著他。一種苦悶的笑。便在他這黑面幕的後面。微微的呈露。緩緩的達到他的嘴旁。但一會兒便消失了。他也隱身到宅門以內。

「這是多麼的奇怪。」一個婦人說。「一個簡單的黑面幕。和那婦人罩在伊頭上的一般無二。如今罩到了荷蒲先生的臉上。卻竟會變成一個這麼可怖的東西。」

「荷蒲先生的理性間。必然有了何等錯亂。」伊的丈夫侃侃的陳述。——他原是這村中的一個心理學者。「但這回事的最怪異的部分。便是這種使人驚怖的力量。鎮靜像我這樣的人。竟也很受這力量的侵擊。這黑面幕雖祇遮著我們的牧師的面部。而黑面幕的神祕之方。卻已佈滿他的全身。使得他從頭到腳和鬼怪一般。你不是也覺得如此嗎？」

「我果真是這樣想。」這婦人回答說。「我再也不敢單獨的和他生存在世界上。我想他是不怕單獨的和他自己生存罷。」

「男子們有時候是不怕的。」伊的丈夫說。

午後議節的舉行。和晨間是同樣的情形。在議節告終時。喪鐘鳴了。要舉行一個少婦的葬禮。親戚和朋友們。聚集在堂中。那些關係疎遠的客衆。卻站在門旁。都在談論死者良好的品格。在他們談話中間。荷蒲先生走來了。話頭便被截斷。這時荷蒲的臉上。依然遮着那黑面幕。不過現在卻成了適用之物。當下他走進安置屍體的室中。彎腰伏在棺材上。向他這已死的教徒。作一個最後的辭別。因爲他是彎着腰。這黑面幕便從他的前額垂直的垂蕩着。因此倘使伊的眼簾。不會永遠的閉合。這死的少女。必已瞧見他的面龐。荷蒲正是恐怕被伊瞧見。所以纔急急的蕩回這黑面幕嗎。有一個人。曾注意着這一個死人和一個活人的告別。他便遲疑着說。在那一刹那間。荷蒲的面貌似曾顯露出來。屍體似曾微微的聳動肩頭。屍衣和紗帽。曾發出蟋蟀的聲響。雖然伊的面容。仍是已死的凝定。關於這一段奇談。祇有一個迷信的老婦。堪爲證人。荷蒲先生旋即離開棺材旁。走進那班送葬人所在的室中。然後再走到樓梯的頂上。行那安葬的祈禱。這是一種傷情而痛心的祈禱。其中充滿着悲憫。卻挾帶着天堂的希望。而一種天上的豎琴。由死者的手指彈出的音樂。似乎能够微微的聽見。雜在這牧師的最悲苦的語音之中。在這牧師祈禱的當兒。站在一旁的人們。都在索索的抖戰。因爲他曾向他

們說。他們倘到了這個人生最可怖的時間。他們臉上的面幕。都得一一的揭去。他又說他相信這個少婦臉上的面幕。是早已揭去了。又過了一會。擡棺材的人。擡着棺材。下步很沈重的前行。送葬的人都跟隨在後面。一壁順着街道走。一壁在嗚嗚的哭泣。荷蒲先生仍罩着黑面幕。在後面隨着同行。

「你爲何撥轉頭。向後面瞧看呀。」一個送葬的人。問他的女伴。

「我有一個幻覺。覺得這牧師和這個少婦的靈魂。正在攜手同行。」伊回答他。

「我也有這個幻覺。而且也在這個時候。」他又說了這兩句話。

那天的晚間。彌爾福村中。有一對十分美滿的男女。在關合他們的「婚鎖。」村人們雖都以爲荷蒲先生是一個深於憂患的人。但他對於這種事情。卻秉賦着深沈的喜悅。因爲他每逢着這種事情。臉上都是呈露着一種。同情的笑容。簡直可以說。能够使他喜悅的事。當莫過於此了。所以這一對男女在結婚時。很耐心的等候他到來。並相信日間圍繞着他的那種怪異的恐怖之力。此刻必然已歸消失了。然而竟還未曾結束呢。當荷蒲先生來到時。第一件東西送入他們的眼睛的。正是那恐怖的。黑面幕。幕的黑色。比較在那舉行葬禮時。似更加深重。這個對於結婚嘉禮。不是個凶惡的朕兆。再是

甚麼呢。這黑面幕的迅疾的力量。立刻已傳達到賓客們身上。他們便覺得有一片愁雲。似從這黑紗的後面。冉冉的推送出來。黯淡了若干蠟燭的光彩。這一對新人。鵠立在這牧師的面前。可是新婦的冰冷的手指。藏在新郎的震顫的手中。在不住的抖動。伊的慘白如死的面色。使得旁人瞧了低聲的談論。說這定是在幾小時前埋葬的那個少婦。已從伊的墓中爬出。趕到這裏結婚來了。像這樣景況。愁慘的結婚。實是前所未有的。倘曾有過一次。那必是人人知道的敲着喪鐘而結婚的那回故事。在施行儀式之後。荷蒲舉起一杯酒到他的唇邊。祝賀這對新婚夫婦永世的沈浸在愛好歡悅之中。這種祝賀。論理該能引出賓客們的歡容。彷彿是從心坎中冒起的一道歡欣的光芒。但是正在這當兒。他在一面大玻鏡中。偶然的瞥見了他的形影。這黑面幕竟把他自己的靈魂。也淹沒在恐怖之中。賓客們更早受了恐怖的壓迫。幾乎一動不敢動了。於是他高高的聳起肩頭。他的嘴唇。變成了白色。他把這杯未嚐的酒。傾潑在地毯上。飛也似的衝入黑暗中去。——地球也戴上伊的黑面幕了。

第二天。彌爾福村中的人們。沒一個不是談論荷蒲牧師的黑面幕。以爲幕後定藏着甚麼詭秘。相熟的人在街中遇着了。是拿這事當做討論的題目。婦人們站在窗戶開着的窗口前。也是拿這事當做

閒談的資料。旅館裏的招待。把這事認爲最好的新聞。首先告訴過往的旅客。小孩子們在前往學校的途中。也都隨口的談着這事。更有一個頑皮的小子。拿一方黑色的舊手帕。包裹在臉上。去嚇他的嬉戲的伴侶。而他自己竟也受這驚嚇的捉弄。於是他的智慧。便被他自己的惡計嚇得完全喪失了。

但是村人們當中。雖是那好事以及鹵莽的人。也沒有一個膽敢公然的去問荷蒲。究竟爲了甚麼。戴上這黑面幕。於是從此以後。無論在甚麼時候。前往拜訪他的人。便減到最少限度。而從前他家卻是賓客衆多。凡有所問。他也很肯循了善誘。從未露出厭惡的神態。所以如今倘有人去向他陳述。說他這種行爲。不啻是一個失卻人望的樞紐。他聽了。因那惡劣結果的警戒。也許能覺察這種失常的動作。可算是一種罪惡。而翻然悔改。無如他的教徒們當中。雖是平日和他十分接近的。也都不敢拿黑面幕這回事。當做一種友誼的勸告；因各人的胸中。都懷着一個恐怖的意念。——這意念雖無人公然的承認。卻也沒人精密的隱瞞。——便使得人人把這勸告的責任。互相的推諉。後來過了許久。纔想出一個方法。請託禮拜堂的代表團。去和荷蒲接洽這件詭祕的事。充得這事日益擴大。而成爲禮拜堂的一樁恥辱。誰知結果大失所望。無論那一個代表團。恐怕沒有像這樣溺職的。荷蒲牧師仍

用十分友好的態度接待他們。但一聲不響。在他們就座後。讓他們負着自說來意的全部責任。可是這恐怖之力。已是瀰漫在四下裏。黑面幕包裹在荷蒲的額上。遮沒了他的面部。直齊到他的溫和的嘴。往常嘴角旁露着一種喜悅的笑。是這班代表們常常瞧見的。代表們並有一種幻想。覺得這方黑紗。似是垂掛在他的心前。是在他和他們之間的一個可怕祕密的表識。這面幕倘能祇揭開些。他們必能自由的講話。然而再也不會揭開呀。所以他們坐了好一會工夫。也不會發言。意念是非常混亂。覺得荷蒲把一種不可見的眼光。正凝視着他們。他們真是惶恐不安極了。最後代表們很慚愧的回轉來。說是這事的責任太重。不是他們所能勝任的。縱不需要召集宗教大會議。也必得舉行一次各禮拜堂聯席會議。纔能對付得過。

然而村中有這麼一個婦人。竟能未受這種恐怖的侵擊。這黑面幕的威嚇力。似絲毫不曾影響到伊。當那班代表們未能得到一個解釋。——甚致可說是連問也未敢問。——回來以後。伊憑着伊的熱烈的情懷。決定要推開這一片環繞着荷蒲的周身。而在時時增重昏悶愁慘的疑雲。伊原是荷蒲的聘妻。在理伊應有知道這黑面幕的內幕情形的優先權。所以伊在此後第一次會見荷蒲時。便直

截了當的和他談論這回事。伊等他坐定後，先凝聚着眼光，注視這黑面幕。但再也瞧不出有甚麼特點。竟能把全村的人都嚇成這般模樣。不過是一方雙層的黑紗。從他的額上，直垂到他的嘴。因受他的呼吸的吹動，在微微的搖蕩着罷了。

「沒有甚麼呀。」伊高聲的說，並含着笑容。「這方黑紗，沒有甚麼可怕呀。不過是遮蔽住一張我向來喜歡瞧見的面龐。好先生，聽着，請你允許把藏在雲後的日光放射出來。首先除去你這黑面幕。再告訴我你爲何戴上他的原故。」

荷蒲的笑容，緩緩的隱滅了。

「總有一個時候來到。我們大衆都該除掉我們的面幕。」他說。「親愛的朋友，我倘是戴着這方黑紗，等待那時候來到，望你不要見怪。」

「你這話仍是一個啞謎。」伊回答說。「無論怎樣，你必得把他除掉。」

「愛麗，我若是除掉了我的誓言，定將懲罰我。」他說。「你要知道這黑面幕是一個記號。又是一個信條。我必得永遠的戴着他。無論是在白日，或在黑夜，是獨自坐着，或在羣衆的視線之前，對着陌

生的人是這樣。對着我熟識的友人。也是這樣。沒有一隻人類的眼睛。能够瞧見他除去這道陰沈的遮幕。必把我和世界隔離。愛麗。雖然是你。也永遠不能來到我這黑面幕的後面。」

伊非常懇切的問道。「究竟有甚麼重大的苦難。降落到你身上。你纔這樣永遠遮沒你的眼睛呢？」荷蒲答道。「倘然這黑面幕是一個悲苦的表記。那末我和那大多數的人們一樣。也許有了種種的悲苦。足以用一方黑面幕表示出來。」

「但是世界上的人類。不能相信這是一個無罪的悲苦的表記嗎？」伊追問他。「你是我的愛人。是我欽佩的人。你要知道外間已有許多微言。說你遮住你的臉。是因為隱祕的罪惡之覺察。你爲着你的神聖的職位。必須驅除這種污辱纔是。」

伊提起了這種遍佈村中的流言。胸中憤火的紅光。不由得湧現到伊的頰上。但是荷蒲的態度的寧定。依然如故。他又在微笑了。——仍是那種苦笑。彷彿是一道淡弱的光的閃爍。從幕後模糊的現出。

「我倘是爲了悲苦而遮住我的臉。那理由是充足的。」他祇這樣回答。「倘然我遮住了臉。是爲

着隱秘的罪惡。那末人類爲甚麼不也這樣幹呢。」

他用這種和緩而非常固執的論調。便拒絕了伊的一切進言。後來愛麗便默然的坐着。過了一會。伊似已覺得實在想不出甚麼新的方法。好把伊的愛人引導出這種昏慘的境界。伊又以爲他所以有這番舉動。縱沒有其他的意旨。也或許是心病的一種病象。伊性格的堅強。原勝過他。但此刻也有些不能自制。撲簌簌的眼淚。順着兩頰流下。但是正在這當兒。又有了一個新意念。代替了剛纔的悲傷。原來伊正目不轉睛的望着這黑面幕。忽的如空氣中的一道閃光似的。黑面幕的威嚇力。竟包圍到伊的四周。伊立刻站起身。立在他面前索索的抖。

「你到底是覺察了嗎。」他十分悲痛的說。

伊不回答。但用一手遮住了兩眼。返身走出此室。他直衝上前。抓住伊的一條臂。

「愛麗。你耐煩些伴着我。」他很興奮的高聲說。「要遺棄下我。雖然這黑面幕必須隔在生存在地球上的我們倆的中間。你要記着。我們倆倘脫離了地球。我的臉上。就沒有甚麼面幕。我們倆的靈魂間。也沒有什麼黑暗。這不過是一個人生的面幕——並不是永遠的。唉。你不知道我獨自的在我

的黑面幕後面。是何等的孤獨。何等的恐懼。你切莫把我久長的遺棄在這種淒涼孤寂的境界中。」

「那末你立刻揭起這黑面幕來。拿你的本來面目向着我。」伊說。

這個不行。這是決然不可能的。」他回答說。

「那末我們再會。」伊說。

伊從他的掌握中。掙脫了臂。慢慢的走出室去。走到室門口。又站住脚。聳起肩頭。掉頭向後望了好一會。彷彿伊已有些明瞭這黑面幕的隱秘了。但荷蒲雖然身陷愁苦之中。卻仍微微笑著。他想祇這一個物質的記號。竟使得他和快樂隔離。而他們這一對愛人的情愛中間。也頓呈昏黯的景況。

從這時候起。沒有一人敢再希圖除掉荷蒲先生的黑面幕。也沒有一人敢直接向他請求宣布人人以爲這黑面幕後面所隱藏的祕密。卻也有許多人。偏不以這種普遍的見解爲然。說是荷蒲先生罩上這黑面幕。不過是一種違心的怪誕行爲。本來常常有一種人。一切動作。原很和易合乎情理。有時候卻偏會帶着癡狂似的模樣。荷蒲先生諒必正是此中的一人啊。話雖這樣說。荷蒲在這種情勢之中。竟變成了一個人人見了恐怖的怪物。他再也不能安心的在街上行走。他的知覺間。覺得街上

的一班行人。都是撥轉身軀。忙不迭的避開他。有一般人。更拿敢和他同在街上行走一回事。作爲他們的胆力實在偉大的確證。因爲他們的這種無禮的行爲。便害得他拋棄了他的習慣。在日落時向那墳地走去。因爲在他靜默而悲苦的倚身在墓門上時。那些墓碑的後面。往往藏著許多人面。偷瞧著他的黑面幕。四下裏又盛傳一種怪異的謠言。說是因那班死人們的凝視。纔把他吸引往那墳地去的。而最使得他悲傷的。——這悲傷的力量。直衝入他的和善的心坎深處。——便是那些小孩子們每見他從遠遠地走來。立刻停止他們的最快樂的遊戲。飛也似的逃避開去。因他們這樣自然性。能上的恐怖。便使得他格外覺得確有一種非常的恐怖力。夾雜在這方黑紗的絲縷之間。實在呢。他自己也十分厭惡這黑面幕。他從來不肯走過一面玻鏡前。也決不肯站在一個寧定的水泉前。彎下腰去喝些泉水。他這正是恐怕嚇壞了他自己啊。因此便又引出許多微言來。說是荷蒲先生必然負著很大的罪惡。因受了良心上的責罰。便把面部完全遮住。不敢和世人相見了。於是從這黑面幕的後面。便推出一片烏雲。雲端中所包藏的。雖不知究竟是罪惡。或是悲苦。但這片烏雲卻把這位可憐的牧師團團圍住。愛情呀。同情心呀。再也不能傳達到他身上。人人都說惡魔和鬼怪。已和他結成伴侶。

了。他祇有自家聳著肩頭。露著這可怕的外表。繼續的在那黑影中行走。在他自家的露魂中摸索著。從這一方使得全世界愁苦的間隔物中。朝外張望。雖是那公正無私的風。也似乎因覺察了他的可怖的祕密。再也不吹開他的黑面幕。然而和善的荷蒲先生。每當行過人們身旁時。向着他們的慘白的面龐。仍在苦笑着。

在黑面幕的這種種惡勢力之間。卻有一個很好的效果。便是使得戴這黑面幕的人成了一個有能力的牧師。他因為這個怪異的表記。便變為一個秉賦着特殊勢力的人。能控制那班和罪惡抵抗的靈魂。這雖祇是個比喻。卻也是實在的情形。他的許多仍然信服他的教徒。都把他認做是一個最可怕的威權者。在他引導他們去到天堂的光明之前。他們已和他同處在黑面幕的後面。因為黑面幕的幽暗。使得他同情於所有的陰沈的情感。那班將死的罪人。都在高聲呼喚荷蒲先生。在他來到之前。他們都不得停止他們的呼吸。他來到之後。彎腰低聲安慰他們的當兒。他們都朝着和自家的臉十分貼近的這戴着面幕的臉。聳起肩頭。他臉上原沒有死神出現。這都是黑面幕的恐怖之力啊。有許多外埠的人。老遠的趕來參加他這禮拜堂的典禮。並懷着一個意念。要瞧瞧他的形狀。可是在

離去之前。大多數都是嚇得面無人色。有一次正在拜叟總督掌政的時代。荷蒲受委在選舉時講道。他仍是蒙着黑面幕。站在那首席長官的前面。那班議員和代表們。都感受着一個很深的印象。而那年的法制。便完全帶着陰森的特性。和我們的始祖執政時的威嚴。

在這種情形之中。荷蒲先生過掉了很長的歲月。他的表面上的舉動。雖沒有何等顯明的變更。可是他這子然一身。依然被包圍在愁慘的猜疑之中。平日裏對他很和善而向來愛他的人。如今也已失掉了愛他的意念。祇是非常的恐懼他。總而言之。他和一切的人們。都已遠遠的隔離開了。一年一年的光陰。繼續着的過去。人們對於他這黑面幕的疑懼。竟是有增無減。他的年齡。自然隨着歲月而老大起來。他在新英格蘭全境的各禮拜堂中。便得到一個名稱。——荷蒲神父。差不多他的教徒的全體。在他接受這牧師之職時。本都已達到人生成熟的年紀。在這許多年以來。所以已死亡了不少。現在卻輪流到這和善的荷蒲神父休息了。

有好幾個人。站在這老大的牧師的死的室中。那遮罩着的燭光。照出他們的黑影。景況是十分的悽慘。這牧師應有的。人生的關係。此刻已無復存在。他惟一的需要物。祇是一座適宜的墳墓罷了。一

位神色鎮定的醫生。他知道這病人無可挽救。他祇在設法減輕病人的最後的苦痛。禮拜堂中的幾個執事人。和幾個虔誠的教徒。都是默默的站在一旁。這室中再有一人。便是威司堡的克拉克牧師。他是一位年輕而熱心的傳教者。他曾站在這將死的牧師的臥榻旁。匆匆的爲他祈禱。另有一個看護婦。此外更有一人。因着伊的寧定的情感。曾十分長久的忍受着孤獨的悲哀。和僻居的枯寂。如今雖已到了這老牧師的死的時間。伊卻仍是不改初衷。伊是誰呢。除掉愛麗。再有誰呢。這時。和善的荷蒲神父的白髮蒼蒼的頭。擱在死的枕上。黑面幕依然包紮在他的眉毛的上方。往下遮沒了他的面部。但因他的呼吸已很微弱。更難使得黑面幕掀動了。在他的生命的歷程中。這一方黑紗。早懸掛在他和世界的中間。曾把他和那愉快的友愛以及婦人的愛情隔離。而把他幽閉在一切監獄當中最苦痛的一所的裏面。——把他幽閉在他自家心坎中的最苦痛之處。直到如今。這方黑紗。仍貼伏在他的臉上。似乎要加深他這死室中的陰森。而遮蔽着那永世的日光不照到他的身上。

從前會有些時候。他的心靈。是十分混亂。很疑惑的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搖蕩着。有時再懷疑著未來的世界的渺茫。他狂熱的這樣依次的想念。他便好似坐在一艘正在風浪中的船上。顛

竅搖動個不停。而消失了他所有的微弱的力量。可是在他這最劇烈的掙扎之中。在他智慧間的最狂妄的空想之中，結果竟沒有一個別種的想念能留存下一些相當的勢力。而那僅有的想念。足以繫繫在他心胸間的。便是此刻正站在他枕畔的這個忠實的婦人。無論他的靈魂是怎樣的迷亂。他是再也不會忘卻伊的。又過了一會兒工夫。這個已受死神威嚇的老人。仍寧靜的躺著。他的心臟。分明已經麻痺。身體已是麻木。脈搏已斷續不繼。呼吸已逐漸的微弱。而一種久長失序的狂汗。似乎正是他的靈魂即將飛越的脫兆。

這位威司堡的牧師。走近他的床旁。向他說道。「爲貴的荷蒲神父。你的解脫的時間。已臨在眼前。你可是已準備揭起這黑面幕嗎？」

荷蒲起初祇把頭略爲動了一下。作爲這問話的答覆。但隨即他或許覺得他的意思不能明瞭。他便掙扎着開口講話。

「是的。」他聲腔很細弱的說。「但是這黑面幕決不可揭起。我的靈魂。纔是一個能忍受煩苦的靈魂。」

克拉克追問他道。「一個人這樣的對待他的祈禱者。他的祈禱者。便宜稱人類的裁判。說這人的行爲和思想。都是很神聖的。試問這是應該的嗎。禮拜堂裏的一位神父。竟遺留下一重黑幕。而埋沒了他的純潔的一生。試問這是應該的嗎。我請求你——我的可尊敬的兄弟。切莫這樣做去。在揭起你的永世的面幕之前。先讓我們除掉你臉上的這個黑面幕。」

克拉克這樣說着。一壁彎下腰去。要揭穿這已歷多年的隱秘。但是荷蒲斗的發出最後的努力。使得旁邊站着的人們都非常的驚駭。他從被頭的下面。霍的伸出兩手。立即緊緊的按在黑面幕上。他這樣的掙扎。彷彿克拉克是在和他決鬥。

「這是決然不能的。」荷蒲高聲喊說。「在地球上。這是決然不能的。」

「你這昏聩的老人啊。」很受驚嚇的克拉克說。「你的靈魂上。究竟負着何等可怖的罪惡。現在未經過裁判呢。」

荷蒲的呼吸。越發短促了。他的喉管中。發出咯咯的聲響。但是他仍拼命價的用力。用兩手向前方捉拿。要握住他的生命。捉了回來。好等他講話。他並自動的抬起身體。坐在床上。和那擁抱着他的死

的臂抵抗。這時黑面幕又深深的覆在他的臉上。在他的生命的最後一剎那間，便格外覺得可怕。他的嘴角常常呈露着的那種輕微的苦笑。此刻似乎又表現出來——表現在荷蒲的唇上。

「你們爲何單向着我發抖呢。」他大聲說，並撥轉他那遮着黑面幕的臉。環顧四下裏的面色慘白的人們。「你們又互相的向着發抖。男人們早避開了我。婦人們早不對我表示憐憫。小孩子們也早就啼哭着逃開。這不是都祇爲了我這黑面幕嗎。這黑面幕畢竟表示的甚麼隱秘。這一方黑紗。爲甚麼會如此的可怖呢。譬如朋友原都是以他的最深的心。對他的朋友。愛人也都是以他的最深的心。對他最愛的人。又如一個人幸而逃過他的造物者的眼睛。便貯積起他的罪惡的祕密。而獨對於我便武斷我是一個怪物。實在祇是因爲這個表記。——我是在這表記的後方生活而致於死的。然而我瞧瞧我的四周。哦。人人的臉上。誰不是罩着一重黑面幕啊。」

聽他講話的這班人。都互相的避走開去。互相的懼怕起來。神父荷蒲。就在這當兒躺倒在他的枕上。一具罩着面幕的屍體。嘴唇上仍露着一些微笑。他們也不揭去他這黑面幕。便把他安放在棺材中。再抬着這具罩着黑面幕的屍體。埋入墓中。後來經過了若干年代。墓草已長得很茂盛。佈滿在墓

上墓碑上也生長了青苔。和善的荷蒲先生的臉。諒必已變成塵埃。然而人們追憶起那腐爛在黑面幕後面的臉。依然是非常恐怖的。

李蘋香書扇詩之竊案

(鶴巢自江蘇泰縣來稿)

小說世界十六卷二十期。插圖前塵影事卷子之三。爲李蘋香書扇詩真蹟六首。其第一第二兩首。曾於十年前。爲人竊去。登載於學生雜誌第五卷第四號文苑欄。題曰春暮。署名孫韓羣。爲江蘇第三中學學生。兩詩字句。幾乎完全相同。僅第二首改去兩字。蘋香之詩。書於癸丑。癸丑爲清光緒二十七年。蘋香書此詩時。已有錄舊作語。此詩之作。當更在癸丑以前。學生雜誌第五卷。係民國七年出版。前後之間。判然有別。此詩爲李氏所作。而孫君抄襲之。可斷言也。孫君剽竊此詩。幾逾十載。無人識其僞。一旦無意間。爲余窺破。十年來之文字竊案。終不免於暴露。是豈孫君之所及料耶。

彈

詞

花雨天

角四元一價定册一

天雨花是清初人做的一
都很長的彈詞內容都是
可歌可泣的事情描寫忠
良奸邪才子佳人的個性
活躍紙上令人神往蓋著
者生當離亂有感而作此
書久已膾炙人口現本館
用活字排印以便閱讀

再生緣全傳……一元四角
來生福彈詞……八角
娛萱草彈詞……四角五分
藕絲緣彈詞……二册五角
聊齋詞……一角五分

孝女蔡蕙彈詞

程瞻廬撰 一册 二角

是書記清初泰州女子蔡蕙上
書救父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
之橫暴孝女之誠感無不描摹
入細文字亦極優美讀之可泣
可歌

同心梳彈詞

程文拔撰 一册 二角

此書記清初康熙時永康縣奇
女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爲國捐
軀事俞曲園先生爲作年譜黃
韻珊爲作傳奇義烈清芬流傳
不朽

筆生花彈詞

角七元一價定 册一 撰史女如心

是書述明正
德中浙杭世
家女子姜蕙
英藝兼文武
身建功勳由
幼讀至登科
位極宰相黜
奸進賢爲古
今一奇事後
改舊故事文
少霞治家有
道情詞委婉
耐人尋味

哀梨架記彈詞

程瞻廬撰 一册 二角五分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
之役殺賊捐軀事情節極離奇變
幻文字亦哀感動人中敘洪楊之
殘暴女子之節烈尤爲有聲有色

明月珠彈詞

程瞻廬撰 一册 二角五分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
女子杜靈英與夫周船離而復合
事中間敘夫婦之殺賊則痛快淋漓
敘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爲
彈詞中極有趣味之作

商務印書館出版

日
用



必
需

美國
製造

羊牌白晶肥皂

羊牌白晶肥皂係純用
素菜油製成性和而質
淡料純而色白並無黃
粉松香及牛油等雜物
格入故對於洗滌絲布
衣服器皿非但能保存
其原有之潔白且洗後
鮮豔奪目並可保無損
壞物質之虞價廉物美
誠為家庭日用第一妙
品也

分六兩九兩六磅三種
美商上海棕欖公司謹啓

廣東路第三號



已往的僕婦們

呂伯攸

在我們組織小家庭還不滿四年的短促光陰中，有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統計的。就是：那進進出出的女僕，不知一共已有多少人的確，有幾個竟連一個模糊的影子，都沒有留在我的腦中；自然，更想不起她們辭退的原因來了。

遠的且不必說，祇在這半年中，我也實在纏不清，甚麼「胡媽，李媽……余媽……阿花……梅姑……」等等。我但覺得她們的來去，有如閒雲中的一隻野鶴，絕對自由，絕對安適，一使我們這些出買心血的，時時要躑心打破飯碗的先生們，對之要發出無限的羨慕心來。

兩個半月前，妻剛生過產，從醫院裏回來；那時，家裏沒有人照應，似乎需要女僕幫助的地方，比

較多些。因此，我們所雇用的那個夢游神似的方媽，便趁此機會，提出條件來了。

這是妻產後熱度最高的一天，我方從W里請了醫生回來；剛走進房裏，妻就勉強支持着，很疲乏的對我說：「方媽要走了。」

「爲甚麼？」我頓時感得些困難了。

「她說，另外有人家要她去侍候產婦，每年有二十元工錢呢！」妻也表示着不信任的神氣。

「哼，她當我們不懂上海的習慣嗎？侍候產婦，每個月把工錢增加一倍就得了；那裏有這樣大的工錢！」我一邊說着，一邊走到扶梯邊，喊着：「方媽，你來！」

一陣笨重的脚步声，足足走了一兩分鐘，那魔鬼一般的方媽，才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但是，她那眉頭深鎖，滿臉都是顯現着萬分不願意。

「你可是要走了嗎？」我問她。

「是的，我要到大馬路去做，因爲那邊每月有二十元的工錢！」她慢慢地拭着她的風火眼。

「有這樣大的工錢，不見得吧！——我不是和你說過了，你在這個月裏，我們照例是給你雙工

的，你還是就這樣做下去吧！」

「不，先生想必知道，我們出來，當然爲的是錢，現在，那邊……」

我不等她說完，就很爽快地道：「好了，不必說了，我另外再加你一塊錢的酒錢，總可以做下去了！」

「做，我也很想在這裏做，祇是……」她似乎思索了一回，……「四元，加倍，是八元，再加一元……九元……好吧，先生如果能加到十二元，我也就不到那邊去了……！」

「哼，有這樣好，肯犧牲八元，誰不知道你的鬼話！」我心裏這樣暗暗地想着，不覺有些憤憤了，我說，「十二元，我出不起；你既然有這樣好的發財的地方，我們也不留你了！」

我即立回到我的書桌邊，管自己低頭看書，不再去理她了；她彷彿也知道自己的擦白藥賣不出，這無理的要挾行將破壞了，便挨近妻的牀邊去，向妻說道：「奶奶，我也不願走啊，何況奶奶正在月子裏！可是……先生如果能够加到十元，我也就……」

「不必多說了！」我真氣憤得血管都要暴裂了，「現在，我連一元錢的酒錢也取銷了，要做的，

照上海習慣，工錢加倍。否則，你還是去賺你的二十元吧！」

其實，我自己也未始不是一個勞動者；每天遲眠早起地在寫字檯上忙着，至多也不過弄到幾十塊錢。對於無產階級的痛苦，也的確是我所深知的；不過，像她這樣乘人之危，任意脅迫起來，多少總有點近於帝國主義的行爲，強盜的行爲，因此，善感的我，又引起了憎視一切的老毛病，而動了真怒了。

那老而刁滑的方媽，處於這已僵的局面中，卻也再不用出甚麼技倆，反而無所措手足了。遲疑了半晌，她才十分慘苦地道出一個「走」字來；可是，我知道，這並不是真是她願意說出來的話，她的意思：不過是想藉此作難一番，趁這需人幫忙的時候，驟然少了一個人。看你們怎樣辦？反正，上海的薦頭店中，每天成羣結隊的有人薦出去，當然不像我們這些無聊的文人，打碎一隻飯碗，或許要坐守一年半載，僅僅掉換一家人家，打甚麼緊呢！

方媽走後，妻很埋怨我的任性，她說：「方媽果然可惡，不過，錢是誰都喜歡的，能够多賺一些，自然想多一些的；況且，現在生活程度日高，像武漢那方面，聽說化了十塊錢一月的工錢，還祇限定八

小時的工作呢！所以，如果我們以後再用人，我想，平日的工錢，也略微增加一些吧！」

我十分同情他的主張，當晚便又到薦頭店裏去，謹託那瞎眼阿華，從速介紹一個幹練一些的女傭來。

幸虧，這時候五妹久已住在我們的寓所，而且，第二天，母親也從杭州出來了；一切關於產婦的事，暫時自有她們去做，因此，那狠毒的方媽所預計的困難，僥倖總算沒有發生，而我也得照常地出去工作。

照例，延挨了一天以後——這是薦頭店要表示她們生意的忙碌——瞎眼阿華果然領了一個中年而強健的新女傭，笑嘻嘻地跨進了我們的大門。實在的，我們進出的傭人實在太多了，所以，阿華對於我們，彷彿是因爲老主顧而非常熟識了。

「先生，她是很幹練的！」阿華指着那女傭說，「先叫她試幾天再說罷！」

「她是甚麼地方人啊？」

「你……你……」阿華一時不明白我的心中，究竟需要那個地方的人，所以期期地祇向女

傭問。

「我……我是杭州人呀……」滿口紹興音的女傭，大約爲迎合一般愛悅同鄉人的心理，所以這樣打起謊話來了；於此，便看出她的刁滑。

「你的口音不像杭州人啊！——我們祇不大喜歡江北人，如果是紹興人，那便很好了！」我說。

「是，是，我是紹興人！」

「哈，你不是說杭州人嗎？怎麼又變了紹興人了呢？」

「我，家裏的確是紹興，不過，在杭州做了許多年了，所以，也好算是杭州人……」

我不等她說完，便悄悄地向母親使了一個眼色，請她到客堂後面，和她商量道：「我看，這人非常刁滑，不要她罷！」

「這樣熱的天，薦頭不是又說人很缺嗎？依我，且試試看罷！」母親的意見是這樣。

我祇得重覆回出來，給了阿華幾個車錢；就將她暫時留下了。

她姓秦，我們便喚她秦媽。

接連三天，她做事都很巴結；而且，說話也很聽得懂，不必像以前幾個江北娘姨，初來時一定要我自己替她們做翻譯；而我們所最洽意的，就是無論甚麼事，不必開口命令她，她自然會很有秩序地替你去擺佈。

「媽，今天是薦頭要來成事（註）了；你看她怎樣？」第三天的午飯時分，我向母親諮詢。

（註）照杭州俗例，雇工試做三天後，由介紹人來說妥每日工資，且寫一契據交與主人，便算定局，通常稱為「成事」。

「人是老狐狸（註），而且歡喜多說話，不過，手脚很輕快，似乎很合我們現在的需要啊！」母親回答我說。

（註）即老于世故的女傭。

「管他，准定留用了吧！」妻在床上很不耐煩地說，「天又這樣地熱，沒有一個人，難道樣樣都要母親和五妹動手！」

吃過午飯，瞎眼阿華來了，我們三面說妥，每月給她五塊錢的工錢——自然，在妻未滿月內，工錢是照例加倍的——當時，她很滿意，阿華也滿意，而幾日來懸繫着的一個重大問題，總算靠了錢

的力量，很輕易地將牠解決了。

誰知自當天晚上起，她就變了態度了：非但前幾天那種殷勤懇切的神情，一齊消失了，甚至竟連使喚她時，也有些似理不理的了。要是你有時逼得她緊些，她便會用了醜怪的冷笑來報答你。唉，這是怎麼一套把戲呀！到了這時候，竟連老於駕御僕婢的母親，也覺得束手無策了。

有一天，妻叫她舀水來把那張木床揩拭一下；她照例是擡起了兩片厚嘴唇，用盡了蠻力，故意把那床上的花板，亂推亂扳着；自然，不要一刻鐘工夫，早已「拍」地一聲，給她扳碎了一塊下來。

妻是向來不主張盛氣凌人的，尤其對於婢僕或貧苦的人；所以，當秦媽把那碎板拾起來時，她僅僅祇說：「以後做事小心些呀！」

可是，那毀壞了人家器物的人，却一點也不慚愧地反比物主暴戾起來了，她說：「這那裏是我不小心呀！」

「小心些，那裏會弄壞呢？」

「哼，這種蹩腳的東西，再小心些，也不中用的……」

「整脚，這是柚木的，買來的時候，也化了八十多塊錢啊！」

「我實在沒有措過這樣的床！老實說，我做過的多少大公館，誰不是用的大銅床，自然，永不會碰壞的了！」這傲慢的女傭，自管自地撅着嘴唇，端着水盆出去了。

和平而能够原諒人的女主人，臉上也有些不自然起來了；我祇怕她在月子裏生了氣，將來會永遠成了病，所以，忙向她安慰道：「不要去理她，這種無知無識的蠢物，何必爲她生氣！」

「我並不生氣啊！祇是，我們倆都是師範出身，一向是以教育他人爲責任的；現在，自己家裏放着這樣一個蠢人，都沒有方法去誘導她，這不是一件很可痛心的事嗎？——唉，其實，我一向總是和顏悅色對待她們的，怎麼用着的人，都是這樣蠻橫地不講理呢！」妻憮然地有些失望了。

「我想，也許就因爲待她們太和氣了吧！」我也感得這種人的難對付，「你不見後面的華家嗎？他們處置傭人，多麼利害；隨你打碎了一個小酒杯，也得即刻掏出錢來賠償；甚至連每餐吃飯，也是由主人限定了一定的分量，那真是和做牛馬有甚麼分別呢！但是，她們也祇有在背後咒罵，當面誰敢說一個「不」字……」

妻聽我說着，也祇不住地嘆氣；我見她似乎有些疲倦了，便哄她好好地睡下；隨手替她放了帳子，仍舊坐在一邊翻着報紙，陪着她。漸漸地，妻的鼾聲一陣陣地從帳子縫裏透了出來；我突然想起她醒來時，一定要吃粥的，此刻不知道她們可會預備呢！因此，便即忙放下了報紙，趕向樓下去。

我剛走到廚房門口，便看見五妹掬着身體，自己在洗衣服；而秦媽呢，卻開直了後門，正在和鄰家的女僕們鬼鬼祟祟地指手劃腳地談着，我頓時又想到，五妹這幾天來，每夜總要起來替妻燒兩次點心——女僕自然藉口日間的工作，夜裏是不肯起來的了——每夜睡眠不足，在白天似乎應該讓她多休息一會才是。因此，我便向她說道：

「五妹，你何妨去睡一回呢，衣服，剩着讓秦媽洗罷！」

「不，橫豎是幾件單衣服，自己洗洗就是了！」五妹仍是洗刷不停。

我再看看廚房裏，母親正在專心地切着火腿絲，預備攔到風爐上的粥罐裏去。

「噢，媽呀，秦媽這樣空閒着，這種瑣事，你爲甚麼不叫她做呢？」我不覺有些詫異起來了。

「求人不如求己，還是自己做來得省事些！」母親說着，已把煮粥的事，完全處置妥貼了。

後門口站着的秦媽，卻依舊是指手劃腳地；我很想向她發作幾句，但是，終於被一絲憐憫勞動階級的同情心克服了；我想：或許她做的事太辛苦了，休息一回，常然也是必要的。因此，便默默地忍着，跟着母親趑進客堂。

「用人真是不容易呀！叫她煮粥，每次不是煮得焦了，便是半生半熟的不能吃。你想，月子裏的產婦，可以讓她常常生氣嗎？要是將來成了毛病……所以我情願自己動手！」母親不住地用揩布擦着油手，喃喃地對我說。

「秦媽不是閒空着嗎？粥既不叫她煮，五妹的衣服怎麼又不叫她洗呢？」我輕輕地向母親問了一句。

「她常常和間壁的女僕在談說，嫌我們家裏人多，事多，太辛苦；而且，又說菜蔬吃得太壞，時時想掉人家呢！」母親倒了一杯茶，坐下了，「我想，這幾天亂七八糟地，如果另行雇人，進進出出，實在沒有精神對付她們；況且，天下烏鴉一般黑，雇來雇去，還不是一樣的。所以，你五妹說，對於輕便些的工作，打算自己幫着做做，這樣，使她可以略微有些休息的機會；實在，一個人出來替人家幫傭的，確

也很苦腦的！」

我被母親這樣一說，更發想起自己平日被資本家虐待的苦楚，竟完全把她幾日來的倔強、傲慢、怠惰……的引為，真誠地原諒了她。並且從這天起，每餐的飯菜，除了和我們同樣以外，連妻吃的雞肉、鱈魚、火腿，……之類，也常常分些給她；而我們全家對於她的溫和、關切，更可以說是從來做主人的所沒有的。因為，我相信，僕役也是一個具有靈感的人，必不會像野獸那般無知覺，無感情，我預料我們這樣善意的看待她，她一定會捨棄了她一向對於我們的桀傲的態度，重新做一個有禮貌的女傭了。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却並不是如是：她依舊是板起了那張三刀砍不進的面孔，毫不知道我們對於她的優異，更有可怪的，她在我們家裏，無論遇着甚麼事，總是懶洋洋地，彷彿嘴和耳都有些不方便的；譬如：有時向她說：「秦媽，痰盂裏有些氣味了，你應該去倒一倒了！」她一定裝做不聽見一般，過了兩三分鐘，才慢吞吞地答道：「倒了，明天又有氣味了，隔幾天再倒還不是一樣！」說着，終於動也不動一動。

但是，我每天早晨到公司裏去。偶然遇着她正從小菜場買了菜蔬回來；卻沿路和幾個鄰家的僕役們，嬉笑謔浪，完全又和跨進我們的大門時不同了。

這真使我不解，直到現在還是不解，到底她是不願在我家工作嗎？那末，竟可以辭工另換言主人。也許是瞧我們不起嗎？那似乎我們的境况，又比她要好些，憑甚麼向我們驕傲呢？……不解，不解，我雖然學過五年的心理學，也無法分析她的思想啊！

在這幾天中，我忽然又因連夜工作的緣故，兩眼驟然有些紅腫；據一個友朋告訴我，祇要用枯桑葉洗眼，一面忌絕葷醒和油鍋，每餐最好是祇用生豆腐下飯，不久自然會痊愈。我在苦痛中得到這個祕方，不必說，就照他所囑咐的實行起來了。

可奈，我們住在這半鄉村式的地方，要找一家豆腐店，就非穿過三條馬路不可；要是說起藥店，那當然是更要遠些。不過，一個人如果是有理智的話，那末，眼看着人家處於危難中，即使不拿人家的工錢，不吃人家的白米飯，也應該伸出手去援助人家。不料，祇有我們這位木石一般的女傭人，卻又憎嫌這暫時添出來的工作了。

我何嘗歡喜硬逼着人家，去做那不願意做的工作。最後，我囑咐五妹說，「枯桑葉，可以叫她去多買些，跑一次，當然可以用許多天了。豆腐在熱天是攔不起的，非得每餐現買不可，好在路也並不十分遠！」

第二天早晨，我一起身，便走下樓去預備洗臉；我問五妹：「生豆腐買來沒有？」

「唷，剛才千求萬懇地央告了她半天，才悻悻地走了，當她出門時，狠狠地把大門一碰，並且聽見她大聲地罵：「死坯，吃甚麼豆腐；看他這雙狗眼睛不瞎！」

我一時真的忍無可忍了，不期然地把拳頭在桌子上打了一下：「哼，這是甚麼話我，又不是白叫她跑的——等她回來，馬上叫她離開這裏！」

母親和五妹都在旁邊勸說着，她們都說：「不要理她罷！她已支過十塊錢的工錢，到今天還祇半個月，難道就這樣犧牲了嗎？」

老實說，依了我的脾氣，本來說出叫她走，一定是要她走的；祇是回心一想，這樣大熱天氣，一則，她一走，母親和五妹又要多些事做了；二則，要是給樓上睡着的她知道了，難免又增添她一次的氣

憤。因此，我竭力把一肚子的怒火，勉強壓抑了下去。我即時改變了策略，預備等她回來，向她詰責幾句就算了。

不一會，果然大門「崩」地一聲響，秦媽鼓起了兩腮，怒冲冲地推門進來，隨手把那隻豆腐碗，向桌子中央一放。

「你剛才出去的時候，說的甚麼話？」我望着她說。

「說甚麼？」她不料到有這回責問，頓時怔住了。

「哼，你當我不聽見，以後自己明白些，我不是叫你白做的呀！」

「那……那一定是五小姐說的，這是她聽錯了的！」她對於我第一次的怒目相視，大約也有些吃驚了，所以期期地有些懊悔剛才的魯莽；一邊卻仍舊向着五妹瞪着白眼。

「不管聽不聽錯，一個人要自己知道好壞，何必要人家多費唇舌！」

他看我和緩了過來，才紅着臉，很不好意思地走進廚房裏去了。從此，她又很快地改變態度了；她霎時又手脚輕快起來，使喚也很聽命令。於此，我才感覺到，這種人的奴隸性，是萬難割除的了。

我自得到了這個祕訣，對待秦媽，常常是不假辭色的了。我不問她所做的事到底是不是過失，祇是很畏嚴地擺出主人的架子，冷冰冰地不現一些笑容。而她卻反而惴惴然地，惟恐不能迎合我的意旨。誰也料不到一隻狡譎難訓的狐狸，竟溫婉得像是一匹搖尾乞憐的狗了。

這樣平靜融洽地過去幾天。有一晚，我從外面吃了友人的喜酒回來；走上了樓，但見母親坐在妻的牀邊，她們倆一言不發，好像都在生氣；而平日總是盤旋在她嫂嫂左右的五妹，却找不到她的蹤影了。

「媽，五妹呢？」我一邊在解散我的領帶。

「在亭子間裏，睡了！」

「怎麼，她每晚總是談到一兩點鐘，也不願意睡的，今天爲甚麼睡得這樣早！」

「肝氣病又發了。」

「爲甚麼又生了氣？」

「你想想看，有這樣的奇事嗎？」妻便忍不住地搶着說，「她好好地洗好一件紡綢衫，晾在曬

臺上的；剛才去收取，竟在大襟上剪去三寸見方的一個大洞；哼，我們家裏一共數得出的幾個人，這不是奇事嗎？」

我仔細地打量着，我們自己這幾個人，既沒有一個狂人，當然不會去做出這件奇事來的。如果是外面來的小偷，那末，他爲甚麼不完全取了這件衣服，却僅僅剪了這麼一塊呢？我卻終於有些思索不出來。

「秦媽可曾盤詰過她嗎？」想了一會，我才走近了一步，輕輕地說。

「她，現在祇怕你一個人，你一走出門，誰都不在她的眼中。剛才，我們不過略略問了她幾句，她就暴跳起來，差不多要把我們吞噬了……唉，我和母親，又都不會疾言厲色的罵人的！」妻滔滔地訴說着。

「嚇，那還了得！」我說着，便跑到樓梯口去喊秦媽。

等她已上了樓，我就問道：「剛才曬臺上五小姐的衣服，你看見有人毀壞嗎？」

「不見！」

「哼，不見見！我們雇了你來做甚麼的，連自己家裏的事都顧不到！」我故意大聲地十分惱怒。

「這……這……真的不見見，我又不是一天到晚站在曬臺上的！」

「呸，甚麼話！」我照例又用拳頭在桌子上打了一下，「今天你不用賴了，除了你，更有誰呢？」

「我……我……的確沒有……或許是狐狸精……況且，五小姐多麼能幹，連門外面的說話都會聽見，怎麼自己的衣服倒管不好呢？」

我在她的神情中，已經明白地了解了，這是在報復前幾天的仇恨；而這幾句話，不啻就是她的一篇忠實的供詞了。我當即把她的隱秘宣佈了，並且預備明天去叫了薦頭瞎眼阿華來，勒令要她賠償衣服。後來，終於是慈悲心腸的母親，深恐她畏罪而發生意外，竭力勸阻，總算無條件地把她開除了。那時，距離她一月的滿工期，却尚有七天。

秦媽去後大約又過了四五天，我們正在用午膳，忽然她又打門進了；並且請了我們鄰家的張嫂嫂伴着。敷衍了一會，才由張嫂嫂開口，說她情願向五妹陪罪，重行進來工作。她自己也說：「我已經知道以前的過錯了，以後決不敢這樣無禮！因為我做過了許多人家，實在沒有你們那樣優待僕

人的——現在，我決計改過了！」

聽她的話，實在也很可憐；不過，近年來，我已經得了許多經驗：凡是婢僕的懺悔，從來沒有真心誠意的。她，自然也不過如一個失敗的軍人，暫時窮蹙來歸罷了。日後要是一有不如意，還不是仍舊可以倒你的戈。我因此便決絕的對她說：「本來重覆進來，也沒有甚麼問題，但是，我們已把繼任的人雇定了，總不能同時雇兩個僕人呀！」

「唉，這幾天來，總找不着一家較好的人家；天天自己買飯吃，兩角錢一餐，還是吃不飽！」她很失望地說着，遲疑了一會，又向母親道：「太太，請你老人家相幫說一句，收留了我罷！以後，我情願把五塊錢的工錢，減為四塊的，確的，確的，外面沒有這樣大的工錢啊！」

「現在，真的沒法可想了；或者，以後……」母親也緩款地拒却着。

她一聲不響地辭別我們出去；當她走到長窗邊，我瞧見她掏出一塊藍色手巾在揩眼淚。

這時，妻因為產後又患着別的病症，天天在延醫服藥，家中依舊是亂糟糟地；所以我們就毫不選擇地雇定了一個江北姨娘沈媽。

她初來的幾天，也和秦媽差不多的勤慎；工作雖然比較粗糙些，但她具有幾壯的體格，一切繁重的事務，她是永不畏縮的。祇是，有一件使我們不大高興的事，便是隔一兩天晚上，她必定要借故請假出去。有一次，她竟延挨到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才回來；於是，我便囑咐妻向她盤問一下。

「沈媽，你可是住家在上海嗎？」妻這樣問她。

「不，我的家住在揚州！」

「那末，你的丈夫也在上海做工嗎？」

「丈夫在寧波，好幾年不通音訊了！」

「這樣說來，你昨晚住在那裏呢？」

「住在……朋友家裏！」

「你不是說，出去買布嗎？怎麼又到朋友家裏去住？」

「買回來時候遲了，這裏的門打不開！」

「那你明明在說謊了，昨夜我們一直談到兩點多鐘才睡，你要打門，那裏會不聽見！」

「……………」她很侷促地回到廚房裏去了。

我們就此對於她起了一重懷疑。實在，因為近來附近幾條里中，每每發生女僕引進盜匪來搶劫的故事；像她這種行動，怎使我們不憂慮呢？我爲了防患於未然起見，便想暗暗地偵察她的究竟。這是十分湊巧的！當我預備到公司去的時候，無意中遇到了本里掃弄堂的桂林；我想：他是每夜睡在總衙口的木龕中，任看守的職務的，深夜有人進出，他應該比較明白些，不如先向他探聽一下。

「桂林！我先遠遠地喊了他一聲，等他執着掃帚走近來了，我才問他，「昨天晚上，你會看見我家的女僕回來嗎？」

「女僕！」他怔了一怔說，「可是那個圓白臉兒的江北人嗎？我常常看見她晚上出去，總有一個穿藍布衣服的青年工人在街口等她。昨晚也是如此，但沒有瞧見她回來！」

「你可知道那青年工人是她的甚麼人？」

「不明白，不過，我祇要在幾個江北幫的女僕中打聽一下，總可以知道的！」

「好，你打聽到了，就來通告我一聲！」

「哦！」桂林提起掃帚，從他口裏含着的香煙中，蓬蓬勃勃地噴出一縷煙氣，咳嗽着，走了。接連幾晚，沈媽仍想借故出去，却被我強硬地阻止了。

一個早晨，我睡在牀上，聽見她和五妹在談話。

「小姐，這裏怎麼一點外快也沒有的？」

「一向是這樣的，所以預先和你說明，工錢是特別加大了！」

「少爺怎麼不去叫幾個朋友來打打牌？」

「他不歡喜的！」

「我，實在用不夠，這五塊錢！」

「你祇有一個人，我又不看見你買甚麼，怎會用不夠呢？」

「你不知道，我的用場很大呀！」

我起身後，走下樓去，便將她們的談話打斷了；用過早餐，我照例要進公司去工作；趕到街口，桂

林便把我叫住了。

「呂先生！」他依舊噴着蓬蓬勃勃的煙氣，「那事我已經打聽過了，據說，那青年是一個流氓，身邊帶着手槍，現在，却和她借着小房子呢！所以，你應該留意些！」

這又意外地增加了一件心事了。我惘惘地進了公司，祇在滿肚子籌劃一個對付的善法。直到午飯放工，才決定犧牲半個月的工錢，索性將她回復了。

我回到家裏，沈媽來開門，我一望見她那滿塗雪花膏的，浮現着一股蕩意的臉，就不由得有些憎恨了。我彷彿要趨避她似的，側着身體想奔進客堂，不提防那手裏帶回來的一本書，齊巧掉落在地上了。

她回轉身來，很慇懃地打算替我拾書；我剛瞧着她俯下身去，便聽見「沙沙沙」一陣幽微的響聲，地上立刻撒了一大堆白色的碎屑。

「哈，米，米，白米！」五妹站在旁邊，對着那堆約莫有兩升光景的白米喊着。

「咦，怎麼你身邊藏着白米呢？我也如鑑賞着一個魔術家的技藝那般驚奇了。」

「……………她紅着臉，說不出一句話來，祇把地上的米，很無聊地在抓起來。

經過五妹的一翻偵查，才知道她有一隻特別的口袋，裝滿了米，就像褲帶一般地把牠束在腰間；剛才不知怎樣一個不留神，竟把口袋的縫線崩斷了，因此演成了這幕滑稽的把戲。可是，本來我們一個月祇吃一石米的，在這十幾天中，竟消耗了七斗多了——不但如此：後來五妹還在她的牀上，檢了一串百寶鑰匙（註）出來。幸虧發覺得很早，總算是很僥倖的事。

（註）這是盜賊們常備的器具，據說，不論甚麼鎖都可以開的。

我真佩服一切已往的僕婦們，怎麼她們每個人，彷彿都讀過 Jonathan Swift 的「婢僕須知」似的？可惜我沒有 *know* 那般滑稽，除了直截痛快地請她走路以外，更有甚麼較好的方法呢？從此以後，我真不敢再雇僕人了。現在，我們吃的包飯；衣服穿褲了，便拿到街口的洗衣作裏去洗。而我呢，有時更情願犧牲了一部分的工作時間，幫着家人們做些輕易的掃地、抹桌等事。這樣，雖然對於金錢和時間上，都比較不經濟些；但是，省了不少氣惱，免費許多心機，在我們的精神上，或許從此反而解去了一重桎梏了。



舒先生的怪夢

黃葉

一個奇怪的夢！雖然是夢不足憑，但傳統的心理的暗示，終竟覺得有些兒不快，舒先生早晨起身的時候。

他漱盥，喫早飯，什麼都提不起勁兒。他一心只在推想那夢境的吉凶，呆呆地竟把那手中的飯碗，一脫手打碎在地上。他尤其覺得是不祥的預兆，眉頭皺的再也展不開來！

他耐不住了。本來他不是迷信的人，可也不自主地走進那星相館去。

那星相館中的預言家，正愁着門前清冷，忽見主顧上門，喜悅的出乎意料之外！那預言家忙推了推玳瑁邊眼鏡，略略地抬了一抬身，算是肅客的樣子。

「先生——」舒先生踏入館門，懶懶地喚了一聲，算是打了招呼。

「唔——你老早！」那預言家不得不裝一點樣子，拉了一把椅子請舒先生坐了。

「唔——」那預言家不等舒先生開口，向他臉上瞧了一眼，抬起頭說：「尊駕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心裏一定非常地不快？對了！本來昨天諸事不宜，尊駕敢是遇到了什麼不如意事吧？」

「是，不——算來是今朝的時辰，三更時候，得了一夢……」

「唔，夢見甚麼？但夢是反的，尊駕何必憂愁。好在小可詳夢是素來有名的，敢請說個詳細。不是小可誇口，前天張公館的大少爺中了慈善券頭彩，還是我給他詳了一夢勸他買的那張彩券呢。」那預言家眉花眼笑地說。

「但是——」舒先生終覺不快，說的聲音很低緩，「但是我做的——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口棺材，我睡在裏面，好像我還明白我已經死去似的。」

「哈——」那預言家拍着桌子，大笑起來，「這是一個大大的吉夢呀！棺者官也；材者，財也，夢書上這樣說。尊駕快要升官發財，恭喜，恭喜！」那預言家抱了拳頭，拱了幾拱，表示出確定無疑的樣

子。

「真的嗎？」舒先生還有些懷疑不信的樣子。

「真，真，真！」那預言家堅決地下着判斷。「不瞞尊駕說，休說夢書上這樣說；便是那張公館裏的大小爺，也是做了這樣類似的怪夢：一口紅漆的棺材，橫在他家的門口，我便斷定是發橫財的預兆。紅是彩色，非彩券而何？果然他聽了我的話，不出三日，中了頭彩。尊駕所做的夢，雖有些不同；但棺材是同一的，只不知是甚麼顏色？有蓋沒蓋？這個很有關係，尊駕得詳細告訴我，我好給你判斷。」

「好像是黑漆的？沒有蓋，仰面可望見青天。」

「唔……」那預言家向舒先生打量了一下，「尊駕這幾年來的境況，怕不大順利吧？」

舒先生有些微微地惱怒：「先生！我是來請詳夢的。這干你甚事，我可不短你的酬報。」

「哈哈！笑話！笑話！不是這麼說。尊駕要知這關係夢的吉凶，不容我不問個清楚。爲的這夢兆要是境況不佳，尤其見得是吉祥之兆。尊駕莫意會錯了。」那預言家堆着滿臉的笑容說。

「那麼請你詳細的判斷。」舒先生纔有些微笑容，兩眼渴望着那預言家的臉上，像要在他臉

上找尋出吉祥的希望來似的。

那預言家便正襟危坐，鄭重其事的說：「棺者官也，材者財也，夢書上這樣說，經驗也這樣地告訴我，但也不可一概而論，黑漆的棺材，在富貴人夢見，便是倒運的預兆；可是尊駕卻不是這樣說法，更好在沒有棺蓋，這便是脫離黑運，重見天日的預示。雖然尊駕自己好像知道已經死去似的，其實既已死去，怎會知道既無棺蓋，能見天日，那不是暗示從絕處逢生嗎？尊駕怕快要得意吧？棺者官也，材者財也，尊駕還是趕快向政界中去活動，要是有人提拔，一定有發展的希望，將來名利雙收，可以預卜事不宜遲，機不可失，切記！切記！」那預言家滔滔不絕地說的非常玄妙。他臉上堆滿了諂笑，意思是暗示人家，已盡厥職，快拿出代價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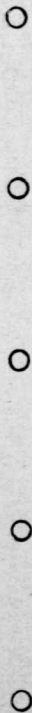
「但是——我喫早飯的時候，打碎了飯碗，那究竟主何朕兆呀？」舒先生還有些遲疑不信的樣子。

那預言家忙說：「這尤其是佳兆！打破舊生涯，另換新生活，那未來的一隻飯碗，一定官財雙運，可賀，可賀！」站起身來，一拱到地。那腰灣到差不多有九十度的光景。

「哈哈，哈哈……」舒先生歡悅的笑出聲來，「要是真的應了先生的話，哈哈，我一定不忘今日——重重酬報。」

「那是一定的，一定無疑的！不是小可誇口。」那預言家指着他的嘴說，「我這張嘴賽過鐵口哩！」

「哈哈，哈哈……」舒先生走出了星相館的門口，覺得渾身鬆爽，腳裏輕飄飄地，在路上走着，還忍不住時時要嘻唇而笑！



好靈驗啊！那預言家的預言。一個貧賤出身的舒先生，端的抖起來了！他靠着一個貴人的提拔，果然混入了政界，第一步即做了一年多的厘金局長。那厘金局誰也知道是個優缺，不消說給他混了個腰囊飽滿。那厘金局長自然也算得是個小小官兒，那不是應了那預言家的話，走了官財雙運嗎？舒先生這時快樂的天眉花眼笑，十二分地信任那預言家，飲水思源，自然很豐饒地酬謝了那預言家；但那預言家真是做夢都想不到，會得到他這一注豐厚的謝儀。

但是也可算得小小的不幸，舒先生所仰仗的那個貴人，忽地失勢了；當然，那舒先生的優缺，也連帶地給人搶奪了去。雖然舒先生未免有些兒懊喪，好在腰囊飽滿，從此可不愁喫着。況且有了錢，甚麼事不可做？要是官運未退，靠着金錢，也可以運動一官半職。舒先生的判斷力，也比以前強的多了，終是這樣地自己安慰着。

說也不信，舒先生又得了一夢——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睡在棺材裏面，仍是黑漆的棺材，給人抬着，抬到一處高地上去，埋葬在土穴裏面；自己也好像知道是已經死去的樣子。他似乎覺得非常地悲哀，心裏還有生的需求；爲的官還沒有做暢，財也沒有發够，對於這些，還有一點兒依戀。他似乎覺得眼裏湧出淚泉來，自己哀弔自己有志未竟。但他非常地詫異！想自己既已死去，怎的還會哭泣？他忙揩着眼淚，睜開眼皮，就這樣地醒了。

舒先生心裏又覺得有些不快，怕是不祥之兆！但他已十二分地信任那預言家，當又免不得坐了汽車，趕到那星相館去。那預言家一抬眼見走進一個老主顧來，真是夢想不到的喜悅，忙着倒茶敬煙，拂拭坐椅，十二分地慇懃招待。他把那夢境告訴那預言家。那預言家緊聚眉峰，固定了瞳神，不

住的點頭稱是，裝出十二分注意的樣子。

「可不是笑話，又夢見了這討厭的東西！」舒先生臨了，勉強地裝着從容的態度，從談笑中說着。

「恭喜大人！恭喜大人！」那預着家滿面笑意，站了起來，一拱到地的說。

「啊！怎麼難道又是吉兆嗎？」舒先生又驚又喜，也拱拱手兒，忙着還禮。

「可不是？」那預言家退到原座，必恭必正地說，「棺者官也，材者財也。有人抬着，是活動的預兆；抬到高處，怕就要高升；埋到土裏，所謂有土斯有財，況土者疆土也，大人此次出山，怕要有臨民希望，說不定還是名利雙收的優缺呢？恭喜大人！」說着，又打了一躬。

「但你不是說，黑漆的棺材，在富貴人夢見，便是倒運的預兆嗎？」舒先生卻有些不信任的樣子。

「那不可一概而論。我雖然這麼說過；但所謂富貴的人，是指在位者言。大人現在可不能算得意。總算在失勢時期，那這夢兆當然是吉利的。況現在的夢，和以前的夢，雖微有參差，而所見則同，既

然種因在前，則其所獲之果，當然不會兩樣。要是沒有前因，突如其來，那說不定也許是不吉之兆？可是大人並不在位，可不消慮得。不過朕兆已見，大人倒要趕快營謀，機會不可失哩！」

「哈哈，哈哈……」舒先生直從內心裏歡悅出來，兀自捧着肚子發笑。他坐着汽車回去，祇嫌着車行太遲，好像機會已在面前，怕遲了要錯過的樣子。

○ ○ ○ ○ ○ ○ ○ ○ ○ ○

真是不可思議，舒先生又應了那預言家的神妙的預言！他仗着充裕的腰囊，靈活的手腕，當真又給他找到了另外一個貴人的門路，儼然南面臨民，做起某縣的縣知事來。那個縣素稱富厚，容易鑽謀到的，卻給舒先生唾手得來，也可見得舒先生的能耐了。不消說，那預言家又得了舒先生的一注豐厚的謝儀！但那預言家真連做夢都想不到，要是他的預言，次次能有效驗，那預言家怕也要平地變為富家翁哩！

舒先生的官財雙運，的確走的亨通，那個縣，差不多做了他的衣食之邦，一直連任下去，差不多將近十年。這將近十年中的舒先生的私人簿記上面，那收入欄內，終是一年年激增。這完全是舒

先生的手腕敏活，聯絡紳士，侍候上司，可稱得面面週到；的確費盡了心機，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奇怪！舒先生又得一夢——一個奇怪的夢！仍是夢見一口黑漆的棺材，只是自己沒有睡在裏面。祇在那棺材週圍踱步。忽然那棺材裏面伸出一隻手來，只管向他招手。舒先匣詫異起來，正在凝神注目的當兒，冷不防給那隻手抓着他的衣襟，慢慢地拉到棺材裏去。舒先生這一嚇嚇的直叫起來，就這樣地醒了；可是背脊上的冷汗，還在淌個不住，纔知道自己正在羅帳錦衾裏面，擁抱着新娶的姨太太享受艷福！

那當然又是那預言家的生意了！那預言家聽了舒先生的話，仍是一拱到地，帶笑地說：

「恭喜大人！賀喜大人！大人又要升官發財哩！」

「啊！又是吉兆嗎？」舒先生眉毛眼睛都笑了起來。舒先生對於那預言家，自然萬分地信服，不用懷疑的。

「大人聽稟棺者官也，材者財也，棺材裏伸出手來，主有貴人提拔，大人怕就要高升吧？」那預言家又低了幾倍的聲音說：不瞞大人說，小以前還是才疏學淺，對於那黑漆棺材，闡解的還沒十

分透關；近來始在一冊祕本上得到一個確切的解說，不過……」那預言家吞吐着不說下去。

「那自然，學問是沒有窮盡的，不過你怎的頓住了不說下去？」

「是！不過我要先告一個罪，纔能說下去。那祕本上這樣說：財運有兩種，一種是紅的，是正財，宜於經商服賈；一種是黑的，是偏財，宜於作宦投軍，那黑漆棺材……」

「哈哈，哈哈……」舒先生不等那預言家說下，即捧腹大笑，「算了，算了，你真不愧爲鐵口啊！」

那預言家也笑了起來，忙打着躬說：「亂道，亂道，幸勿見罪！」

果然！隔不到幾天消息傳來，舒先生將調任稅關監督，聽說已有明令發表。並且的確是得了貴人的保薦，爲的那貴人委實有些過意不去，像舒先生的那樣竭盡忠心的孝敬。這不是又應了那預言家的神妙的推測嗎？那時舒先生的中心快樂，自不待言；對於那預言家的佩服，也可說是比較那教徒的信仰基督還要加深幾倍哩！

舒先生當然不比以前，住的是高廳大廈，穿的是繡衣錦裳，喫的是山珍海味；在家時奴婢成行，

出門時高車代步，何等的豪華！何等的輝耀！這雖說是舒先生的福分洪厚；但也可算得是舒先生災禍根苗：一天晚上，舒先生擁抱着他最近新娶的姨太太在做他的香甜之夢，不知怎樣的擁進了十幾個強人，在他那高廳大廈裏面肆意地搜劫；臨了，舒先生的貴重生命，也給那強人劫奪去。這真是一件悲慘的事！舒先生的官財雙運，就此輕易地告休！

這自然是意中的事：舒先生出殯的那天，儀仗的威耀，執拂的衆多，也可算得近來大出喪中少見的了！便是那舒先生長眠千古的一口黑漆棺材，聽說也化了二千兩紋銀的代價；旁的不消說了。便是那舒先生的鬱鬱佳城，也經了許多的堪輿家擇定在一個小小的青山上面，來龍去水，地脈相通，也可算得是不可多得的旺穴。虧的扛材的伙計，共有七十二人，纔能把那口黑漆的棺材，很輕緩地抬上山去。

好雄偉的墳山！不知經過多少天的工夫，費了多少人的勞力，才能建築成功。爲的舒先生生前是富貴中人，不如此，也不見得富貴人家的氣派！要是舒先生死後有知，想到自己的生榮死闊，怕那鬼臉上也要微微地含笑哩！

那真是該死的毛賊！什麼事不可做，卻偏要做這「倒斗」的勾當；什麼人家不可盜竊，卻偏要盜竊到死人的窟宅中去——赫赫有名的舒先生的千古佳城，祇見那雄偉的墳山，已挖成了幾個大窟窿；珍貴的黑漆棺材，已擡去了；蓋生榮死閻的舒先生的屍身，已剝的赤裸裸地，一絲不掛！嘿！這可不又是應着了舒先生生前的那個幾個好夢嗎？奇了！那毛賊好像知道他生前的怪夢，有意和他尋個開心似的。

可是那預言家也非常地悲傷，說是少了一個知己的貴人，其實他悲傷的怕不爲此——少了一個做夢也想不到的老主顧！



法律的威嚴

江紅蕉

她們既已把自投羅網的阿媽——乳媪——無形中看管了起來，姑奶奶做好做歹的說道：

「你要是知道些什麼，只管直說，不必懼怕，即使有什麼干係，也輪不到你，你究竟是小少爺的阿媽，決不難爲你的，你放心！我可以擔保。今天一準住在這裏，不要回去了。」

老太太在旁裏，獨自的蹬着腳，嚷着道：「你們不要冤枉她！坑死了好人，弄出命案來，不是好玩的。」

客堂樓上的少奶奶，姑奶奶，舅少爺，以及小少爺小姐等等，聽見了老太太的說話，大家都有些畏縮了，不敢過分逼迫她了，一壁拉了少奶奶，姑奶奶，舅少爺到房裏去商議如何對付她的大政方

針。

「你們是聽見的了，她說：昨日白天在先施公司九層樓上吃麵，沒有回家去——這就是謊話。先施公司那裏來九層樓；又那裏來麵賣給顧客吃——她又說：小兒子阿三已一個月不見面了，所以不知道他的蹤跡，他也許到鄉間去呢——我問她鄉間的地址，又吞吐不肯說，阿三在阿巧沒有逃的前一星期，還到此地來過；這時候阿媽也在這裏做粗做老媽子的替工，怎麼說一個月不見面呢，可見她的話，都是謊話。阿巧的捲逃，阿媽和她兒子阿三，一定有關係，她前天纔歇出去，昨天阿巧便失蹤，而今天她便來探動靜；盤問了她，又支吾其詞，所以我覺得很可疑，決不會冤枉的。」舅少爺很堅決地向他的姊姊陳述。

「她也許被你逼問得緊，急不擇辭而說差的罷？」少奶奶猶疑着從旁解釋，她究竟是鄉下人，膽小不敢做這歹事；何況她是我們的阿媽，總有多少情感的。」

「她不是說：情願到城隍廟去賭咒麼？我想：這一層她似乎很強硬，她要是幹了歹事，還敢到城隍廟去麼？」姑奶奶也附和着少奶奶替阿媽洗刷，好似律師在法庭上，提出了一個新證據；按步就

班地陳述，給被告辯護。

「不過，她要是情急了，真拉着我們到城隍廟去賭咒，還是跟他去好呢？還是不去？」姑奶奶又提出了一個難問題來討論。

「這還成什麼體統！那裏見過東家奶奶和女傭一同到城隍廟去賭過咒？這是體統問題，賭了咒以後，如果城隍老爺來傳我們到陰間去審問，還是小事。——我是不怕死的，賭咒也不打緊。」少奶把右手用力的向外一劈，很莊嚴的說着，無意中表示東家奶奶是無上的尊貴，是神聖不可侵犯。

「這就是你們的弱點！」舅少爺憤憤地指摘他的姊姊。「這弱點被她瞧出，所以堅決地要拉你們去賭咒。我教你們！她再要求賭咒，你們只管允許，拉她就走，包你不敢再說賭咒。」

「不過你姊夫不在家，我也擔不了這千紀，萬一不是她引誘掩逃，差怪了，發生出命案來，如何是好呢？」少奶奶又躊躇着問她的弟弟舅少爺。

「一些首飾，本是身外之物，至多值了一千塊錢，你們如果不想追還，其實連報巡捕房，也是多事。好生之德，不管她是否引誘者，我們不必問，便放了她去罷，也不必留她住一夜在這裏。」舅少爺

慷慨着說。

「依我的意思，首飾一定要追回來；阿巧隨便追回也好，不追回也好——她的心總是向着外的了。我也覺悟了，從此以後，不再買婢女了。」少奶奶嘆息着說。

「不行！你要是追回東西，不能不先追究犯罪的人，這是一定的。」舅少爺又解釋給她們聽。

「那麼我們今夜留住了她，再盤問盤問，瞧有什麼眉目？她要是覺悟悔過，把人賊統統交了出來，免得經官動府，也就罷了。」姑奶奶調和着提出了具體的主張。

「那麼今天叫兩個老媽子伴她睡在客堂樓的地板上，防她逃走；再預防萬一畏罪而做出些三長兩短。火柴，剪刀，洋刀，都藏藏好，注意着不要被她偷在懷中。」舅少爺又精密地指示。

大政方針既由這幾個人非常會議決定，便又跑到客堂樓去如會審一般地，把阿媽精細的盤詰。阿媽經過這片段的休息，似乎也自己精密的考慮過，決定了她的應付辦法——無論誰考問她，她一概指東話西，只說：天在上面，地在腳下，良心在當中，我情願到城隍廟去賭咒。」但是，少奶奶經過了舅少爺的訓練，竟挺身而起，允許她同去，她便不敢再說什麼，這完全是她的迷信神力，是異常

聰明。有無上的威權，不容她在神前說半句謊話。所以逐漸的軟化了下來，但是她對於誘拐婢女阿巧，是始終不肯承認，連阿三的地址，也不吐露一些。

一夜的盤詰，絲毫沒有直接可靠的口供，能言善辯而精於審問的舅少爺，也窮於應付了。饒天之幸，監視者的精密，沒有縱她逃遁，也沒有發生畏罪自盡而鬧出命案的笑話；不過審問的詞句，也是圖窮七見，分明的指明是一個嫌疑人，只待搜集證據罷了。因為這一層關係，舅少爺覺得只有把這案完全交給警察署去辦理。

蹣跚而踟躕，一身黑嗶嘰的袍褂，兩袖口半翻出在外面，紫黑的呢帽，一臉橫紋紫膛色的肉，兩手又在腰裏，似銅鈴一般烏黑的眼珠，兩條粗而濃色的眉毛，不住地動彈，氣息咻咻，向阿媽瞪了一眼道：「老太婆！走過來！」——這分明是一個很有功架而辦案很多老吃公事飯的包探。——阿媽顫瑟瑟地跟了他到灶間裏去，同時灶間裏人，一古腦兒迴避到外面來。一會兒，阿媽捧着了兩片臉，哭喪着瑟縮地走了出去，包探跟在後面，喝道：「去走！」阿媽哀懇少奶奶道：「少奶奶救命，我不敢去，我沒有拐阿巧呀！」說着雙膝跪了下來。包探又喝着：「老太婆！不要裝佯，（註）去！不由分說，拉

了便走。」

(註) 上海土白，是說她假作態。

大家以爲包探的本領大威風足，只經一次的隔別審問，大概已招供了，所以把她帶走呢。因此很替她擔心，不知是否要受苦，是否要定罪；卻也希望這捲逃的人賊，可以早日的水落石出。少奶奶覺得這阿媽自己犯了罪捉去，自然是應該的；但是瞧他這樣的狼狽，委實可憐。「包探先生！請你不要難爲她，只要她肯把東西繳出來，也就放了她罷！」少奶奶很慈祥地哀求包探。包探昂着頭，挺着肚子，得意非常，好似獵人捉到了一隻兔子一般的驕傲愉快，雄壯的回答道：「老太婆至少要吃些生活咧。像馬桶甩說（註）一般的年紀，還幹這不要臉的事，不是尋死是甚？」阿媽一聽見「死」字，好似真要去就死一般，不由地悲從中來，泣然淚下。

(註) 洗滌溺器的竹帚，上海名稱。

結果呢，如同屠夫牽了一隻待宰的豬，蹣跚地走出這楊公館的大門。

這一夜，大家覺得很不安，都掛念着阿媽在巡捕房的生活，很懊悔讓包探帶去；一壁又把阿媽

的口供，一句句的回想，討論，推測，有如偵探的研究線索。

除了等待警察署辦理以外，簡直束手無策，就是除信託警察署以外，簡直沒有自己破案的能
力，所以十分盼望包探送些訊息來。

到了下午，那昨天來捉阿媽的包探又光降了，他叮囑楊公館的主人，去把阿媽保釋，因為問不
出什麼口供，照例不能拘留無罪的人。楊少奶奶遵命辦理，親自去保了出來。一壁老太太在家裏大
跳大鬧。

「怎樣！不是冤枉了她麼？」大家只默默不敢爭辯，屏息着聽老太太的責備。

舅少爺心不甘服，不信任自己的眼光和推測失敗，主張到鄉下去偵察。

「鄉下去不得！萬一不是阿三拐誘的，鄉下人要動衆出來幫阿三報仇，那是何等的危險呀！」
少奶奶鄭重警告她的弟弟。

「我們紮兩個稻草人，一個算是男，一個算是女，每天點一對香燭，大家對草人拜，只說是拜了
三天，草人的靈魂，還附在犯罪人身上，報告正兇的；不要被阿媽知道是假的！」足智多謀的姑奶奶，

利用阿媽的迷信心，想這法子出來，和大家祕密計劃。大家聽了，無不拍手贊成。果然，阿媽被騙了，她恐慌了，她問道：「你們拜了草人，草人真會說話麼？」

「怎麼不會？不但說話，還要把犯人的嘴，立刻爛掉咧！」

「那麼太殘酷了，還是讓這人自己說了出來，嘴不要給他爛罷。」

「那也可以的，只要這人肯實說，我們再去請教圓光先生來化一道靈符。」

「真的可以麼？」

「怎麼不是，難道你有些知道麼？不妨實說啊！」

「……………」

「說罷！真的待到嘴爛了，是見不得人的，還要抓到衙門裏去吃官司呢。你要是實說了，我代你向少奶奶求情，不追究你個人。」姑奶奶帶嚇帶騙的激勸她。

阿媽的兩眼眶慢慢地紅了，慢慢地有淚了，「都是這小死人害了我……………」

「不干你的事，你說罷！」

「唉！這小死人急於要女人，我那裏來錢給他娶老婆呢？我被他逼迫得不成樣子，只得依了他的計劃。」阿媽淚如雨下的供述。

「好！這不能怪你，都是阿三害你的，你把他的住處說出來罷。」

「他也沒有告訴我，我到那裏去，大約總在W鎮的C村。」

大家一致的可憐她，信任她，是被兒子的色情狂犯罪所累；一致的保證，不使她受法律上的裁判。她聽了，臉上現了愉快滿意的神色，很澈悟地向天公求懺悔，並為東家奶奶少爺小姐們祝福。

W鎮在S城過去，還有十多里，一定要乘輪船去，到了鎮上，還要下鄉走八里，纔到C村。跋辛苦，你不要去罷！舅少爺在S城的旅館裏對他的姊姊說。

「不，我一定同去。」

忽然想到W鎮有一家米店，是楊家一個親戚開的，——這親戚姓陳是S城的大紳士——便趕去和他商量，果然得到他的允許，寫了一封很懇切的長信，以店東的資格，命令店裏的經理設法援助緝捕，並誠懇地招待一切。

他們——舅少爺，少奶奶，兩個男僕，——竟到了W鎮。米店的經理B君，因為有店東的命令，非但招待的很周到，而且辦理得很敏捷。

「他是鎮上的小皇帝，他發的命令，警察不敢不依。」店裏一個小夥計，在B經理走開了，偷着對舅少爺說的，因為知道他們是店東的親戚，故意獻一些小殷勤。

果然，警所所長立刻派了六名便衣警察，一名地保；立刻開了一條船，不動聲色，下鄉到C村去。C村的人，地保是都認識的，都交頭接耳猜測着；又聽見船裏有兩個城裏打扮的男女，尤其是十分驚訝。

船便停泊在C村的小石橋下，由地保領導，逕到阿三的屋旁，在四面埋伏守住了；再由地保推門進去。

這屋共有兩進，第一進，住着的一個老嫗，一見地保等人進來，驚得發了呆，話都說不出來了。搜查到第二進，只有一隻破檯子，兩隻矮櫈，房門上加着鐵鎖，峭峭地一無人跡。

「阿三呢？」地保回到第一進去問老嫗。

「鎮上買肉去了，有一個城裏來的姑娘，到東面田裏去挑薺菜了。」老嫗顫抖地回答。

地保把房門鐵鎖打開，大家進去搜查，在牀上破棉絮裏搜出了幾件重要的首飾；一壁派人到田間去捕捉阿巧，——地保在昨天就見過她而懷疑過的，所以認識她，捕捉很容易，不廢什麼力，便捕到了。

阿巧到鄉間纔兩天，雪白的臉已變成枯黃了，髮蓬着沒梳，耳上戴着一副少奶奶的鑽圈，赤着足，手裏還提着一隻菜籃，兩眼如蜻蜓一般地睜着，也不哭，也不作聲，完全是恐慌過度的形態。少奶奶上去把她耳上鑽的耳環解除，嘆了口氣道：「嘿，你好！」又在她身上搜查出幾件首飾。

阿三手提着籃——籃裏有四條黃魚，一大塊鮮豬肉，一隻大筍，嘴裏不絕地唱着「盆裏蘭花盆裏青，要吊膀子上海人……」的村歌，搖搖擺擺地上小橋；快樂無窮地，預備回去煮了豬肉，和他的戀人阿巧大嚼。誰知轉瞬之間，已被地保警察抓住了。

「你到尿裏裏照照鬼臉，這戒指配你戴的麼？」警察在阿三左手無名指上撿下一隻紅寶石戒指順手一個巴掌，打得阿三昏天黑地；又在他身上搜出了兩張當票，三件首飾。

大隊人馬，一船凱旋而歸，只有阿三、阿巧手裏戴了手鐐，垂頭喪氣，尤其得意的，是地保得到了一籃的戰利品，提回去做下酒品。

法庭上的裁判是：阿巧着主人領回管束，阿三與他的母，監禁一年。

少奶奶請求法庭，對於阿媽緩刑，情願具結擔保；法官把硃筆在判決書上一鈎，判道：「不准！」

蘇雪林女士詩

月夜與家人遊岸壩塘畔。輕煙橫溪。山月欲墮。四顧寂寥。殆非人間世也。

四野蟲聲霜葉稀。滿天涼露濕人衣。驚鳥帶夢入蘆去。山月隨風送客歸。幾處清砧秋院響。兩三螢火草間飛。故廬隱約長林裏。時見燈光出板扉。



乍見

張秋蟲

在繁華的城市裏住了幾年。眼睛裏閃耀的是花花綠綠的絲織品。耳邊喧鬧的是嘈雜的人聲。鼻端接觸的是香水脂粉熱辣的氣味。一身更無處不和煤煙發生關係。偶然在偏僻的馬路旁邊。看見一兩顆禿頂細枝條的小樹。便感覺到眼前非常清爽而舒適。同時並羨慕那些赤腳賣菜的鄉下人。能穀不受惡濁空氣的侵略。

到了冬天。水淺灘多的襄河。也憔悴着失去了舊時的景色。新從城市來的阿風。已經驚喜得幾乎發狂。以爲是大戈壁中的青草地。

黑漆矮篷的小船。只能彎腰盤腳坐在艙板上。無意中稍微一擡頭。就要碰着頂篷。有時從貓洞大小的窗子裏伸頭出來。北風賭氣似的將頭髮吹得一根根直豎着。沙岸上的碎葉和鬆灰。隨風顛倒團

團的亂轉。迎面昏沉沉地更看不見一個人——也許岸上並沒有一個人——阿風望着水底飄着的枯草。癡癡的兩眼發直。半天。纔失聲歎息着說。「我的身體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過去的事。好像都在夢裏。極熱鬧的一條馬路。臨街一間小樓。白天裏都不能不開電燈。牀、寫字檯。不讓房裏有一寸空地。幾個人睡到下午兩三點鐘。還不肯醒。晚餐已送到桌上。纔被茶房催促着起來。臉也難得措洗的。頭髮像茅草蓬亂着。脚下只趿一雙拖鞋。胡亂吃了半碗飯。各人口裏啣一支香煙。埋頭在電燈下面。翻幾份當天的報。拆幾封看不懂的信。勉強寫了些不願寫不能不寫的字。彼此對看。灰白而無人色的臉上。給一星星的煤煙堆得滿滿的。隨手抹成了花臉。彼此都不覺得好笑。更不斷的從鼻尖上發現點點滴滴鮮紅的墨水。樓梯間的脚步聲。馬路上賣鯉魚油豆腐的梆子聲。樓下印字房的機器聲。一夜鬧到天亮。天亮了。各種聲浪漸漸平息了。大眾纔覺得實在支持不住了。喝一碗滾熱的豆漿。向沒有疊的被窩裏一鑽。終年不容易看見太陽的光是什麼顏色。也從沒有看見一顆青草。一朵帶葉的鮮花。也聽不見禽鳥的嬌喉。春夏秋冬。更不曉得是怎樣暗中偷換的。案頭的日曆。往往一兩個月還不會撕去一頁。——這種生活。幾乎自己不相信在世界上。而現在的光景。

更是當時夢想不到的。」

天氣忽然微顯着溫和。下半天便濛濛的下起細雨來。窗外更辨不清是煙是水。阿風感歎似的說。「一樣的山水。若是在閒暇游覽的時候。未必不是絕妙的風景。一有職務的關係或是懷抱着其他的目的。就不覺感受到煩悶和焦躁了。」

「爲了升斗的問題。南北奔走。實在有點不值得。」阿風搖着頭想。「我情願做河邊山洞裏的打魚的。可以平心靜氣領略山水清幽的真趣。」

到了寂寞的境地。往往容易追念朋友的快樂。偶然接着朋友的一封短信。也是高興的。

「江淑一定是個俊美而瘦弱多病的少年。雖然我沒見他的面。文字是足以代表各人的個性的。」小艙裏沒有第二個人。阿風從文件箱檢出一大疊信札。一封一封的翻閱。「前人說的若使憂能傷人。此子將不永年。他未免太牢騷了。」

「憂傷憔悴的時候。志士是格外容易做些。人們都是不能得意的。——就因「得意」二字。使我失卻了許多好朋友。」

「信裏的話也不見得都是肺腑之談。未見面之前。急於想見面。見面之後。只怕又要追悔何必見這一面。然而我太無聊了。什麼地方不好吃飯。爲什麼要遠走到千里以外。假使不附帶的想見一見這沒有見面的朋友。我更沒有勇氣度這鴿籠式的艙板生活了。」

「朋友一定要見面麼？見面以後。他還能夠做我的朋友麼？」

「相見爭如不見。」阿風翻來覆去的想。

燈火繁星般照耀着。船已到了樊城。阿風上岸找了一家旅館。將行李安頓好了。坐着休息了一會兒。便惦念着要去看江淑。

依照信裏開示的話。找到花園巷。一帶青粉的花眼牆。擡頭可以掉帽子。（註一）兩扇朱紅漆的大門。門外還蹲着兩個大石獅子。阿風趑趑起起的不肯就進去。——疑心信上說錯了。阿風心目中的江淑。是一個潦倒窮愁的失意文人。

門房裏一大羣當差的。團團圍着一張小方桌。呼么喝六的擲骰子。阿風走進大門。也沒人理會。阿風

輕輕咳了一聲。有兩個當差的回過頭來。露出很驚訝的顏色。卻仍挺着腰幹兒坐在那裏。

「找什麼人。」一個黑胖子昂着頭圓睜着眼睛。很簡單而輕率的問。

「江淑。」阿風也不耐煩了。

「你姓什麼。」

「等一等。」黑胖子接過阿風的名片。看了又看。皺着眉頭拿到上房裏去。一會兒匆匆的跑出來說。
「少爺說的。請到裏面書房裏坐。」

阿風在書房裏呆呆的坐着。喝了兩口茶。站起身來。背着手看壁上掛的字畫。恨恨連聲的說。「煩惱是我自己尋的。我爲什麼要跑來看一個不相識的人。」

房外一陣拖鞋聲。當差的掀起簾子說。「少爺來了。」一個少年趿着鞋子闖了進來。身上披一件舊寧綢的灰脊袍子。扣子一顆也不會扭好。口裏說。「一向想見而見不着的人。今天居然見着了。」兩人握着手。相視一笑。江淑說。「我已經睡了。我知道你這兩天要來。卻想不到這麼早晚會來。」

「天天見面的朋友。難得有知己的。心目中認爲知己的朋友。又往往不能見面。」江淑繼續着說。「可

喜的。我今天能覓看見你。但我知道你是度慣浪漫生活的。我以為你必定是一個狂傲不守禮法的人物。你竟溫文爾雅得出我意料之外了。」

「誰說不是呢。眼前的你和我理想中的你也似乎有點兩樣。」阿風含笑說。

「事實上我或者不免為一個俗物麼。」江淑問。

「不但你絕對不是慷慨悲歌的窮士。」阿風正色說。

「我不配麼。」

「配不配。不發生什麼問題。也沒有什麼關係。但你實在沒有慷慨悲歌的必要。因為你根本上不是一個窮士。」

「你的觀察完全錯誤了。沒有見面之前。和見面以後。」

「你生活上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嗎？」

「人類的生活。總是痛苦的。因為種種的關係。」

「但我想你或者不至於罷。也許牽涉着婚姻問題。」

「不」江淑笑着搖頭。

「舊式的家庭。不合你的理想麼。」阿風很狐疑似的問。

「眼前這屋子裏的主人就祇有我。」江淑仰頭吁了一口氣。

「那你又何必發什麼牢騷呢。」

「我現在的環境。比一切人都壞。房子大。人少。場面大。錢少。親戚多。家族少。經濟的收入。日日減少。家庭的擔負。日日加增。祖父傳下來的空場面。不能夠縮小。而我並沒有兄弟。親戚們在一旁冷眼看着。稍微有不合舊例的地方。就被他們攻擊得體無完膚。」

江淑說的話。使阿風的腦筋裏。添了一種新奇的感想。更想到——朋友們乍見時沒有不志同道合的。就只難維持永久。江淑也祇是被環境征服着做我的朋友。

江淑用力吸了兩口香煙。繼續着說。「我實在沒有支持家庭的能力了。但事實上我是這家庭唯一的重要人物。我不能不竭力支持這危險的家庭。我並不想放棄我的責任。然而我太沒有做人的生趣了……我天賦的才能和固有的志氣。都被摧殘得一無所有。有許多並不是做不到的事業。都因

家庭牽絆着。平白地犧牲了。我想到外埠浪游一兩個月。卻始終辦不到。朋友們疑惑我不能離開這家庭。不曉得是這家庭不能離開我。因此我很羨慕能假度浪漫生活的你們。獨往獨來。真是自由的幸福者。」

「幸福的目標。是沒有一定的。」阿風太息着說。「我們很厭苦身受的浪漫生活。而你又以爲浪漫生活是可羨的。」

江淑想了一想。點點頭說。「不一定我們現在的生活怎樣悲慘、黑暗、而不幸福的。然而無論如何。是被動的而非自動的。就不免互相歎羨而愁悶了。」

樊城沒有可以消遣的地方。江淑陪阿風在北方式的簪子裏玩了幾天。也似乎另有一種風味。——身上的衣服。臉上的脂粉。談吐。應酬。以及一切習慣。都有歷史及風土上的價值。

「雖然這地方沒有留戀的可能。卻也好。免除了我將來去後的回憶。」席上喧鬧着。阿風獨自喝着酒想。

「朋友們何必要有知己的。既然不能永遠聚在一塊兒。還是不相見的好。」
這一夜轟飲得歡暢極了。阿風依然不能制止心中的傷感。

(註一) 湖北方言。喻牆高也。

傳奇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合浦珠傳奇 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林 紆撰敘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賑匪人流爲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即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爲曲折

蜀鷓啼傳奇 一冊 定價一角六分

林 紆撰是書係林長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爲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紫玉釵劇本 一冊 一角五分

號 齋編此劇本事出唐蔣防所撰霍小玉傳劇本情文俱佳茲更由雙齋君細加校訂註釋並冠以此事及劇中人物之詳細考證且用新式標點閱覽極便

天妃廟傳奇

一冊 定價一角
林 紆撰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諷諧處能令人解頤

一冊六才子八角

你腦海裏充滿了什
 麼思想？不是愛國思
 想麼？既是愛國思想，就
 該倡吸
 大聯珠
 國貨香煙！



公啓
 稿撰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綠野

蘇兆驥

滬杭鐵路上的特別快車，衝着迷漫的曉霧，飛馬似的向前奔馳。這時候離上海車站已經很遠。酷熱的朝陽火彈一般射出光燄，車裏的乘客都很靜默的，吸着從車窗口鑽進來的早晨的涼爽的空氣。轆轤的車輪聲，使他們差不多要感覺着一種安適。他們已出了充滿着煤煙的熱鬧的市場。他們都向窗外遠眺：曉霧漸漸地隱藏起來了，燦爛的陽光裏現出了一碧無涯的田野。稻田裏的禾苗青葱可愛。溪邊濃陰的樹木，像深深的帷幕，好保護溪中的流水。在水邊停泊着的幾隻小船，在濃陰裏和三五隻鴨子厮守着。那竹樹蒼翳的村莊被綠色湮沒了。村莊裏人家，只可看見一片籬角，或是半截圍牆。牛車棚裏的黃牛，還在休息的假期中，因為田裏的水已經充份的貯滿了。牠只是趁着早涼在棚邊吃草。赤着上身的牧童坐在車邊草地上，呆呆的望着溪邊洗衣的村姑。這種情景在



神經稍微靈敏的人，要免不了豔羨；同時要感謝這火車，牠能把人們從疲勞的境界裏送到恬靜的鄉村裏，更沒有乘輪船的暈船的痛苦，只覺得車兒蜿蜒紆迴，游龍似的游行在沒有風波的碧海上。他們的思想因此要生了變化，他們要讚美自然界的美，要尋精神上的真安慰了。

第十一列車裏有個呂碧霞女士，她是坐在窗邊的。她和別人一樣受野色的迷惑，她手裏拿着一本最新的小說雜誌。她不願再從小說裏去尋趣了，並且除去擋灰塵的灰色眼鏡，怕牠的灰色蒙蔽了風景的真相。她的丈夫許伯瑜是在第五列車裏。他們因為趕車的遲早不同，並且沒有

約定同行；所以大家不曉得是同程。天下事本來是奇的！

在一星期前，碧霞曾接到伯瑜從北京寄來的一封信。信裏的話很簡單。不過說他還有些事，不能隨即到上海和她一同返鄉；還叫她得信之後獨自先行。她接着他的信的時候，學校裏已經放假兩天了。她的同事們都已紛紛回家，只有幾個遠路的女學生，不願冒着炎熱的天氣回去，還住在校裏。她們曾經要求碧霞允許她們從她補習國文和算術。她因為教授半年，一個暑假還不休息休息，真是自尋苦惱，就拒絕了她們。她的身體本來是孱弱的，加以平時沒有一些閒空，格外

的消瘦。有時她照見鏡中的瘦削的面龐，不似未嫁時的嫵媚了。她常常背着人啜泣。

她嫁給伯瑜，人人都說是幸福的。伯瑜和她結婚的那一年，剛剛是他在日本早稻田畢業的一年。她已經在中學校畢業過業了。鶴鷓鶼般的佳耦，任何賀客要羨慕他們。他們結婚的地點是一家極大的旅館。當時報紙上把他們的儂影揭出來，還附着一大段敘述婚禮的盛況的文字。婚禮過了，他便攜着如花的美眷回到杭州的故宅裏去。錢塘的山呀，水呀，林塢呀，泉石呀……都可以使他們的蜜月增加愉快。他們曾對山靈發過誓言。他們的愛會期望過永遠不朽。

後來伯瑜被北京一個大學校聘做文學和哲學的教授去了。

她見她的丈夫往北京去，住在翁姑那裏，實在感着十二分的寂寞。伯瑜是春天往京城去的，暑假期中又被一個大學裏的暑期學校請了去擔任兩種課程。他因為卻不過朋友們的面子，就答應了。他寫信把這種情形報告給碧霞聽。碧霞氣壞了。在新婚時代，人人怕嘗別離的滋味，尤其是女子們，在家沒有職務纏擾，愛情的渴望格外的烈熱。她越想越氣。在她的相思和氣惱當中，卻自然而然的生出了個疑團。她把伯瑜從前告訴她的閒話記起了，並且當着重要的問題而考慮

了。伯瑜曾和她談過在日本留學的情景。她問他有多少本國的同學，他說本國人只有十五六個：一部份是廣東的，一部份是江蘇的，還有一部分是北京的。同學的男女兼有。她想伯瑜久別之後，不想回到杭州，定是受了女人的牽絆。這個女人大概是他的同學。他們曾經在櫻花底下發洩過色情狂的；如今重逢，自然不免要情火重燃。她恨他竟負心把正妻拋撇了。她呪詛愛神的多事。往常她坐在芭蕉葉遮着的窗前，雖是晨風，夜月，微雨……使她添了不少的深閨寂寞的歎息，但是庭院的草木都含着期待個郎的意味。現在她覺一切都晦暗了。窗外的山光塔影，總好像蒙着殭

衣，毫沒有生氣。她覺得她已進了陷阱，入了網羅，急急的想設法逃脫。她不願覆他的信。第二天清早，就乘着這同樣的滬杭鐵路的火車，回到上海。碧霞的父親是在一爿交易所裏辦事。她的母親和她的三個弟弟。一個妹妹住在租界上。她自小受父母的鍾愛。她因為是個長女，她的弟弟和妹妹，都受過她的撫育提抱的。她出嫁後，她的母親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但老人只祝她和丈夫的感情和洽，母女中間的別離也算不得什麼。這次她獨自回到上海，走進門時，先使她的老母吃了一驚。她把行李擺擋好了，在娘面前作孩子般的哭泣。她的母親探知她的心事，便勸她不宜

過於疑慮。但她總以為是事實，不是她自己的疑心。

伯瑜好久得不到他的妻的覆信，以為他的信是被郵差失落了。他再不能忍耐的等信了，就再寫一封信，自己走到附近的郵局裏去掛號。那曉得又是一個星期多的光陰過去，仍然沒有回音。其實他的掛號信到他家裏的時候，他的父親和他的母親都出門去探望親戚了。女媽子們接着了信，隨手向書架頭上一拋，便和舊報紙堆子混在一起。等到他的父母回來，女媽子們早已忘掉這回事。舊報紙還是逐日堆積，那封信像巖石下的煤礦一般，不見天日的湮堆着。他怎麼得曉

得如此的變幻，接着他的父親寫信告訴他碧霞回娘家去的消息，他也生了疑心病，便從此一封信不寄給她，逢到假期也不回到上海或是杭州。碧霞住在母家，仍覺得非常岑寂，沈悶。她就託女友們替她介紹些事做。現在她任事的學校便是她謀得的。她起初還是埋怨她的丈夫的薄情。後來，日子久了，也便把怨他的心怨她自己的。遭遇了，再到後來，孤單的習慣成爲自然，更把怨她的命運的心都消失了。她鎮日和學生們磨講堂裏的歲月，課後和幾個知心的朋友周旋周旋。大菜館，劇場，以及跳舞會和電影公司的交際會裏，也常常有她的足跡。上海繁華的生活真的

能使人減少寂寞的悲哀啊！

今年她的學校放假的前一天，她忽然接着狠心的伯瑜的信。她看見信封上「伯瑜」二字，心頭的跳動就頓時加了速度。她想她和他分別了兩年，消息完全不給他曉得。名義上還是他的妻，情愛上卻和陌路人彷彿了。她曾聽說西洋人夫妻們五個月就可提出離婚的條件，真是合乎人情的辦法。她的怒火不由得升上來，連憔悴的雙頰都紅了。她決意這次和他會面之後要和他提出離婚，不能被這薄倖的男子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她拆開信一看，信上只不過寥寥幾行用鋼筆寫的藍字，也沒半句情話。她的離婚的思想

越打量越發固執了。

她正在咬牙切齒的時候，女僕在房門叫道：「呂先生有電話。」

她覺得這一聲好像脫去她的鍊鏢，筋肉也鬆了。她很輕快的從藤圈椅子邊立起來，帶着急促的脚步，跑到教員休憩室裏去接電話。

她把電話的聽筒纔向耳邊一靠，就微笑起來。笑聲裏她隱約的回答：「今天晚上七點鐘，一定在黃浦灘邊和平女神像邊等你……再會……一定呀……」她見一個女學生走到休憩室裏來看報，連忙掛了聽筒，不肯漏洩半絲的消息。伯瑜在北京做教授，很得人信仰。他的大學

裏出了一種文哲學報，編輯這報的當然是他了。所以他授課，編講義之外，餘暇還要研究，並沒有像碧霞所猜度的。他見他的妻變了態度，也不十分懷恨，以為女子本是楊花水性的，幾個能情愛持久。他很願歸依宗教，安慰他的枯燥的靈魂。他和佛教會裏的人相契的很多。他研究佛經的心於是熱起來。一間臥室裏，居然掛着佛像，供着爐香。彷彿是個禪房。他不願再把她的影像存留在腦子裏。但是他的父親日日盼望他回來，四月裏就寫信來催他回江南。他觸起了「子欲養而親不在」和「父母在不遠遊」的觀念，決定暑假時回到杭州，使老人冷冰冰的心境稍得和暖一

些。他同時又想起了他的妻還在娘家。他決意寫封信給她，約她回家，再責問她為什麼負了訂婚時的誓約。她如反對他，他決意和她離異，反落得個心上沒有罣礙。他從此以後可以做些事業，——著幾部書，或是往歐洲去游歷。他就不遲延的發出了給她的信。

她接信後，又接着一個電話，真叫她進退兩難了。那個打電話的人便是王海秋。他是個高等的遊民。他也曾在一所農業學校畢業過業的，曾經在黑龍江任過墾植公司的職員。碧霞的父親和海秋本來相識。海秋就拜她的父親做寄父，這是舊俗結交的好方法，年紀大的人都歡喜年輕的

人尊崇他，年輕的人曉得這個心理，就甘心叫「乾爺」了。他的父親早已死了。他的母親沒有看見他的長成也往第二個世界去了。他沒兄弟和姊妹，他今年二十八歲了，還沒有娶妻，很徬徨的在繁華世界上流蕩。他常常來到碧霞家裏。她因為是他是異姓的長兄，自然一切都不迴避，並且寂寞中和他談談說說，減少了許多沈悶。他見碧霞是個不幸的棄婦，格外盡情的安慰她。他們兩個人情投意合，像蜜缸裏加糖一般。他們時常不留心露出惺惺的言語，久而久之，一縷情絲縛得他們不能自主了。

夜幕遮滿了古銅色的天空了。黃浦江上的

燈火，隔岸遠遠的望去，好似繁星。銀河在天橫互着，又似乎和燈光比賽的。江邊的船舶糾集成水上的市鎮，橋樑排作無葉的林木。汽船的烟囪裏噴出的濃烟，在暗的暮色裏像夜神的使者，忙着傳佈夜的消息。日間怕熱的人們都伏在家裏，這時都出來吸江上的涼風。汽車鳴鳴的怪吼，車裏的人們的衣袖，在風中飄動。路上閒散的人，手裏拿着蒲扇，懶洋洋的散步。莎士比亞樂府裏的「夏夜之夢」至少能令人易地作神祕荒唐的玄想。碧霞穿着一身雪色的衣裳，慢慢的穿過了幾條馬路，走到江邊。她要走近和平女神的紀念碑，王海秋早已跑過來和她握手。他們手挽手走

上了碑基，靠近江邊的圍欄立住了脚。他們向江上看了一會。這時夜色已經十分模糊，連一丈遠以外的人都看不清楚。他們各人靜待誰先開口。

五分鐘過了，他們都沒有作聲。海秋雖看不見她的面色，但覺得今晚她卻比較平時靜默得多了。他忍不住說：「密史呂，你嫌這裏風太猛麼？我們到北冰洋去吃冰淇淋，順便談談好不好？你的精神不好啊！爲什麼？什麼事不遂意？」

她垂了頭，還是一言不發，用手拉她的衣角。他急着說：「你有什麼事，我都可以替你做。這樣悶沈沈的，誰能攢進你的肚子呢？」

他伸手掏她的衣袋，取出了汗巾，揩她的眼

睛了。

他拉着她的手說：「哭什麼？我待你錯了麼？」她纔帶着哭音說：「今天伯瑜有信來了。他叫我接着信就到杭州……」他冷笑了一聲說：「虧他說得出口。他拋了你兩年，在外面吃了什麼人的苦頭，現在又還過魂來尋你了！」

她躊躇的說：「唉，總怪我命苦！」

這時一彎新月從江邊顯出了，酷像怪魔張着一隻兇惡的眼睛，窺探着萬惡的兩個青年。和平女神只是張開兩個大翅膀在乘風涼，對於她座下的情人們，只有竊笑。

他的妬火起來，仍裝出好意似的說：「夫婦

到底是好的。我們算什麼呢？空把一顆流着熱血的心白廢了。你還是回去吃團圓酒的好。」

她緊握着他的兩手，很想表白她愛他的心，說：「海秋哥哥，你還不相信我愛你麼？我爲那個輕薄兒守節麼？這次……這次我回去要和他不得好樣子……」

他的心平了一些，更要激她一句，「你是見了他就軟化了罷。」

她握着拳頭在水門汀的圍欄上擊了一下說：「我要和他離婚。」

他把嘴唇靠近她的額角，吻了一下。

她接着說：「我一天不和他離婚，就被他多

欺侮一天。我要排脫不良的婚姻的牢籠，我要愛真心誠意的人！」

他又吻了她一下。

她說：「海秋哥哥，我明天一早就乘特別快車動身，你可不必來送我。我們過幾天就會面。」

他依戀似的說：「我一天看不見你，就像失了生命一般。你到杭州要先寄信到我公司裏。並且你把你和他提出離婚的話，還有他和你的待遇情形，都要告訴我放心。」

她看見他也從洋服袋裏掏出了手帕揩眼，當他是哭了。實在他是假裝的。她就悲切的說：

「今天我還要早些睡，怕明天早晨在牀上爬不

起來。」又說聲「再會。」

他便和她分別了。他在江邊等着電車，預備回到煤油公司裏去。他在車子裏在咀嚼碧霞的心境。他以爲他是有罪過了。他愛她的家資很富，她自己又能賺錢。他在煤油公司裏只有三十塊錢，不夠揮霍，自從和碧霞發生了戀愛，反能得着她的錢用。他把她當做愚人，並沒有真的愛她。今天他聽說碧霞的丈夫叫她回家。他以爲碧霞不愛他，知道他的伎倆了。然而他再想她的態度，確又是十分誠實。他只希望她不變初心，他纔可以在繁華場中馳騁個得意，他的錢囊纔可常常充滿。他正在要下車的時候，看見立在店鋪門窗口

的一個熟識的蘇州的女郎。他便跳下了電車，高聲喊着：「張紫芬！張紫芬！」

那個女郎正在向店鋪的門窗裏看絲織品，忽然聽得有人叫她。便回轉身來，看見了海秋，笑迷迷的說：「王先生，是你……」

海秋拄着門窗口的銅欄說：「你幾時到上海的？」

她和藹的說：「姑母叫我來陪阿香妹妹消暑的。王先生，你怎麼不想到蘇州去看看徐舜華？她十分敬慕你。我替你們介紹的時候，很望你們成爲一對……你知道她是個幽嫻貞靜的女子。她平時不和別人交際。我到她家，她總要問你的

近狀。我說你事務忙，通信也不多。她和我抱着一般的私憾。你還是抽點工夫到蘇州去一趟，既可以在這炎天酷暑得着個休息，還可以溫存兒時和舜華在虎邱塔下看風景的往事呢……人生得着個良偶，不要良偶，就是膩友也是福氣……」

他呆了半晌，他的神經好像麻木了。他鎮靜的說：「我本來是要蘇州去一次的。」

她連連催促的說：「早些去啊！莫要叫她的期望變成失望！」她說要去，看一個親戚，便響着高跟白帆布皮鞋離了他。

涼颼吹着海秋，淒然有孤獨之感。在他心田裏生了胚胎。他覺得兩腿加重了，和涉水

般的穿過幾條馬路到了公司。他開了鎖着的臥室，開了桌上的風扇，向籐椅裏一埋。他要去訪舜華的志願堅決了。

碧霞回到校裏看了一篇小說，吃了一瓶噴嚏水，簾隙的微風使她睡着了。等到她醒來，已經天色發白，雞聲從鄰家傳來，好像催人遠離夢境。她怕到杭州去，不是因為她戀了情人，不是內愧，乃是不願和伯瑜見面。她幻想伯瑜看見她，定是板着臉，像寺院裏泥塑的閻羅像。他要把她拘留在一間沒生氣的房間裏。他要強迫她盡妻的職務。她的翁姑要和審判官一般宣佈她的不守婦德的罪狀。僕人要不恭敬她。鄰居的婦女要議論

她。她真不願做衆矢之的。她一連遲了兩天，纔乘車往杭州，還是被她的父母促她的。

伯瑜的信上說還有些事要做，叫她得信就回家去。當他發了信之後，又接着了他父親催他的信，他便連忙收拾動身。他坐在滬杭車裏，望着還鄉的熟路，歡喜得到了說不出的程度。他想他的父母看見久離的兒子回家，要非常高興。再想到碧霞已在家裏，她看見他要怎樣辨白，或是和他吵嘴。他越想越覺着煩惱塞着肺管，呼吸都阻滯了。他念了一聲佛號，纔舒服了許多。杭州街市在樹林中可以隱隱約約的看見。不多一會，車已到車站，乘客們紛紛下車，各人雇了車子向目的

地去，沒有個人研究乘客們的趨向。碧霞沒有什麼行李，她坐上了黃包車，往湧金門去了。伯瑜雇了一輛馬車，（因為他有一隻箱子和許多包裹）也向故宅馳去。

他要看看故鄉的景物，所以常向車前瞻望。後來車子入了小路，離他的可愛的家不遠了。他看見車前有一輛黃包車，車上有一個女子，非常艷麗。當馬車越過黃包車的時候，他一看，原來那女子便是碧霞。碧霞舉手向他招呼，他隨即吩咐馬車停了。他給了黃包車價，叫她回到馬車裏來。他們這時說不出什麼話，只是相視而笑。一天的疑雲早被晤會時的好風吹散了。

他們走進了家門，僕人們歡聲如雷一般的震動了屋宇。伯瑜的父親的眼睛花了，帶起眼鏡來看兒子和媳婦的臉。他的母親反把媳婦當做上客，叫她到房裏去休息。午飯過後，伯瑜把自己的臥室略整理一整。碧霞也去揩她的鏡台上的積塵。窗外的芭蕉放開卷着的綠葉，也知道小主人回來是一件可喜的事。他說在北京只有漫天的灰塵污人的襟袖。他的父親和母親聽了很憐恤他。碧霞聽他這樣的論調，暗暗地想上海何嘗不是這樣，門外的車子轟轟的響，店鋪裏百貨堆集，還有金錢勢力的橫暴，那裏有杭州地方幽閒而清靜。她推開了廳上的窗子，看見錢塘江

上的風帆，又看見南高峯在深碧中崢嶸峭拔的立着。她把伯瑜的住宅當爲安樂窩了。她對伯瑜說：「你兩年前爲什麼不回來，兩年來爲什麼不通信？我提起來就要跳在西湖裏！」

他說：「我先寫信告訴你，我要在暑期裏教書，你不覆我一句。我以爲那封信失落了，又親自掛號給你一封信，仍是沒有答復。後來聽說回娘家，又聽說你在學校裏做教員。我還佻佻倪倪再驚吵你！」

她冷淡的說：「我知道你那年不是爲教書，纔不回來的。你愛上什麼人了，把我都忘了。我沒有接着你的信——掛號的。」

女僕張媽在旁插口說：「少爺那年曾有信回來，有掛號信的回來。我的罪大了，我記得曾接到一封信，被我攆到書架上的報紙裏，後來尋不出了。我怕老爺責罵，就瞞起了。」

伯瑜和碧霞纔知道了造化的播弄，弄成了偌大的錯誤，心裏悔恨不止。碧霞想起她受王海秋的誘惑，不由的心裏好像受尖銳的刀剜着，眼淚撲簌簌的落在瘦削的腮邊，好似經霜的枯葉，需要着淚的泉水灌溉一般。她倒在伯瑜的懷裏啜泣了。

第二天早晨，伯瑜要和她去釣魚。他們先雇了一隻小船往西溪去。他們備了釣竿和香餌。他

們到了西溪，便揀了一個濃蔭的林邊，各人把着釣竿坐在草地上。他們只是談話，魚把香餌吃光了也不覺得。伯瑜指着碧綠的山野說：「這裏不是我們倆婚後釣游之地麼？我終年在外過的是機械的生活，何嘗有一天像今天的閒散。我們又因為大家的誤會生了猜疑。誰料今天還能在一起恢復舊樂！」

她笑着說：「可不是呢？我們幾乎要成陌路人了！」

他說：「對不起你。你記得從前我和你對山靈發過誓嗎？」

她點點頭。

他緊緊着說：「你看山靈的情面，饒恕你的多疑的丈夫罷！」

她鄭重的說：「疑心是我先發生的。只有我對不起你！」

他們放下了釣竿，互相擁抱着，心靈融合成巖石了。廣漠的美麗的山野，點綴着一雙重圓的情偶，上帝也該妒羨了。

王海秋許久等不着碧霞的消息，便告了一星期的假往蘇州去訪徐舜華。舜華方從蠶桑學校畢了業。她在家裏沒有事做，心上只是忘不了兒時的伴侶王海秋。這次海秋到來，他住在伯母家裏，和舜華家只隔十畝田遠。他們常常坐在綠

樹底下聽着鳴蟬。有時去看池裏的荷花。海秋覺得終生的伴侶到底是好的。鄉間的農夫農婦總有無上的快樂，不比浪子終朝在沙漠般的人海中流浪。他看舜華雖是沒有什麼處世的經驗，但是她的天真委實是可貴。她心裏所希求的是真實的純潔的愛情，並沒有像失戀的女子拿偽愛來填愛的破綻的心情。他覺得綠的郊原上的情味，比局促於市場上的要濃得多；綠樹陰下的情話，比約會於黃浦江邊的要有味得多。他懺悔他誤認了情愛。他悔着他用心的詐偽。他願在田野做個老農，只要築幾座茅屋，便是崇樓峻閣，長一園菘韭，便勝過海錯山珍；他願帶着箬笠，披着蓑

衣，不願穿着洋服，天天要結領帶。他願養一羣雞鴨，不願聽笙歌的喧闐。他甘心跪拜在真情的脚下，不甘做假情的勝軍。他在田野裏，對着碧空，捧着野花，竟向舜華定了終身的婚約。

許伯瑜在家裏安居了一個月光景，他的岳父着人來接他和碧霞到上海。他們到了上海，便得着王海秋和徐舜華訂婚的消息。

海秋的假期滿了，他便回到上海。海秋和他的寄父商量結婚的手續。碧霞的父親勸他在上海結婚。他們決定八月一日下午三時在旅館裏行禮。伯瑜和他的妻子自然是親近的賀客。

燈光燦爛中，賀客們猜拳賭酒的酣暢已極。

著者是好奇的人，偏不羨慕他們的盛筵，卻奇怪海秋的態度非常鄭重，不像以前浮蕩氣逼人。伯瑜和碧霞生了惡感，著者也早知道，這次看見他們雙雙來賀，惡感總化去了，叫人不能不奇怪。並且海秋也會在我面前露些和碧霞情思的一部分。我當時就要去探聽他們和好，解脫和結合的情形。祇以人家正在熱鬧着喜事，不得不從緩了。

隔了幾天，我到海秋的新住宅裏去，我問他訂婚前的小史，要求他的坦率的宣佈。他很爽快的告訴了我。我又趁機會去訪伯瑜。伯瑜知道我慣歡喜打聽消息的，他也用文學的敘述告訴我聽。我坐到半夜纔去，心裏充滿着有趣的新聞。我

寫完了這篇小說，就不覺得自言自語：「天氣熱到一百度以上了，衛生家總靜居保衛他的身體。但是身體上的熱容易驅除，心境的煩惱摧殘人

很利害。我願爲情顛倒的男女青年都去受「綠野」的洗禮！」

(完)

物以人名

(徐心吾)

夢溪筆談謂吳人謂梅子爲曹公。以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以其性愛鵝也。有士人遺醋梅與燻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甕。湯燻右軍兩隻。因思一物之微。往往藉先達成名。旣已恣人叫呼。而筆墨家亦復取作辭料。如諸葛菜。陸機蓴。東坡肉。太史餅。眉公酥。皆其類也。

聰明的小廝

(俄國柴霍甫著)

唐小圃
白樹田同譯

一個名叫非里浦的小廝，立在廚房的中央，正在講演。聽他講演的，是男僕，車夫，使女，廚役，廚娘，以及兩個在廚房作雜事的小童——是他親生的兒子。他時常尋些材料來，對大眾講演，這天早晨講演的題目，是「教育」。

他手中拿着他那鐵圈的帽子，講演道：「你們這些人，生在世間，簡直的像豬一樣的糊塗。你們坐在這裏，永不出門，孤陋寡聞，沒有一點兒學問。米沙祇知道下圍棋，馬德利娜祇知道磕榛子，尼其佛爾祇知道露着牙齒傻笑，難道這能算作智識嗎？不能啊！這不是智識，這不過是愚蒙罷了！你們的確沒有一點兒智識，可是爲甚麼呢？」

廚役插嘴說道：「非里浦？你說的不錯！我們可有甚麼智識呢？全像鄉愚一般，不論甚麼，全都不

懂。」

非里浦接着講道：「那麼，你們爲甚麼沒有智識呢？這是因爲你們不立志的緣故。書籍也不讀，雜誌也不看，對於一切的文藝，都感不到一點兒的興味。其實取一本書，坐在這裏讀一讀，可有甚麼妨礙呢？祇要認得字，能通文意，就可以讀書。米沙就以你而言罷！何不取一本書，坐在這裏讀起來呢？讀書的事體，不但與自己有益，就是旁人看着，也是有趣的。再者，這書的裏面，把萬事萬物，無不加以說明。也有論自然的，也有講宗教有的，也談地理的，就是一切物體的組織，也能剖析得清清楚楚，如同各民族說各種言語一般，連那崇拜偶像的事，全都討論到了，真是要甚麼就有甚麼，祇要你肯讀書，倘若不肯讀書，終日坐在爐邊，除了喫，就是嗑，那還與冥頑不靈的畜類，所差幾何呢？」

廚娘說道：「非里浦你該看門去啦！」

非里浦說道：「我自己知道，不必你提醒我！我舉個例，就以我而言罷！像我這將老的年齡，固然在事業上，已經沒有甚麼希望；但是心靈上的缺陷，可是總想彌補，所以書籍和報紙，是我現在最好的消遣品了。譬如我看守大門的時候，要一連呆坐三個鐘頭，請您想想！在這很長的時間之內，除

了打哈欠之外，祇有和老媽子們亂談了罷？但是我卻不然，我卻要利用這個時間，拿一本書，坐在那裏，心曠神怡的讀一讀呢！」

他說罷，便從立櫃上，取了一本破書，一邊向懷裏掖，一邊說道：「這就是我的事業，本是從幼年習慣了的。『學則明，不學則暗。』這兩句格言，你們總該聽說過罷？真真是……」

他戴上帽子，咳嗽了一聲，嘴裏依舊叨叨念念的走出了廚房，來到大門外邊，坐在板凳上，仍然想念着廚房裏的那一羣人，不由得皺着烏雲一般的眉毛，咕嚕着說道：「像這些個人，那裏是人，簡直的像一羣豬。」

他定了一定神，把書從懷裏掏出來，先緩緩的歎了一口氣，然後開始誦讀。

他讀了一頁，便點頭讚歎道：「寫的真妙！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了！上帝真能啓發人的智慧呀！」

他所讀的，是莫斯叩出板的根實植物（註）繁殖法，我們需要蕪菁嗎？的確是很好的書。他讀完了前兩頁，又咳嗽了一聲，點頭讚歎道：「寫的真對呀！」

他讀完了第三頁，便思索起來。他思索的，是「學問。」他又思索爲甚麼還有「法國人。」他的

腦袋，垂在胸前，他的兩肘支在膝上，他的眼睛，漸漸睜起來了。

他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切都改變了，雖然大地還是舊日的大地，房屋還是舊日的房屋，大門還是舊日的大門，但是人們，可改變得和舊日不同了；不但全都聰明智慧起來，並且沒有一個傻子了；尤其是街上所走的，除了「法國人」還是「法國人」，就是粗笨的水夫，也都大談其學問，他說「我不能不承認，我實在不歡喜現在的氣候，我很想看看寒暑表咧。」他說這話時，他的手裏，還握着一本很厚的書呢！

非里浦向那水夫說道：「你就看看曆書罷！」

那廚娘本來是非常愚蠢，毫無智識，誰知她都改變了；她居然也加入智識團體之中，屢屢發表她的意見。

非里浦又彷彿到警察署去，報告戶口，——真奇怪！就是這一向極嚴肅的官廳，現在也改變了。他們所談論的，也全是關於智識的談話；而且各科的公事桌上，都擺設着書籍。

又彷彿有一個人，走到男僕米沙身旁，把他推了一下子，問道：「你睡覺哪？我問你呢！你睡覺哪？」

非里浦正在夢中，也不知是誰，喊聲如雷的喝道：「正當看門的時候睡覺！你莫非是木頭人嗎？你真是個畜類！是個懶貨！在這個時候睡覺！」

非里浦被雷聲震醒，連忙跳起來，拭拭眼睛——一看，祇見自己面前立着一個人，原來是警佐。警佐很怒的說道：「啊！你竟敢睡覺！我責罰責罰你罷！你這個畜類呀！我要教你明白明白，當看門的時候，若是睡覺，是應當怎樣的處置！」

於是非里浦被警佐傳到警察署去了，過了兩個鐘頭，他纔回來。

後來他又到廚房去，看見許多被他的講演所感動的人們，正圍着一張桌子聽米沙，綴着字讀甚麼書呢。」

他看罷，便皺着眉，紅着臉，走到米沙跟前，用手在書上拍了一下，冷冷的說道：「算了罷！你放下罷！」

（註）根實植物，是以根爲果實的植物；如蘿蔔，馬鈴薯之類皆是。（完）

蛇嶺（民國七年至九年舊稿）

（雪林女士）

崢嶸蛇盤嶺。翠色聳芙蓉。我行挾天梯。鑿險繩高峯。泉跳珠萬斛。磴濕雲千重。怪石蹲虎豹。古松盤蛟龍。斜日下峻巖。謾謾生悲風。鴛鴦不避人。格磔笑樹叢。藍輿行山巔。下顧千仞空。人影落澗底。疑是渴飲虹。有時下長谿。山翠空溟濛。此身化醜雞。蠕蠕酒甕中。險境懾魂魄。閉目甘曠豐。日夕抵青陽。恍惚脫樊籠。嗟哉行路難。念之心慄慄。

松嶺

（前人）

亭午過松嶺。行峯聳巖巖。幽谷翳曜靈。危巖積冰雪。窄逕盤蛇蜒。深澗俯眩矚。澗邊石齒齒。瘳醜怪獸列。昂首如迎人。餓吻欲齧齧。失足千丈強。豈但股肱折。藍輿懼傾翻。手足自攀捩。登頓才里餘。筋骨盡攣茶。輿夫汗如雨。躡蹻如跛鼈。吁吁亦無聲。戰慄神凝結。四山草木焦。野火誰所烈。想見縱炬時。上燭丹漢蕪。山靈遠遁逃。魍魅膽心裂。劫灰未全冷。山骨尙染血。崖嶠色淒暗。哀泉聲嗚咽。覽此增離愁。歎息肝腸熱。

商務印書館精印 名人書畫

名人書畫扇面集	九集各一冊	二元四角
中國現代名畫	一冊	二元四角
天籟閣舊藏宋人畫冊	一冊	二元五角
郭忠恕朝川圖卷	彩色銅版印	二元五角
文衡山先生三絕卷	一冊	一元四角
文衡山高士傳真蹟	一冊	三元
陳老蓮畫冊	一冊	二元五角
梅壘山畫冊	一冊	一元二角
禹之鼎人物真跡	一冊	一元四角
王麓臺山水扇面集	一冊	一元
南樓老人花卉	六冊	一元
奚蒙泉詩書畫冊	一冊	二元二角
藍田叔仿梅道人山水卷	一冊	二元二角
錢竹初山水精品	一冊	二元五角
王叔哇先生詩畫	一冊	一元二角

姚梅伯題任渭長人物	一冊	六角
戴醇士山水	一冊	六角
費曉樓仕女精品	一冊	六角
李聽濤梅雪爭春圖	一幅	二元
清於女史仿宋人花果真蹟	十二幅	八角
錢廉江書畫合冊	一冊	一元二角
陳南樓山水冊	一冊	一元二角
黃小松山水冊	一冊	一元二角
伊墨卿真蹟	一冊	二元二角
長蘆遺蹟	一冊	一元八角
梁公約畫冊	一冊	一元二角
汪鳴客畫冊	一冊	一元八角
吳衍應畫冊	一冊	一元八角
吳昌碩花卉畫冊	一冊	一元八角
吳昌碩花卉	一冊	六角
吳待秋畫稿	一冊	一元八角

到羅版精印 名人書畫集

已出二十二集

第一至廿四集合售	三十二元
第一至十八集	每集一元四角
第二十及廿一集	每集一元四角
第廿四至廿八集	每集一元四角
第十九及廿三集	每集一元六角
第二十二集	一元五角

酒芬樓精印

宋人小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黃門龍川別略	稽神錄	玉照新志	齊東野語	梁谿漫志	老學庵筆記	氏聞見後錄	邵氏見後錄	邵氏溫二冊	河南見紀	春渚紀聞	涑水記聞	歸田錄	燈下閒談	唐語林	世說新語
志蘇轍	錄徐鉉	志王明清	語周密	志費昶	記陸游	錄邵博	錄邵伯溫	二冊	何遜二冊	二冊	司馬光二冊	歐陽修二冊	佚名二冊	王瞿四冊	劉義慶六冊
四角	五角	四角	二元	五角	五角	九角	七角	五角	九角	二角	二角	七角	七角		

捫蝨新話	雞肋編	鶴林玉露	青箱雜記	東原錄	隨隱漫錄	投轄錄	嬾真子	珩璜新論	澠水燕談錄	石林避暑錄話	塵史	默氣集	脚坡志	東坡志林	仇池筆記
陳善二冊	莊季裕三冊	吳處厚	陳世崇	王明清	馬永卿	孔平仲	王闢之	葉夢得二冊	王得臣	王銍	車若水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六角	五角	二元	二角	二角	二角	三角	五角	六角	四角	三角	二角	五角	二角		

夷堅志

宋洪邁著

全書二十冊分裝二函
毛邊紙印定價十二元



社會一瞥(一)

茶舍

(徐孟安)

「出去走走吧？老何！」

晚飯開過了，大家一天的事算已暫時卸肩。天色雖未十分黑，然已不似日中亮的有勁。光滑青石鋪的堂階上，何先生靜悄悄地站在那裏，盯視階下水溝裏的水泥上嗡嗡叫的蚊子。魯先生赤膊從房裏跨出，左手端杯漱口，右手拿根銀的牙籤，他捶了一捶何先生的背。

「好！去看看她罷！穿衣裳。」何先生似被捶得興奮了，他說着便注視魯先生的臉。魯先生含了水在口裏，祇點了點頭表示贊同；他倆便先後進房，披上自己的衣服；把皮提錢袋裏盛滿銅元；魯先生又戴上他的眼鏡——新的托力克眼鏡；何先生的純絲手巾也洒上許多點香水精。

「走罷！儘打扮些什麼！」何先生出房門時，魯先生還在自己房裏沒出來，何先生似乎不耐，他踱到魯先生房門口，縐起眉喊。

「好好！你先一步！等我鎖門。」何先生先踱出來，魯先生匆忙地在枕頭下找到鎖匙，走出來把房門鎖上。

「我們去，她們也許還沒吃飯呢！」魯先生趕上了何先生，何先生緩緩地說。

「管她吃不吃，我們坐我們的。」

「……………」

「昨天應胖子不是在那裏打牌嗎？如果今天她找到我們，我們打不打？」魯先生似有些心怯。

「不打又難爲情，打又……。」何先生囁囁着難決。

「船到波前水自開，那時再說。」

從局裏到他倆的目的地本沒好遠路，穿過了幾條長方塊青石綴成的街便已到了。這是P縣江濱泥岸上的一個小茶舍，幾間用蘆蓆和稻草蓋成的屋，彷彿已臻老人頹衰的暮境；泥塊碎落的

牆壁，自遠處望來，似鏤花欄杆一般美觀。茶舍裏因爲容量太狹，夏天兩三張茶桌移置在屋前露天下的江岸上；每當晴天的傍晚，有些人便坐在茶桌邊看浩蕩的波濤，這時的江景本來不壞，長經太陽照着的地面已漸歸陰涼，整個的落日攔在一望無際的水平線上，映出留戀的暗紅之光；終日住在小筏上的漁家父子也疲倦歸來，隨船傍近了金黃色的被水花咬得不齊的泥岸；隔江的沙洲，短樹，淡藍的如線的山，看得非常清朗；偶然有上下水的大火輪船經過，由浪聲的介紹，岸上人的視線便與輪上人的視線接觸，直到船走過了江岸旁屏風般攔江的幾疊大山，看見了船屁股的正面纔止。

魯先生和何先生是同鄉，同到這冷落的P縣的局子裏做事，友誼上愈感着親密。近來每感到無聊的旅况，常常傍晚時到江濱泥岸上閒眺，看看滾滾白浪上的行人，與各式載着日影的船隻，望望自己家鄉方面，發抒懷人的感慨，最初幾次，因爲走得疲乏，偶在那茶桌旁竹檯上坐下，便總有個嬌婀娜的情影，電掣地攝入他倆的心靈；瘦黃有疎稀雀斑的臉，廣額上伏着幾根短髮，刷的很整齊光亮；青布夾襖，緊縛住瘦細的腰；似一個飽嘗世故的少婦模樣。他倆每在空位上歇下，伊老是用

獨有的嬌囁的聲音說：「師爺們，歇歇着罷！泡壺茶歇歇！」老實說，起初他倆本沒有預備泡茶的成見，但爲這軟語的緣故，皮袋中的銅元不能不犧牲個乾淨。他倆同時陷入了神祕之阱，除掉天雨或雪，茶舍的桌邊總坐着他倆。這瘦小而活潑的伊，就成他倆精神上的安慰者。他們一天關在小房裏的煩悶，賴這一點來慰藉。

江岸上這茶舍的主人是楊家嫂母女倆；她家裏沒一個男子，據說楊家嫂的夫到S市做生意，多年不知下落。她的兒子當兵去，在人間或在黃土裏是不得得知。她們委實太可憐了。茶桌上靠夕陽下後幾刻鐘短時間的收入，不能支持兩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楊家嫂不能不督着她女兒小鳳另外做些祕密經營補賣茶之不足。

魯先生他倆同躡進了楊家嫂的屋子，他們急於要找的就是小鳳；但出乎意外，小鳳沒見，只楊家嫂坐在屋裏，她黑白相間的頭髮，乾縐枯黃的面皮，老引起他倆的憎厭；但楊家嫂說話很流利，只要你生了耳朵，她能把你的抑鬱說得變成愉悅。然因爲太愛說話，人們反憎厭她，因爲逢着人便訴她的痛苦，高興時會長時間的嘮叨下去，魯先生與何先生本着「愛屋及烏」的原理，當她老淚縱

橫的訴苦時，總是十二分熱忱地安慰她。

「啊！魯師爺，何師爺！飯吃過罷？裏邊坐！茶桌上太陽曬得出熱氣呢。」楊家嫂笑着站起。

「好的，好的，你隨便罷！」魯先生與何先生對她謙遜着。

「小鳳！魯師爺同何師爺來了，你躲在那裏呀？」楊家嫂拿着抹布，一面抹他倆將坐未坐的竹椅，一面仰起脖子喊。

「來了，來了。」小鳳笑着從自己房裏出來。「魯師爺，何師爺！好早啊！」

「你們還沒吃罷？我們吃過半天了。」魯先生說。

「我們也吃過了一會。」楊家嫂笑着。「應師爺出來沒有？他們昨天晚上十二點纔回去，局裏關門了吧？」

「那時還不關門麼？害得他捶了半天，累得喘氣。」何先生暗地瞟了魯先生一眼，從竹椅上站起。

「胖子到底沒力，哈哈！」

「哈哈！哈哈！」

「小鳳！把茶桌抹抹！我們外頭坐罷！」魯先生隨何先生踱出了撐在屋前遮太陽的藍布篷，魯先生回頭望着小鳳，小鳳隨着楊家嫂出來抹桌子，撿子，擦茶杯，沖開水，并收去了竹竿和撐起的藍布篷。

「這里坐罷！兩位師爺！」小鳳在最前一張桌前拖開兩張撿子，讓他倆並坐。他倆應聲走過去，魯先生一把拖住了小鳳，按伊在側首一撿上坐下。

「小鳳！你臉上搽了幾兩粉？這樣白又香！」魯先生拉着小鳳的手做鬼臉笑。

「你不管！你管得別人臉上的事？」小鳳也笑了。

「小鳳！」何先生喊了伊一句，又掉首瞧楊家嫂在那裏，他低聲繼續着說：「你媽怎麼這樣愛說話？」

「這是她的老脾氣，你能禁止她不說？」小鳳斜披着嘴說。

「我要禁止她！不許她多說！」

「那麼你去禁止好了！問我做什麼！」小鳳披着嘴把頭掉轉。

「哎喲！乖乖！你同我生氣？」

「小鳳是好人，不會的！」魯先生驕入幾句話：「小鳳！你覺我們和應先生他們誰和氣些？」
「那自然是你魯師爺，還有何師爺，他也和氣的，只是嘴巴喜歡淘氣。」

「難得，難得，你居然有你媽一般會說了。」何先生和魯先生都撫掌狂笑了。

「何師爺！你不要奚落我，誰有你會說，罵人都入骨！」

「好好，入骨的你自己罵自己，可不是我罵你啊！」何先生又仰天笑，魯先生也附和着笑。

「好好，兩人都沒說了罷！多說了就要認真！」魯先生笑着說。

「魯師爺，讓我去收衣服！」小鳳鼓起雙頰，似乎真有些惱。

「你媽呢？」何先生笑着問小鳳，小鳳視線掉轉不答。

「惱了！真真對不住！小鳳姑娘！你看我嘴應該打麼？」何先生扮起鬼臉，輕輕地打自己的嘴。

「自然在屋裏，你不是討厭她？爲什麼又再三問真希奇！」小鳳聳起眉來說，沒有笑容，仍保持

發怒的態度。伊掙脫了被魯先生握住的手，跑進了屋子裏去。

魯先生注視着小鳳，直把伊苗條的影子送進屋子裏，他帶關切的口吻低聲訂到何先生的面說：「你說話留心些罷！被老的聽了做面孔你看就難爲情！」

何先生一聲不響，他含笑地咬着嘴唇望那江面，兩手使勁握住茶桌的方角，凝神遠望。

旁邊幾張茶桌上也坐上了些人，駝背矮柳樹做了他們臨時的衣架，掛滿了夏布短褂竹布長衫和綠色草帽。這時已是六月，晚蟬噪着夕陽，歌聲隨着熱風蕩漾，茶桌上坐不下的人，便手支着腰的站在泥岸邊上，挺他解開了衣露出的肚腹迎江面吹來的風，撮起嘴唇呼出尖銳的聲音，表現他十分的愉快，砲船上的水巡也吹起他的蕭管，在垂下長條的柳絲下的船頭上度他芭蕉扇與茶壺相伴的適意生活。

魯先生與何先生脫掉了長衫，扇乾了濕汗，小鳳姍姍地又從屋裏走出，搖了一搖魯先生的臂說：「魯師爺，我求你一件事，好不？」

「什麼事說罷！」魯先生問。

「媽喊我對魯師爺說：她說……」小鳳頓了一頓，但仍接着說：「明天米錢都沒啦，想請你老幫幫忙，替我們打場牌罷！」小鳳說得很不自然，現出內心羞愧的微笑。

魯先生聽完小鳳所說的，來不及回答，用腳在桌下踢了一踢何先生的腿，注視着他說：「聽見了沒有老何？」

「什麼？」何先生問。

「小鳳叫我們替她打場牌！」

「沒人哩，去找誰呀？」何先生滿面笑的盯視小鳳的臉，小鳳裝做不知，掉轉身到別一桌上去泡茶。

「小鳳也可憐的很，一年中她們總未開口，今天幫她場忙罷！」

「找誰呀？還差兩個，差一個也不成功。」何先生說。

「找……我去拉人罷！逢見誰便拉誰。」魯先生毅然地站起，拍着自己的胸脯：「小鳳，你同媽預備罷！我馬上來！」

小鳳靠桌沿站着，相相魯先生的臉，又相相何先生的臉，不知他倆應不應允。內心的熱望，在神色間完全顯示着，但只是默然地不催問一句，末了被魯先生幾句話把伊提醒，伊瞧見魯先生要走，怕他今天走了或者不會今天再來，覺得挽留與不挽留兩不好，只凝視着魯先生笑。

「笑什麼？你怕我不來麼？我說話最認真！我說來一準來。」

「你去那裏找？找誰呀？」何先生笑着問，他也揣測魯先生不會再來。

「老何，等着罷！我說來一準來的。」魯先生拿了他的帽子擲給何先生說：「帽子給你做抵押，總相信了罷！」他披好了衣服匆忙地走了。

「媽媽！魯師爺走了！」小鳳駭急地喊。

「做什麼大驚小怪的？魯師爺會騙你嗎？」楊家嫂怒目罵着小鳳，踱出了屋子的門檻，走到何先生桌旁，在魯先生原位置上坐下，又對何先生唱她獨有的老調子：「何師爺，我們自己人，我真不瞞你，我們屋裏雖只母女倆，每天靠賣茶幾個錢真不够養活，如今米又貴，油鹽柴那樣不貴，不是靠局裏幾位師爺，我們真要餓死。」

「大家都是熟人，有力量總應該幫忙的。」何先生說。

「是呀！我真感激應師爺他們也這樣說：你們真可憐啊！一個太老，一個太小，又沒個親人……」

楊家嫂說下去怕要下淚了。

「啊！來了，來了，魯師爺！應師爺！」小鳳遠遠地瞧見魯先生回來，出伊意外的狂喜着喊。

「我有沒有說謊？是不是沒跑？」魯先生同兩個人走來，他用手巾狂抹臉上的汗，楊家嫂和何先生都附和着笑。

「應胖，昨晚你報效多少？」何先生問。

「五塊！」應先生把他那張開粗大指頭的左手一伸，五支短肉棒代示五塊洋錢。

「太少，太少，誰贏了的？」何先生再問。

「誰贏幾塊，誰輸幾塊，我沒給他寫帳，誰記得那仔細？」

在人聲熱鬧裏，應先生便介紹那位同來的朋友給許多人：

「喔！我替你們介紹罷！這是同事何先生，這是朱先生。」

「喔！見見罷！這是小鳳姑娘，P縣的花國省長。這便是省長老夫人楊家嫂。」應先生真得意，他把一些人的嘴都笑開了。

「應師爺真是好人，只是一張嘴太會奚落我們，小鳳和我被你奚落得真够了。」楊家嫂在衆人笑聲止後，軟聲地說這愛重他而又輕弄他的幾句話，把零碎的笑聲，從靜悄中撥起。

「臭嘴！奚落人的便是臭嘴！」小鳳也夾在笑聲裏說。

「小鳳姑娘，你吻過了罷？哈哈！」應先生又發喘聲的笑。

「小鳳！」魯先生正經的面孔說：「擺桌子罷！早些動手，頭子可多些。」

楊家嫂正等候魯先生或任何一人提議這句話，她最注重的就是魯先生所說的末句：「頭子可多些！」她想他們多打一圈，或者明天餐桌上可添一條小魚，試試她的老牙。如少打一圈，那麼并要在原有的菜內還須減去一樣，她此時內心對於時間的重視，誠然是寸金寸陰了。她那似醉人的目光，只在魯先生四個人臉上打旋；迨她聽得了魯先生這寶貴的吩咐，便怒目盯着小鳳，好像說：「你不吃飯的嗎？爲什麼看得這輕鬆！一些不上緊。」小鳳正傾耳聽應先生他們說話，實在沒注

意到魯先生說的什麼，被楊家嫂在臂上擰了一把，扯進屋子裏去了。

屋子裏的佈置實在太單調，破壁上貼着幾張文昭關、花蝴蝶的描寫舊劇的畫；正中壁上貼着「天地君親師」的紅紙，估牠所經的時日，必在五年以上。紙的紅色退化到粉白而黑了；纏滿蛛網與灰塵，似西婦臉紗一樣好看。高低不平的黑泥地上，中間一張黑漆脫落得不成模樣的方桌，菜湯積成的油垢已深深被桌面吸入，任是怎樣洗也洗不掉。兩旁靠近隔開堂屋與臥室的板壁，雜亂設有許多木櫈與竹椅。楊家嫂幫小鳳先燃點了兩盞油燈，把方桌拖開，因為桌上尚乾淨，不用重抹，把付竹子變了黑色的麻雀牌嘩喇地從盒裏倒出，小鳳搬好了櫈子，便跑出來招呼魯先生。

「上位罷！朱先生是熟人，這裏雖是頭一次，我們也不用客氣！」魯先生以主人的地位自處。

「不客氣！我最愛隨便的。」朱先生紳士般的有禮，裝了兩個近視眼的短臉上，顯露出十分的恭敬，以為這裏是初來，非十分謙遜不可。

「請罷！請罷！」大家在笑聲裏都走進了楊家嫂的屋子；旁桌上的顧客這時已星散，小鳳和她媽收去了茶桌上的茶壺茶杯；天色已被濃灰的霧籠滿，在黑暗中，對面隔江的沙洲上幾點不整齊

的紅光，愈發瞧得清朗。楊家嫂門前漸次岑寂了，只有砲船上的簫聲，送柳樹下木板上臥着的人入夢。

魯先生，他們打完了八圈，應先生的腕錶上還只十一點，他們算了算輸贏的數目，應先生又輸了六塊洋錢。

應先生輸得有些不服，他把雪白的拳捶着桌子喊：「不興！再打四圈！」

「時候太遲吧！回頭門關了，號房睡熟了，又該累你等得喘氣！」何先生似有些不贊同。

「不怕，時候還早哩，快些打就是。」

「應胖真是不要命。」大家笑着重新扮位。

楊家嫂靠着壁坐在檯上打盹，小鳳管自己到臥室裏去睡了。

這四圈打完時，夜已十分深沈。他們拍拍衣服起身，只有應先生坐着伸懶腰。楊家嫂揩乾眼淚，收拾了牌桌，她驚喜地數了數拿在手裏發抖的頭錢，有十塊。在先，她親眼瞧見魯先生把贏來的鈔票一齊拋入盛頭錢的牌盒裏，魯先生雖是把旁人的錢做人情，但你應該知道楊家嫂這時是如何

的感激。她不僅見的純粹的真笑，也在她乾縐臉痕裏夾着的毛孔裏表露。她頻頻地瞧魯先生，似乎自己的心口互商着什麼，這是一種神祕的吸力使然。她不知應如何使魯先生如她一般愉悅。

魯先生危坐榻上，閉着眼吸煙捲。楊家嫂在進灶間去須經過的黑暗的狹路裏喊魯先生。

「魯師爺！到這來有句話對你說！」

「什麼話……我們要走了。」魯先生彈去煙灰，踱進楊家嫂那邊。

「魯師爺！」楊家嫂開始以她的熱情給魯先生：「我今晚大膽留你在這裏歇，願意嗎？」

魯先生驀地一驚，從驚裏，多少能化出些喜的成分，但他故意裝做不懂：「這怎使得！我沒地方睡呀？」

「你不要裝假老實啦！我們還裝假嗎？」楊家嫂被魯先生一說，倒反有些難為情：「小鳳對魯師爺很願意的，一家人都全賴魯師爺幫助，她也很曉得感激，何況她的……」

「楊家嫂！這個我很對不住你和小鳳，平白……」魯先生由驚悅而變憂慮，人慾與他的良心交戰了，對於戰的裁判，不覺自他口中宣佈了。

「不……一準我去打發何師爺他們罷！」楊家嫂搖了搖魯先生的臂，笑着要他允許。

「不……不罷……楊家嫂……」魯先生失了主張，覺得進退都不是。平日隱隱藏在心的內層的奢望，今日反不肯「如願以償。」平日偶一念起的奢望，今晚也不願重新念着。

「好！就是這樣！」楊家嫂笑着出來，暗地先告訴何先生，何先生雖然聽了有些不自然，但決不肯露在臉上，他勉強裝做歡喜，即時給他在應先生和朱先生前宣佈，於是他們嚷着替兩人賀喜。

「恭喜！恭喜！老魯小……！」

「不要鬧！不要鬧！我馬上也要來，你們先一步罷！我決不……！」魯先生搖着手趕忙跑出，發極的面孔似怕驚醒了隔壁的小鳳，與門外乘涼的人。

「好！我們走罷！明天準來喝喜酒。老魯！假惺惺做什麼呢？」何先生板着臉扣好長衫的鈕，匆迫地找到了錢袋。

「這真幸運呀！老魯！好自爲之罷！」應先生捋起袖口看了看腕錶：「啊！差不多三點，快走罷！」他們精神也許實在太疲了，應先生和何先生的眼睛差不多快睜不開，他們攙起近視眼的朱

先生，踉蹌地走出了楊家嫂的屋門。

這晚魯先生當然逃不掉，然而他也有幾分不願意逃，這正是他毅力的缺點。楊家嫂掌着一盞牌桌上的油燈送他進小鳳的臥室，——兩間臥室之一。小鳳的臥室他從未來過，左角擺着兩口白板湊成的衣箱，靠壁一張半木桌，設些梳洗用器。靠裏一張小牀，懸着一頂蚊煙薰成黃黑色的帳子，借着豆似的煤油燈光，可以看見小鳳整個橫着的身軀。旁邊并臥着個赤裸的嬰孩，據楊家嫂早先告訴魯先生，關於這嬰孩的來歷：說是從東門謝七嫂那裏抱來的。為保守小鳳處女的信用，不能不如此說。

魯先生關好了門，蹣跚走近了牀側，他生怕驚醒了小鳳。他一眼瞧見那嬰孩，他不禁撫摸他滿汗水的臉，輕輕歎息地說道：「孩子！你又多個父親了！」他似又在後悔着。

一九二七，七，二日深夜脫稿。

統艙中的生活

(江石)

S離了家鄉，跑了幾千里路，到K城去進軍官學校。一到K城，那個軍官學校的招生期還早，他

不能不找一個地方住着，等候招考的日期，於是他便去會他的表妹——她已嫁了一個軍官，在她的家中住下。

她本是一個貧家女子，小時候的衣食費，學費，都是S供給她的，一直到了中學卒業配親為止。他以為這樣關係，而今來暫為借住，是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

那知事又不然。富貴是迷惑女兒的東西，她忘了昔日的貧賤，她忘了昔日S的恩惠，她於無可奈何之中，使S住在她家裏，每天賞他兩碗喂狗似的光飯，睡在一間奴僕住的小屋，有時還要「指桑罵槐」的諷刺，處處使他難堪。

他是個有作為富於感情的青年，昔日曾把他的表妹，當作親妹一般待遇。資助她，提攜她的眼，城隍廟裏的大算盤也算不清的。而今她成了一個「太太」，富貴榮華了，忘了前情，這樣的輕視他，虐待他。

他幾次想不客氣的勸戒她，警告她，進一步或者宣告她……至終他是富於感情的青年，又把這念頭打消了，只有默祝她懺悔。

勢利繁心的她，那裏想得到這上面來？不但不懺悔，反而愈漸厲害。S曾爲這些原因，咬破指頭，在日記本子上，寫了「DF誤我」四個大字。也自己暗地痛哭了多少次數，他真不能耐這種監獄生活了！

然而苦盡甘來，他的忠實的朋友忽的給他一封「若無事，可速來」的電報。在他的眼中看來，並不是電報，乃是一封皇帝的赦旨，到了監獄中來提犯人。

他向他的表妹告辭，出來趁船到T埠。他出來的早晨，天空黯淡，烏雲彌漫，愁人的春風，吹得樹枝的葉兒吶喊。他想：這是出獄的時候了，便提起他的衣箱來，與她辭行。她見了要拔去眼中釘，也微微有一點笑意。他出門來坐在人力車上，眼中已淌出淚來。心中想起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古話。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旅行的悲慘。

他以為快樂的門爲他開了，便一步上了輪船。因爲身邊錢少，只買一張統艙船票；走到統艙一看，到處都鋪滿日本式的床位，只有那靠近貨艙艙口的右邊前角，還有一席空地。他只好在下榻了。他放下行李，抬頭一看，那裏才是門坎，所以無人鋪床位。因爲有人要進進出出，大不方便，他便想搬

開；但是，這蜂房般的地鋪，誰肯讓他侵佔。只好住在這不願意住的門坎之下了。

照他睡着的方向看來，右邊是門坎，左邊是他的衣箱，前面是三個苦力，相依睡着，後面是一個二十幾的女人，睡在一張帆布床上。她的風度很惹人注目，四方八面的男人的眼睛，都向她一人注視。她似乎覺得應接不暇，就起來，倒過那頭去睡。於是她的頭就一變而在她的胯下了。

剎時來了一個廚役，拿起一個筲箕，直向他的面前來了。一步跨過他的頭去，取出鑰匙，開了鎖門，進去打米。出來時，又一步跨過他的頭去。此時他的頭，又在廚役的胯下了！

經廚役的先鋒，把我和我頭上睡着女人的鋪邊，開成了一條大道。來去的人，都必經此地了。那女人受不過這些麻煩，便各自搬走了。替代她的，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他的臉色，足以使先前集中在那帆布床上的男子們的視線，各自恢復原位。除了我一人注視他外，再沒有人注意他。老人把一幅藍布被，舊得油光的被，打開，抖了幾抖，灰塵都落在他的眼中，耳內，頭上，然後躺下去睡了。他於是又在這老人的胯下了！

一陣，又來一個西意打伴的少年，抱了一隻小洋狗，打開了門，從S的頭上跑過去。於是他在人

和狗的胯下。剎時，西蔥把狗拴好了出來，S少不得又在他的胯下了！

他的四方面，都擠滿了！忽然茶房又拿了一張帆布床來，放在他的下半身鋪位上面；跟着茶房後面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學生，向他點了一個「社交」的頭，便安睡在那帆布床上。於是S的下半身，又在這女子的胯下。他很耽心的，就是怕帆布床坍下，壓壞他的脚桿。但是他是由他表妹監獄中解放出來的，見了女子，都要害怕，也不敢提出抗議。

因為裝米屋中還有點空地，自然有錢有勢的上等客人，因無上等艙位的原故，不能不在這些空處想法。所以，剎時，又來了一位老太太，搬在裝米房中下榻了。當這時，他又在老太太的胯下。接着以後，來看望老太太的男男女女多了，他受多少鞋底的下灰，這是有生以來未得的賜予。

他在這種環境之中，想起古人韓信來了。韓信受了一次胯下之辱，後來封王拜相，我受了這麼多次胯下之辱，豈不要封王王，拜相相麼？這又是他在出了他表妹監獄後的第一次微笑。

他從此閉目睡了。彷彿那睡在他面前帆布床上的女子，向他開口微笑，同時，又說道：

「S哥！久別了！你出來飄流，受盡辛苦……」他聽了那女子呼他的名字，心中大吃一驚。子細

一看原來是他的妻——敬美。他心中一酸，掉下淚來，又向那女郎說道：「妹妹！你爲什麼在這茫茫大海中，你把 Nelson 交與何人呢？你要知道那是我倆愛情的結晶，你愛他，就是愛我。我出來奔波，也就是爲你母子，你爲何把他撇下來尋我呢？那未滿兩歲的嬰孩，怎樣離得母親？妹妹未必 Nelson 死了嗎……」

那女郎便跳下床來，與 S 相抱接了一個很甜蜜的吻，然後比肩並坐着，用手巾替 S 拭去眼淚。又慢慢的說道：「S 哥！你不要掛念 Nelson。他現在長得很乖巧。現在是奶母領着。你來 K 城的時候，我就怕你要受那狐狸精——表妹——的虐待，所以我又私自來 K 城，探你的消息。那知她一天一天的壓迫你，使你精神上受了莫大的損傷，比用明晃晃的劍刺人還凶。現在你的形容枯槁了，面色憔悴了。」

想昔日你優待她，比我還要好十倍。我爲她遭過你的罵，捱過你的打；你總說，她是個有用的女子，將來嫁了好人，定有借助她的地方，子女們後來也可以得她的幫助。所以，你什麼都愛她。在你那六十元薪水中，拼命供給她用，連家用也不顧。記得有一次，她要打件毛絨衫，你沒有錢給她，還把你

的狐皮袍子當了，給她去買絨線。一天，要到校中去看她幾次。當你出外任事的時候，也是一樣兌錢去接濟她，寫信教誨她，你總要把她造成個有用之才。

後來我生了 Nelson，你還抱起他說：「你將來有人教誨你了。」在滿月的時候，你抱他照了像，要與她寄一張去。正要交郵的時候，才看見報上登有她被學校開除的啓事，和她已跟某軍官逃走的新聞，你拿着 Nelson 的小照，呆了半天，才第一次向我說「她太糊塗了。」的話。

現在呢？她是怎樣的對待你。她進出坐汽車，飲食甘美，衣服華麗，而置你於何地位……我在報上見了你的那篇「尋親」小說，我痛哭了三天，真是「無錢休入市，遭難莫尋親。」虧你從前還做些什麼「思妹」的文，你拿「思妹」與你「尋親」的兩文比較，怕自己也要失笑罷。我看還是你前年的小詩集的一首小詩：

情如夢，

愛似花，

花開終謝，

夢酣則醒。

這如夢如花的愛情，

舉世的男女青年，幾人能知道：

何時謝？何時醒？

S哥；你再自讀一遍……

S忽的奮興起來，大聲說道：

「我做錯了！我後悔了！但是有血性的人，是不靠旁人提攜的。我把她那些忘恩負義的人，只當着個小孩的毬子，一脚踢在這海水中去罷了。」他說時，又用脚做勢，猛力向上一踢……只聽得一聲很高的女子聲嚷道：

「輕點嗎！」

S才定睛着，那有什麼美妹在他的身旁！只有那睡在他面前帆布床上的女子，怒目釘視着他。又繼續說道：

「一夢脚把人家的腰幹踢痛了。」

S才知他在做夢，並且踢了別人，真慚愧極了，連忙向女郎道歉。他又想道：「男人頭，女人腰，只准看，不准撈。」這是俗語。但是夢脚踢了別人腰幹，都要推罵；我的頭不住的居人跨下，又爲何不敢向別人抗議？啊！我是當今的韓信！

這時艙中的電燈已分外的昏暗，前後左右的幾十個男男女女，睡熟了，像魔鬼般的面孔，使S見了害怕。海水激動輪葉的聲音，使S聽了心驚。還有一股由統艙客人們呼吸出來的濁氣，混着紙煙屑甘蔗皮，痰涎口沫……融化而蒸發出來的怪味，刺入S的鼻中，登時頭昏了。

一九二七，五，四，于上海

歸期

(魏維熊)

秋夜的雨，斷斷續續落個不了。打在窗前的芭蕉上，驚醒了深閨夢裏盼望愛人歸期的伊。伊發出那悶損無聊的聲音說道：「人也未回，信也不來。究竟爲了什麼。還是爲了年青的關係。墮落在迷人的魔窟中了麼。還是再有像那五卅案的發生。忙着趕那愛國男兒的事情無暇回來。也無暇寫信來報

告麼。還是爲了這樣的風雨。不好回來呢。還是有了疾病。無力握管。休息在寄舍所裏呢。想他辦事的。公司。住的是高大洋房。空氣總是充足的。並且還有娛樂場。預備他們公暇娛樂。也不至於容易疾病。假使真個病了。還有療病院裏的醫生。替他診治……以後的聲音。也漸模糊了。大約又是朦朧的睡着了。

使人感觸的秋雨。依然滴滴地不了。又驚醒那柴柵中的老婦人。長吁短嘆的說道。「十幾歲的孩子。使他獨自一人在上海過活。多麼的孤苦啊。就是沒有爹的緣故。」接連咳了一陣嗽。纔勉勉強強的睡着了。

秋雨落得越發起勁。秋風來做他的伴侶。况在夜中。落下來的雨聲。越覺得淒涼可憐。繁華埠裏一所小店的樓上。發出一種愁嘆的聲音說。「秋雨呀。你真使人們多感啊。別了五十歲的母親。青年的妻子。幾百里路跑來。替人家做夥計。起先答應了優厚的薪金。現在。每月卻只得十一元工作的代價。除掉膳宿費用。還缺着許多應用的開支。回家的期限。早經過了。沒有銅錢。那能回去。殘酷的天呀。天啊。我的苦衷。對我母親也說不出啊。」

雨從那梧桐樹下落去。也打醒了酒店中的學徒。從夢中跳了起來說。「這樣的斜風細雨。不知道家中的柴柵。打濕了沒有。倘若我能寫信。一定要細細的告訴我母親。老板待我們也很好。這個月的小賬錢。差不多已經有五元了。停幾天託使人帶回去。還有一包白糖。一包胡桃肉。明年三月裏。就可回去了。我親愛的母親。你暫時等着罷。」

秋夜的雨。行了半夜的工作。感動了這許多人。雨聽了他們的話。很願意做他們的郵差。一定肯報告給他盼望歸期。歸期已過。格外盼望的女郎說。「歸期並非風雨誤他的。也不是你猜度的幾種情由誤他啊。他是很苦。與你猜度的情形。完全相反。公司只有一個虛名罷了！」又要報告給那老婦人說。「你不是紀念你的兒子麼。請你放心。小商店比公司寫意得多。不久就有銀洋寄歸了。聽說明年三月裏。是他來望候你母親的歸期了。」

呻吟

(徐實君)

幾個知己在A地，創辦了一個學會，幾次來信約我去，我只好怯怯的跋涉首途了。到了K鎮，恰

好天色已晚，夜幕漸漸垂下，兩旁樹木簌簌地響着，轎夫彳亍的走在沙子的道上，發出單調沉重的足音，聽到我耳鼓裏，有點煩厭！

一忽兒轎子的暗影，便在K鎮街頭搖晃了，我這時脈膊跳動得很利害，因為K鎮無旅館，就有恐怕也是憐的不堪，只好在朋友C君家裏暫住一宵；想起在朋友家裏去打擾，心裏就起了不安的情緒！

轎夫已把我抬到C君門首，輕輕放下，將後面轎桿揚起，給我很從容的下來了；C君大門緊緊閉着，從門縫溢出一道燈光，我輕輕地在銅環上拍了兩下，便有一個小孩應道：「誰呀？」接着就把門開了，一個小女孩手扶着門很疑惑的望着我，我亦很疑惑，C君家裏並無小孩呀？因問道：「C在家嗎？」

「不在家，到親家去了！」

「呀！他不在家嗎？」

「是的！」

我這時很爲難，C君既不在家，我們宿在什麼地方呢？……忽然一種清脆女聲音問：「那一位呀？」接着出來一位少婦。

「哦！C嫂，C不在家嗎？」我很急的問。

「徐先生！喜客！C不在家，請進來坐罷！」

「好好，還有轎子在外面呢。嘻嘻！」

「不要緊！C不在家，不是一樣嗎！——小江！小江！」

「是！」從裏面走出一個鬚髮半白的老僕人。

「你把外面轎子裏的東西拿進來。」C夫人說。

「不要拿東西出來，我明天大早還要動身呢！」

「哦，那把轎夫喊進來，收拾一間房子給橋夫歇。」C夫人對老僕說。

「是！」老僕便出去了。

「請裏面坐罷！」C夫人很歡迎的說。

「是是，攪擾得很！」

「無事！」她便引我到C君書室裏坐下，閒談一陣，她便出去了，我無聊的坐着，好一會兒，那老僕人搬進飯菜來，我便老實不客氣的吃了；那老僕人取去菜碗，C夫人又來閒談一陣，到很熱鬧的。那老僕人在我們談話的當兒，已將牀上被褥鋪好，打了九點鐘，C夫人便叫我睡，自己便出去了，我並不覺得要睡，便在C君書桌上，取了一本西青散記，把煤油燈放在牀沿邊一個小几上，便躺在牀上，開始來看：看到綉山女子雙卿，負絕世的才華，乘絕代的姿容，爲農家婦，姑惡、夫暴、勞瘁以死！她說：「天乎！願雙卿一身，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唉！女子不幸，古今同深慨悼！讀到她作的詞：「……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梁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煙，斷腸可似娟嬋意，寸心裏多少纏綿！」我反復的咀嚼着，不禁掩卷嘆息而流淚，淒迷的不能再往下看。

此時正當冬令，本來十月裏，還未到十分冷的時期，但是今年迥異，冷的非常，我手足均病了凍瘡，這時睡在被窩裏，回了暖氣，癢的只抖，若是一抓，又痛澈心脾，我煩燥極了，把燈吹滅，躺在牀上，也睡不着。

清朗的月光，從窗口射進來，淡淡地顯得十分清冷，我煩亂的心緒，又牽到我剛進C君門時那個小女孩身上，模糊的只見她龐兒上也有幾個大凍瘡，並且好像已潰爛了，那支扶門的小手已腫得和紅羅蕪一般，有點血漬，但是這是誰人的孩子呢？我不禁懷疑了？

「哎喲……媽呀……喲……喲……！」

這是什麼聲音呢？

「哎喲……哎喲！」又在我耳鼓上撞來撞去，好痛苦的呻吟呵！還是一個小孩子呢！被打嗎？是在床上轉側發出的，並且沒有聽見詬罵聲；精神上的痛苦嗎？聲音很幼稚，小孩子什麼精神上的痛苦呢？是給我開門的那個小孩子嗎？可憐啊！我深深地疑惑了。

斷續的呻吟，擾的我不能進睡鄉，脆弱的心絃，一陣陣地被牠震動了！但是我不因此厭恨，因為呻吟者的痛苦，想借此排洩萬一啊！

不知何時我到睡鄉裏遊了一趟，又給一片模糊的呻吟，把我驚醒，看看窗紙，已現白色，我養息刻，再也睡不着，便着衣起身，預備今天還有一天旱路呢。

我把房門開了，恰巧那老僕人在門口張望，我把手一招，他便進來，問道：「什麼事要臉水嗎？」我道：「不要，不要。」我一夜疑惑的事，緊急地要探聽明白，便道：「這房後間睡的那家小孩？夜裏哼的十分慘痛！你能告訴我嗎？」

「唉！她嗎？可憐呀！她是我老爺的姪女兒，今年纔十一歲，媽媽早死了，上半年因為她父親又不在，我主人便把她接了來，還有個小兄弟纔五歲，每夜是她帶着歇，並且夜裏還要喊尿，穿衣脫衣，都是她照應着。小小的人兒，作事說話，那一點像小孩子，說起話來，有時比大人還周到。可惜命生的太苦了，來這塊纔兩個月，我太太便把用人歇着，家裏一切大小事，全憑她一個小孩子作。我太太向來是不作事的，還好她作的有條有理，一天三頓飯幾樣菜，都弄熟了；兄弟哭起來，還要引兄弟，引的不好，她還得受氣。前不久早上起來，她兄弟哭了，因為我太太是要睡早覺的，她又怕吵醒嬌子，又哄不住嘴，只好偷偷的帶他到小店裏，買了一個銅元的小糖豆，帶了回來，恰好被我太太的妹妹看見，等太太起來了，就對太太說，我太太氣的了不得，因為自己懷孕了，不好打得她，便叫她妹妹打她，那曉得她打的纔毒呢！把一個好好的孩子打得青紅紫綠，破了好幾處；我剛在外面回來，看見這慘狀，

我就不管我是什麼人，跑上去一把把她搶下來，我的手亦被打了一下，抱到我房裏放下，再到外面去求情，還好，我太太還看我這麼大年紀，沒有再追究了；我回來一看，她已疼的倒在地上，頭臉，手，破了幾塊，我弄點牙粉給她包好，又把她抱回房去，一看，她弟弟已打過了，鼻子還在流血不止，衣襟上紅了一片，我給他用紙塞上，叫她倆在床上躺躺，她倆又抱頭哭起來，我那時心中十分的難受，太太那個妹妹，是個寡婦呀！寡婦的心，那這麼狠毒嗎！

她第二天又下地作事了，這一向天又冷起來，那些破口，一齊凍成凍瘡，手臉都潰爛了，但是沒有聽見她哼一聲，怎麼昨夜裏，忽然哼起來呢？

「她白天裏想是不敢哼罷！」我覺悟的說。

「或者是的。唉！她姊妹倆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今生來受這罪！昨晚給先生開門的和弄飯的都是她呀！現在還好點，要是我太太生個小的，她倆的日子，更無法過了！我老爺亦不問這些事，唉！先生聽了，想必亦難過罷！」

「唉！可憐！」我深長的歎息着，只迸出這兩個字。

「先生要臉水罷？」

「不急，還沒有熱水罷？」

「想必有了，先頭就看她起來了，我去看看。」

「好。」他走了，我不覺又想起：昨夜給我開門時的她，忍着痛苦工作着，無限的苦楚，在那漫漫的黑夜裏，借着幾句呻吟，傳到這隔膜的人間！沒想到C夫人還如此陰狠，外面多麼和美！C君樣樣都很勇敢，扶困助危，不是很熱心的嗎！爲何對於自己骨肉，這樣不關痛癢呢！——只夜裏聽見幾聲斷續的呻吟，爲何沒有聽見她上牀下牀呢？是怕驚吵了我睡不着嗎？唉！小小的人兒，已嘗透這隔膜人間的痛苦了啊！

「先生！洗臉。」那老僕人打來一盆熱水。

「放在那裏罷。」我洗了臉，那老僕人已將飯菜搬來說道：「這飯就是姪小姐弄的！」

「好，這樣大早，難爲她還弄飯！」我吃了一點，實在不能下咽了，覺得一粒米一根菜，都有不幸的小女孩呻吟痛苦在裏面，吃到嘴裏，都變成酸的了，不吃罷，放下碗筷。

「怎麼先生只吃這一點？」

「夠了，我早上不能吃東西。」

他擰了一把手巾，遞給我道：「先生請揩臉，外面轎夫已吃過飯，等着先生上路呢。」

「好好，難爲你！」我揩了臉，他又沏了一碗茶來，我喝下，便預備動身，把昨晚閱的一本西青散配照原放在C君桌上，腦中不覺想起昨晚上的雙卿，和着呻吟的小孤兒，喉頭心中，不覺又起一陣迷惘的酸咽！

「太太昨晚晚上招呼，今早不起來送先生了！」

「不必客氣！擾鬧一夜，實在過意不去，我下次回來還要打攪府上——不早了，我走罷！」

「先生去啦！」老僕人送我到門口，可憐那紅腫小臉的女孩，已微笑的在門口送我了；我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安慰她，只吐出幾個：「難爲你給我燒飯忙了。」她羞怯地低下頭去，泛紅了兩頰，頰上凍瘡沁沁有點鮮血。我上了轎子，轎夫抬了我及我一夜所感受的悲哀飛跑。

「難爲你啊！」

「先生走啦！」

除了這尾聲以外，仍復了街上原有的沉寂；家家戶戶還閉着門，作他們的好夢。

「腫破的小手，以及微笑的龐兒，低低彎下去……哎喲……」又開始在我腦裏耳中晃動了！

一九二六，十二月，于A

思量

(郭蘭馨)

靠緊衣櫥脚下地板上，鋪着被褥，我解開了衣服，尙未脫下，而兩腳窩在被裏坐着；手裏在翻樸學齋叢刊一頁一頁的看，神情困倦了，放下了書，擦着兩眼對室中周圍看了一遍：那邊三隻榻上，都睡着幾位同學，那酣睡的聲浪，高低的傳達進我耳鼓！西邊靠壁放着桌子，桌邊置兩隻櫈，桌上兩隻茶杯和一把茶壺放着；壁柱上釘那「貴客注意」的木板，還掛着長方的鏡架，裏面八條「旅客須知」的規則；門口靠近的地方，堆着零亂的鋪蓋箱子，電燈閃閃的耀着，靜寂的夜裏，闌珊的時光！我覺得要想，想想爲什麼到這裏來——旅館——爲什麼學校裏要起風潮？我們不關那風潮漩渦裏的同學，放棄那了恬靜的宿舍，到這裏來？啊！受風潮洶湧的不幸者——我在淒涼的客館裏，層層憶

在起校的舊事，和疑惑着未來時光的我之前途！壁上時間報告者，有規則的響着，助我思量在這靜寂的夜裏！

清晨起身後，過那每天固定的程式生活外，就是注意課程表，今天星期六嗎，過今天後明天是假日了，愉快的安慰；在經過六天盼望的心裏——上半天只有一課公文程式，很安閒；下午是中作文和小說學，這兩樣我喜歡上的；不覺得枯燥乏味——在上課的時間內，先生講解的時候，我要得到知識的進步，自問還受着榮譽的驅使；所以很注意的不放這時光輕輕過去！同學中還糾合有志者相勉勵奮勇努力着！現在被洶湧的風潮，強把我打倒，使我蹉跎；失望啊！風潮的惡魔！

我覺憤怒的心裏，醞釀着恨意；——那起風潮者！——非但單獨打倒我，還有許多同學們，不能好好的在校裏讀書，辜負了家長的誠誠；飄流在旅館裏！那矗立的校舍，豈不還在那裏嗎？我們在那裏面豈非終日很快的過時光；起居飲食聽師長訓誨的嗎？寢室裏我們於九點鐘退夜課後，隨便批評著校中一切的事嗎？現在也受風潮之賜，靜寂著在那邊，沒有蓬勃活潑如春花青年學子去安慰他！

當我九月一號進校上學的時候；懷着遠大的希望想於三年畢業後，請師友介紹職業獨立謀

生。現在已成泡影了！料不到三月後，即起這樣湧洶的風潮；不幸的我，從苦求中借來的學膳費！遇到這風潮，教我怎樣去見江東父老！出來的時光，許多親友嘗勸過我：新設的學校，是靠不住的，你不必去罷；我很堅決的說他們太不思量，校長是名流，教員名流，靠不住什麼！這樣的學校，靠不住！那有再靠得住的學校呢？未明瞭其中還有曲折的內幕。不幸那勸我的親友們的言中了！啊，我怎樣夢想得到。受到這挫折；生命史上又摺着幾條傷心的創痕！

我的思潮到這裏，紊亂極了！不能得到一些安慰！忽隔壁一陣歌聲，我的思慮被這歌聲打斷了；我凝神聽那歌，是女子口音，淒越嗚嗚的聲調，強被金錢逼迫出來！歌畢，又聽見模糊的男子聲音說：「老三你唱得妙啊！這杯酒你喝了罷！」這時我的思潮，同隔壁的談話聲混合了；到夢寐之鄉去！

一九二六十二月十八日，草於滬上。



青年創作集

(乙)(一)

秋之夜

(徐弘道)

蕭蕭的樹葉聲，激蕩着靜寂的空氣成了無數前擁後推的波浪。當這聲浪擠入我的房裏而又飛入我的耳膜時，我祇覺得牠是不按節奏的繚繞的幽雅的音樂。的確，牠是自然的音樂，所以更覺清絕而動人。蟋蟀和着這自然的音樂唱起來了；牠歌頌着自然底偉大，牠歌頌着快樂底神聖。月兒忍不住在雲際裏鑽出頭來偷瞧，但我見

她的彎彎眉兒時，她又羞澀地躲進去了。

我把手裏的書放在桌上，靜默地凝神一會，就拿起筆來，在白紙上畫了不少底圓圈兒。最後我把翠綠色的臺燈移近了一些，便在信紙上這樣寫：

湘君：

我們已別離了二星期了。別離本是天地間最可恨的事，但是這令人神傷的別離，牠卻在醜

釀製造將來重行敍首的快樂——如果嘗到別離的苦澀的滋味愈長，我相信將來敍首時的快樂便一定愈濃！於是我將感謝我將歌頌這別離了。因牠能賜給我們未來的快樂和幸福！

一切的痛苦都是如此。雖然我現在受着生活的壓迫，受着經濟的束縛，但我相信：祇要我們不斷地奮進和努力，必能使這一切的苦痛，化爲最甜美的快樂。正因曾受痛苦，方能領略快樂。痛苦更好像是嚴肅冷酷的冬天，牠能够使人的勇氣完全畏縮。但是湘君！冬天並不是可怕的呢！我們熬過了冬天，便可親那明媚和麗的春光了。冬是爲醞釀春之和暖而寒冷，冬是爲製造春之溫

柔而嚴肅，冬是爲着預備一個燦爛的春而冷酷！冬之一切——犧牲了牠的一切全是爲着未來的春啊！

腹內咕嚕嚕響起來，牠警告我牠的所需要，我就移開抽斗，拿了幾塊代晚飯吃的餅乾，倒了一杯溫氣已消失了的開水，潤着吃了一些，又拿起筆來繼續地寫：

「湘君！一個人——尤其是青年，如果遇着艱難便垂頭喪氣畏縮不前，這是最沒有價值的。我更呪咀頹喪派的詩人，他自己咳聲嘆氣，不該引誘許多青年消極悲觀！

你看！多麼幽雅的秋景——淡淡的青山和

碧水，深綠而帶微黃色的樹葉，當太陽照着青山時，上面便呈出金黃色的光輝；清涼的微風吹過，碧水便泛起了無數的紋波，草和樹葉也活潑地搖擺起來；鳥和蟲都不住的讚頌大自然的純潔。這是多麼幽美雅緻的秋景！誰說牠淒涼蕭條？

湘君！祇有快樂是神聖的，祇有快樂之神是值得崇拜的，祇有快樂之神是有翅膀而極美麗極可愛的！更有祇是不斷地奮進和努力才能造成將來永恆的快樂和幸福……」

我覺得倦極了！這也許因傍晚特地跑到公園散步的緣故吧？！我知道了，是因今天起牀得太早了，我這樣默想之後，便瞧見時計的短針已

橫過了十一點；不自然而然地已將筆拋在桌傍，紙也給我推過了；懶洋洋地去整理我的牀褥。

慚愧！那裏來的牀褥？這一趟我匆匆來寧，棉被實在覺得太累贅，所以沒有帶來。但是深秋的天氣，夜裏是很涼的，僅僅一條絨毯，如果睡在沒有墊褥的牀上，一定不够禦寒。可巧臥房裏還有一張沙發，睡在沙發上到是不必另外用墊褥而足够溫暖了。我於是便將絨毯鋪好。可惜這沙發太短了些，如果我直躺下去，我的兩腿便將完全伸出到沙發以外，身體也將有些倒斜。同時我又覺得沙發太狹了，當我熟睡的時候，牠一定能夠將我的絨毯會拋到地上去，所以我把圓凳圍

團圍住。我又在腳後放了一把安樂椅，這是我預備我躺下時擱腳用的。這樣，總算把我的牀預備好了。

本來我的眼已微乾了，身體也微微有些搖擺了，所以我扳熄了電燈，倒頭便睡。

湘君忽地跑進來，我很詫異地問她：

「你什麼時候由學校回來的？」他笑嘻嘻跑過來拉着我的兩手很親密地這樣輕語：

「纔來不久。你知道嗎？母親……母親已竟允許我倆……」她講到這裏，忽地兩頰微微紅暈起來！她自己一定亦已覺得，所以她立刻低下頭不講下去了。

她雖然沒有講完；但我似乎已立刻會意，我緊握着她的纖手，狂喜地而又不肯高聲的這樣叫起來：

「當真嗎？我的天！這是多麼可慶底偉大底事呀！我突然將她擁抱着深深地接吻，她只是倒在我懷裏閉着眼睛不聲不響！這時室內一切的東西，都已漸漸漾開去而至於沒有瞧見：我們好像在空中一樣底飄蕩起來。模糊地不知她過了多少時候，她重拉着我到她母親的房裏去；但到房門口，她卻將手放了。我笑着這樣問她：

「爲什麼不拉手了？」

「人多不好看！」

「這有什麼要緊？我們不是很光明正大嗎？」我很正色的對她這樣講。她回過頭來，帶着笑把纖指在臉上一劃，同時又把嘴一抿說：

「你不怕難爲情，我到不好意思呢。」我也低頭笑了一笑；我倆便到了她母親的臥房裏。

一走進去，他們和她們便給我許多藏在笑的波浪中的掌聲。湘君便趨到她母親傍邊坐下——她母親是坐在銅牀的牀沿上——我呢？素來自信厚臉的我，那時竟支不住他們和她們的玩笑；不自覺地兩頰漸漸發燒，額上的筋幾乎粗漲起來！我默想：「幸虧我們沒有攜了手來，否則將更難堪了！」我終於搭訕着獨自坐在靠粧檯

傍的空沙發上。雖然我沒有計算房裏究竟有多少人，但至少也有七八個吧——她的三哥哥和她的姊妹，她的大嫂抱着未滿二歲白而且肥的小囡，還有她大哥的朋友，不是我介紹給她大哥的C君。他們多靠在沙發上或者坐在寫字臺兩傍的旋轉椅上。僕婦們都站在銅牀的左邊。他們雖然這樣不整齊的坐着，但是他們笑和拍掌的動作，卻是一樣的。直等到我坐下，她母親開始講話的時候，他們要在話裏找尋有什麼材料，可以窘迫我倆，所以都慢慢地側着耳靜寂起來。

她母親是一個和藹幹練而明達的半新式的中年婦人，雖然她沒有受過教育。她講話的時

候，有時常常帶着諧音的。確她平常待我和子女差不多親密，這也許因我和湘君及湘君的哥哥這樣莫逆吧？那時她帶着慈愛的微笑和我這樣說：

「你們倆真是性急！其實我早存意將湘君許給你，雖然湘君不和我講。」

那時我偷瞧湘君，見她拉拉她母親的衣角，好像是叫她不要再講下去，可是她的母親並不覺得似的，依舊像瀉水一般的繼續着：

「湘君年紀太輕了些，還是小孩脾氣，而且世故一點不懂得，這都希望你隨時教教她！」

我祇是面朝着她靜肅地聆仙母宣旨一樣；

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心裏只覺得很感激她老人家。忽地我又這樣默想：

「湘君雖然年紀比我輕了些，可是她的聰敏恐怕還勝過於我吧！是的，有時我和她出去買東西，她總比我精明而細心。但是我倆以後是一而二而一了，所以盡我所知的，應當竭力的告訴她啊！她老人家講得不差呀！」

她又接着說：

「現在你們都是年輕，結婚的問題，可以慢慢提起。她可以多念幾年書，一直至畢業以後，你也可以在外面多幹一些事業。孩子沒有結婚比結婚有趣得多，哪！結了婚要管家務瑣事，要養孩

子，多麻煩呀！沒有結婚，你們可以自由的幹事，念書！

我很感激她，幾乎至於流淚！她老人家講得多麼有道理呀！對的，我決定過了幾年結婚。本來我就這樣計劃，現在有了她這一番話，更使我的計劃確定了！

她見我一聲不響，突然笑着這樣問我：

「你想些什麼？」

靜默的室內，頓時嘈雜起來；笑聲掌聲一時俱起。湘君的大哥和C君等又想借此來窘迫我們，所以他們都不約而同底這樣說：

「我們知道了，他一定不願意過幾年以後

結婚，所以他不高興，所以他不要了！」

我急得站起來喘着辯論：

「不！不！我並沒有不願意。我也正在這樣想，所以一時沒有回答。你們好利害！專門含意挑撥，想早些吃喜酒。是不是？」

我想這樣駁他們一句，他們一定可以靜止了，可是更糟了！他們都嚷起來，尤其是C君，他立起來指着我說：

「好強辯！還要說我們含意挑撥，今天非得罰你不可！」

他們又都拍着掌狂喊起來，都喊着：
「罰罰！一定要罰！」

「罰他倆合唱一只歌！」湘君的大嫂抱了
小囡囡這樣提議。

「不好！太便宜了他們，罰他們跳舞，罰他倆
跳交際舞！湘君的二哥更利害，你看他要作弄我
倆跳舞啊！我急得蹶一蹶脚這樣聲言：

「我不會跳舞的！」

「你不是時常要和敏娟——湘君大哥的
女孩子。雖然僅僅七歲，跳舞確實學得很好。——
跳交際舞嗎？」

「不這是我和她玩呀！」

「今天也叫你玩一趟好了！」他只是步步
逼我。

湘君真是聰敏，真的，她一溜煙跑到牀後
小門出去了！要是他們找不到她，看他們還鬧得
成不？但是頓時又使我失望！這都是C君不好，要
不是C君瞧見喊起來，她怎麼會被她的大哥捉
住呢？

二哥又將我捉住了！這一定他因看見湘君
逃跑的緣故吧！室內都喧嚷起來，她的母親也笑
得連嘴也合不攏來；僕婦們更笑得前仰後俯。素
來靜默的她的姊姊，也拍起掌來！只有我微笑着
向着她呢？平常在家裏對着衆人也很高興唱
歌或者跳舞，現在她卻向着她的母親求饒！

最後我含着笑聲掙扎起來，忽地室內慢慢

地靜寂而空虛了！我掙眼一瞧，見圍在我四面的都是圓凳！

樹上的鳥聲噪個不住，但我並不厭煩牠。牠是快樂之神的使者，是奏快樂之歌給人們欣賞的。牠不僅弄着牠婉轉的珠喉，牠並在樹間展開牠美麗的天衣翩翩舞蹈！太陽正在盡力牠的工作，使宇宙光明而燦爛。臥房外面洋臺下面草場上的士兵們，正開始習練他們的步伐，預備將來爲國宣勞。「立………正！」開步………走！」清晰而雄壯的聲浪，衝進靜寂的臥房直擊我的耳鼓。

鷓鴣的恐怖（法國杜德原著）（董家榮譯）

你們知道鷓鴣們因爲要求得些安寧，所以一羣一羣的遷移到田野的空洞裏去；牠們散漫的隊伍很像人家播到地上的種子似的。我們很多而且很和氣的同伴，終於在樹林旁邊的一塊平原上，建設起家庭來。既得着完善的安息的所在，又儲着很多的食料。所以，當我會走動的時候，羽毛長得很好的時候，我就覺得我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可是有幾件事使我擔心：就是我們的母親平時常常談起那可怖的獵人，我們最老的一個同伴時常對我說：

「不要怕，盧致（Ronget）——人家這樣

的叫我，大概因為我的嘴爪是緋紅的吧——不要怕，盧致，行獵的那天，我必定攜帶着你，絕不使災難波及於你的身上。

牠是一匹狡猾的老鷓鴣。牠的身上雖然隨處皆有斑白的羽毛，但是仍然是很機警。年青的時候，牠的翅膀曾被槍彈轟傷了一處，因此牠的身體時顯出蠢笨的樣子。牠在飛翔之前，總遲疑的察看左右的情形，避卻危險。常常，他引我到樹林的口上去；在那兒，有一座很簡樸的小房子。牠是建在栗樹的中間，寂寞得好像荒涼的大地，並且永是關閉着的。

「孩子，注意看看這房子吧。」老鷓鴣向我

說。「你看見簷前露出青煙來，門窗全敞開着，那就有不幸的事降臨到我們的身上。」

我很相信牠的話，我知道牠不只經歷過一次了。

果然，那一天早上，東方剛朦朧，我就聽見有人輕聲地在田野那兒喚：

「盧致，盧致。」

這就是那匹老鷓鴣。牠的眼珠子顯出異樣的光采。

「快來，」他向我說。「照我行事吧。」

於是我就緊隨着牠，眼睛還是惺忪着，沿着小丘，不飛也不跳，如一隻小松鼠似的逃跑着，我

們向着樹林裏奔去。在路上，我看見那所小房子的烟突噓出縷縷的炊煙，窗戶透出光亮，敞開的大門前佇立着幾個武裝的獵人，身旁圍繞着幾匹吼吠的獵狗。

當我們經過那兒的時節，一個獵人正在說：「現在我們先向平原行獵去，早飯後，我們再到樹林裏去。」

於是我立即明瞭過來，我們的老伴把我們領到樹林裏去的緣故。但是心頭還是不住的跳動，並且望慮那些可憐的同伴們。

我們才進林裏，那些獵狗已猛向我們這方面跑來。

「爬下，爬下，」老鷓鴣向我說，一邊蹲下身子去；同時離我們十步遠，一隻鷓鴣盡力地張開牠的翅膀與嘴唇，慘叫一聲沖空而起。隨着，我們就聽見一陣可怕的響聲，同時我們的四旁也飛揚起來多量的又白又熱的塵土，陣陣的奇味襲進我們的鼻觀來。那時我驚駭的幾乎走不動了，幸而我們已到樹林裏了。我的同伴蹲踞在一棵橡樹後面，我也坐在牠的身傍；我們就這樣子藏在那兒，有時從草叢裏向外面望望。

那時的田野，差不多是一座戰場了。每有聲響起時，我立即閉上眼睛，身上感着戰慄；很久，我才撐開我的眼皮，就望見平原上呈着荒涼與悲

寂的情景，獵狗們在樹縫裏瘋狂地跑來跑去，牠們的身後，跟着一羣呼喊的獵人，槍枝被太陽一映，射出燦爛的亮光。有時空中起了一層煙霧，我以為是——雖然四圍沒有樹木——散亂的落葉。但是我的老伴卻斷定是鳥羽。果然，離我們百步遠，一匹灰色美麗的鷓鴣落到田地上，拖着殷紅的腦袋。

太陽昇的很高，熱度漸漸澎湃起來時，槍聲才忽地沈靜下去。那些行獵的回到小屋裏去了。不久，我們就望見洋洋的火燄。他們聚談着，槍枝仍抗在肩上，不時也討論射擊；疲憊的獵狗，蹲在他們身傍，舌頭垂在唇外……

「他們吃早點去了，」我的同伴向我說，「我們也吃去吧。」

我們進到樹林左近的一座蕎麥田裏去。黑白參雜的一片大田園，那些蕎麥有的正在初花，有的已經結了實。我們全感覺着牠們帶些杏仁的香味。披着金紫色羽毛的雉雞，也正在那兒啄食餘粒，低垂着牠們的紅冠，也是怕被人看見。哈！牠們沒有平時那麼驕傲了。我們一塊吃着，牠向我們打探消息，詢問牠的同類有否被打死的。獵人的早餐，起先還很沈靜，後來就漸漸的喧鬧起來；我們遠遠聽見酒杯相撞，發出鏗鏘的聲調，同拔酒瓶塞子的響聲。我的同伴對我說，現在我們

應當再回到舊地方藏起來。

這時樹林像睡熟了似的水池上有幾匹牡鹿在那兒飲水，舌頭觸着流水，一點聲息沒有。飼兔場的草堆裏也尋不見一隻兔兒的影子。祇感着一種神祕的顫慄，好像是那兒的一草一葉的底下，全蔭蔽着一個受威脅的生命。樹林裏的走獸，着手尋覓牠們藏匿的地方，叢枝密葉裏，荆棘裏，或是溝渠裏；林裏的溝渠，雨後積瀟着多量的水，我說我要跑到那裏面去，但是我的同伴願意在地上呆着，可以眺望遠地的情形，並且可以呼吸些新鮮的空氣。

啊！林裏的槍聲激揚起來了，這一擊好像四

月天的大雹似的，把樹葉穿了一個大洞，在樹皮上留些痕迹，使我永遠不能忘掉牠。一匹兔子腿上帶着亂草，忽忽的穿過平原；一隻松鼠從栗子樹上面溜下來，把還帶綠色的栗子碰掉了許多；我們時時聽見雉鳥飛翔的聲音，同樹枝上的騷動。這一擊，驚醒了全樹林的飛禽與走獸，那些野鼠連滾帶跳地跑回牠們的窩裏去；從我們蹲踞的那棵樹裏飛出來的鷓子，運用牠的兇狠的眼光注視着大地上的恐怖。接着，綠色的蜻蜓，土蜂，蝴蝶，可憐的小動物，都從各方面出來……一隻紅翅的大蟋蟀跑來立在我的嘴傍，那時我已嚇昏了，所以也不能乘機吞掉牠。

我的同伴仍是那麼安靜。牠很注意獵狗的吠聲同火槍的爆裂聲；若是牠們向我們走近時，牠向我排手，於是我們便離牠們這些，站在牠們的火線之外，並且注意使樹葉能遮擋起我們來。但是我相信我們總有一次要覆着危險的。我們應該穿過去的那條街道每一邊都埋伏着一個獵人，那一邊是一個黑髯繞頰的壯漢，手上正敲動一塊廢鐵，身上帶着獵刀，槍囊，火藥袋，絆脚高高的紮到膝蓋上；這一邊守着一位瘦小的老者，身子靠在樹上，安安靜靜地吸着他的煙斗，眼皮不住的翕動，像是要睡的樣子。這位並不使我恐慌，卻是那邊那位高大的……

「盧致，你沒有聽見什麼吧。」我的同伴微笑地對我說；接着毫不驚疑地張開牠的翅膀，從那位黑髯繞頰的獵人腳底下飛起來。

這位可笑的獵人，不很會用他的獵具，立時驚忙起來。等他由肩上卸下火槍時，我們已經離遠了，呀！獵人們若是知道，當他們跑到樹林的一邊時，有多少銳利的眼光從樹縫裏射到他們的身上，有若干尖形的嘴唇正在忍着笑聲呢。他們也太蠢笨了……

我們一直望前飛去。我只得緊跟着我的同伴，爲的可以和牠同飛同止。我們所經過的地方，全在我的眼底下飛過去。玫瑰色灌木建的飼兔

場，深黃的樹木底下，上面挂着橡樹構成的簾子的巢窟，我們覺着那裏面藏滿了死神。那條發慘綠色的街道，五月天裏，我的母親時常帶她的孩子到那兒玩耍去，我們在那兒跳來跳去，一邊啄食着爬到我們腿上的螞蟻；有時遇見幾匹胖的美麗的雉，牠們還很不願意跟我們一塊玩耍呢。

我望見這條小街道，如重尋了一番舊夢似的。同時一匹高大的牝鹿，眼睛充滿了恐怖，箭一般從那兒穿過去。不多時，水池邊來了三五個人，那些正在飲水的鳥兒們，立時驚得飛跑，一邊扇動佈滿水珠時閃光澤的羽翼……這口水池的中部，長着一棵茂盛的小榛樹，這就是我們隱遁

沖的小鳥了。那些狗兒們，除有一隻極尖銳的鼻子才能探出我們的蹤跡。我們藏在那兒還不很久，就來了一匹三隻腿的牡鹿，牠的身後的青苔上，蜿蜒的留着一條血痕。這是多麼可怕呀！我忙把頭藏到樹葉裏去。耳裏還聽見牠喘吁吁地在水池上飲水，像是中了熱病似的。

夜幕漸漸低垂下來；槍聲也慢慢地遠了，稀少了，終於消滅無餘……這算完事了。於是我們踉蹌地回到平原上，爲的能得些我們同伴的消息。經過那座小房子時，我看見了許多可怕的物件：

小溝的傍邊，堆積着一羣皮毛已經焦爛的

兔兒，牠們俯伏地上如求人家的哀憐，眼睛牽張着像是要哭起來似的。隨着就是紅鷓鴣，灰鷓鴣，像我似的還帶乳臭剛離母懷的雛鳥，也排列在那兒。再沒有比這些更悲慘的了；你能領會嗎？牠們的羽翼還是活潑，但是一觸着她們痠擊而又冰冷的身子，立即使我感着無限的悸動。一匹壯麗的牡鹿，很安靜地躺在地上，像是睡得很甜蜜，玫瑰色的小舌垂在唇外，像是還在舐食什麼。

獵人們留在那裏算計他們的獵獲物，他們把帶血污的獸腿，已撕破的鳥翼，全裝到獵囊裏去，也不顧牠們的苦痛。至於獵狗們，還專心致意地看守着街道，不時翕動牠們的嘴唇，像是又要

進樹林裏去似的。

啊！當太陽沈睡下去時，他們也疲倦了，全都動身回去了；小小的土坡上，潮濕的道路上，全散漫着他們歸去的影子。我是如何的憎惡他們，如何的詛咒他們，一羣帶獸性的人們啊！……我，我的同伴，全沒有勇氣像平時似的，向這行將歸西的太陽告別了。

我們沿途遇見許多不幸的小動物，中了流彈之後，就把牠的身子施捨給螞蟻們去了。那些滿面風塵的野鼠，喜鵲，燕子，有的驚慌地飛着，有的伸着僵硬的爪子，睡在猛地降臨的夜幕裏。夜，是像秋天那麼慘淡寂寞。但是我們最感痛苦的，

是凝聽着由樹林裏，由草塘上，由水池傍傳來悲慘的呻吟，四散的悲音，得不到些微的回響！

世說新語選譯（胡道靜）

世說新語是中國古代的著名小說之一。是六朝宋時（公元後四二〇至四七七）年）王義慶做的。其中記漢魏六朝人的雋語名言，非常有趣，往往使人看得愛不釋手。不過原文簡奧，很不自然；並且其中也有些無甚趣味。因為這兩層道理，我看過這書之後，便把牠選譯幾則出來，自己看看也好，和朋友們同看看也好。但我的譯筆很壞，還要向諸位領教！

荀巨伯退盜匪

荀巨伯的朋友生了病，他很遠的去看他朋友。恰巧那時候有盜匪來攻擊這郡。巨伯的朋友向他道：「我如今是要死了！你回家去罷。」巨伯道：「我很遠的來看你，你卻叫我回去；我荀巨伯豈是個『敗義求生』的人麼？」後來盜匪來了，對巨伯說道：「我們大兵一到，郡裏的人都逃空了。你是甚麼人，敢獨留在此地？」巨伯回答道：「我的朋友生了病，我不忍丟了他。我願意代我的朋友死。」那些盜匪都說道：「我們這些沒義氣的人，怎麼好進有義的國裏呢？」就帶了兵回轉去，一郡都保全了。

庾亮和「的盧」

庾亮有一匹壞馬，叫做的盧。○傳說是騎了要遭殺害的。就有個人勸他將這匹馬賣掉。他說：「我把牠賣了，必定還有人去買牠。這樣，又要叫那主人遭害了。我寧可自己不安，卻不能將這禍患移給他人呀！」

註○據相馬經說：「凡是馬從額上白起，一直白到嘴裏牙齒裏，名字叫做「榆雁」，又叫做「的盧」，人騎了，便要遭殺害的。」

阮光祿燒車子

阮光祿在剡○的地方，有一部很好的車子。有人向他借用，他無不答允。有一次，有個人葬母

親，想問他借用，卻又怕開口。後來光祿知道了，嘆口氣道：「我有了車子，卻使人家不敢借；這車子還成甚麼車子麼？」就把這部車子燒掉了。

註○剡，音冉。（日弓）縣名，在會稽。

陳遺的故事

陳遺很是孝順。他的母親喜歡吃鍋底的焦飯，陳遺在郡裏做官，時常帶了一個袋，煮些飯。把鍋底的焦飯聚在袋裏，回去拿給母親吃。後來有個名叫孫恩的賊，帶了黨羽來攻打這郡，郡長即刻便去抵禦。陳遺那時恰巧聚得幾斗焦飯，來不及送回去給母親吃，便帶了去打仗。打敗了，這些兵都逃到山裏去，因為沒得吃，都餓死了；只有陳

遺帶了幾斗焦飯，因此得活。有些人說他是純孝的報答。（以上選的是原文德行篇。）

徐稭論月

徐稭九歲時候，在月下遊玩。有個人問他說：「如果月亮裏沒有東西，③不還要明亮些麼？」徐稭說：「不對！譬如人眼睛裏有黑瞳子，才看得明白；沒有這個，還看得明白麼？」

註③據傳說：月中有兔子，蟾蜍，吳剛，桂樹，嫦娥等。

烏窠翻了其中還有完全的蛋麼

有人誣譏孔融，因此孔融便被捉到牢裏去了，四方的人，都很恐慌。那時候孔融有兩個兒子：

大的九歲，小的八歲。正在遊戲「琢釘」④一點都沒有急的樣子。孔融問那捉的人道：「我希望罪只要加在我一個人身上，我的兩個兒子可以保全麼？」孔融的兒子慢慢的說道：「父親！你會看見烏的窠翻了，其中還有完全的蛋麼？」過了一會，他兩個兒子也被捉去了。

註④琢釘，是古代遊戲名之一，不詳爲今何物。白雪紛紛何所似

謝安在冬天落雪的日子，會集了兒女講書。講了一會，雪落得很急，謝安很是快活，道：「白雪紛紛何所似？」他哥哥的兒子胡兒⑤道：「撒鹽空中差何擬。」他哥哥的女兒謝道蘊道：「未若

柳絮因風起。」謝安聽了，很是快樂，哈哈大笑。

（以上選的是原文言語篇。）

註⑤他哥哥的兒子名字叫謝朗，胡兒是小名。

是你自己失了信用

陳太丘和他朋友約定了日中時候一同出

去。過了日中，他朋友還沒來，太丘只好不等他，自己先去了。太丘去後，他朋友才來，這時候太丘的兒子元方，年紀七歲，在門外遊玩，那客人問他道：「你父親在家麼？」元方回答道：「我父親等你等了好久不來，已先去了。」那朋友發怒道：「這個真不是人，和人家約了時候，卻背約先去了。」元方說道：「你和我父親約定了日中的時候，到

了日中，你卻不來，那是你失了信用；對人家兒子，罵人家父親，那是你沒有禮。」那朋友聽了這幾句話，很是慚愧，下了車子來牽他。元方不理他，只顧跑進屋裏去了。（以上選的是原書方正篇。）

王戎的聰明

王戎，七歲的時候，和許多小孩在一起遊玩，看見路旁有一棵李子樹，上面有許多子。這些孩子都跑去摘來吃，只有王戎不動。有人問他道：「你爲甚麼不去摘來吃？」他答道：「這是一條大路，往來的人很多，如果這李子好吃，早被人家採完了；現在還有這許多，一定是味道苦的。」後來去問問嘗過的人，果然不錯。

王獻之的鎮靜

王徽之和王獻之，一天同坐在房裏，房外忽然起了火，徽之很害怕，急急的逃出去，連鞋子也來不及著；獻之卻很鎮靜，慢慢的叫他僕人扶他出去，連顏色都不和平常兩樣。（以上選的是原書雅量篇）

門上寫個「活」字

魏武帝造一重門，剛在造的時候，魏武帝親自去看造得好不好。看了之後，叫人到門上去寫個「活」字。別人看了，都不知道是甚麼道理。後來楊修來了，看見這個字，便叫工人把這門拆了，重做狹些。做完之後，他對人家說道：「在門上寫

個活字，正是嫌牠闊了些呀。」

每人一口

有個人送給一碗奶漿給魏武帝，魏武帝喝了一點，在碗蓋上題了一個「合」字，拿給大家看。大家看了，都不知道是甚麼意思。後來挨到楊修看，楊修看後，便拿起碗來，喝了一口，說道：「他叫我們每人喝一口呀！你們有甚麼疑心呢！」原來「合」字拆開來，便是「人一口」三個字。（以上選的是原書捷悟篇）

韓康伯的故事

韓康伯小時候，家裏十分貧苦。到了極冷的天氣，只著了一件棉襖，是他母親殷夫人自己做

的，他母親叫韓康，伯拿熨斗，對他道：「你先著起棉襖來，等一下我替你做棉褲。」康伯道：「已經殺了，不必再做棉褲了。」他母親問他是甚麼緣故。他答道：「我拿這個熨斗，火雖然在熨斗中間，但是牠的柄也是熱的。那麼我既然著了棉襖，下身也自然會煖了。」他母親聽了這話，很是奇怪，知道他將來必定是非常的人了。（以上選的是原書夙惠篇。）

周處改過

周處少年時候，非常兇橫，人家惹他發了怒，便要吃他大虧，因此，鄉里裏的人都很怕他，恨他。他是義興人，那時義興水裏出了一條蛟，山裏

出了一隻白額虎，時常出來害人。這兩件東西和周處，都是鄉中人的禍患，他們便叫蛟，白額虎，周處爲「三橫」。但是蛟在水裏，老虎在山裏，鬧禍比較還好些，只有周處和人們一同住著，鬧的禍更利害。

有個人便去對周處說：「你有這樣的本領，何不去殺了那隻老虎，斬了那條蛟呢？」因爲那人希望借周處去了二橫，只贖他一橫。周處聽了這話，果然帶了刀，到山上去殺死了老虎，又帶了劍，到水裏去斬蛟，那蛟在水裏一洗一浮，跑了幾十里路，周處緊緊的追著牠，追了三天三夜。這時候鄉里的人，見他三天三夜沒回來，以爲他不是

死在水裏，定是被蛟吃了。便飲酒慶祝起來。不料這時，周處到斬了蛟回來了。他看見鄉人正在慶祝，知道人家很是恨他，便有改過的意思了：就去尋找陸機，陸雲，^①告訴他們這層意思，他們便助他自新，後來周處便成了晉朝有名的將軍。（以上選的是原書自新篇。）

註^②義興，即今之宜興。

註^③陸機陸雲是兄弟倆，是當時有名的人。

王武子知馬性

王武子能穀知道馬的性子。有一天，騎了一匹著了華美馬衣的馬，走到一條小河邊，那馬立定了，不肯向前去。王武子說道：「牠一定是可惜

這件衣裳，怕到水裏去浸污了，所以不肯走。」便叫僕人去解了這件華美的馬衣，解後，這馬便渡過去了。（以上選的是原書術解篇。）

劉道真的故事

劉道真少年時候，常常在鄉下地方釣魚。他會唱歌，人家聽了他的歌聲，便不想走開。那時有一個老婆婆，喜歡聽他的歌聲，並且知道他是個很能幹的人，因此，有一天，殺了一隻小豬請他吃。他吃完了也不謝。那老婆婆知道他沒有飽，再殺一隻給他吃。他吃了一半，肚子飽了，贖下來的，便還了那老婆婆。

後來，劉道真做了官，他手下有個小官，便是

從前請他吃豬的老婆婆的兒子，劉道真此時報恩，便升用他。他不知道劉道真爲何要升用他，便回去問老婆婆，老婆婆便把從前的事告訴他，並叫他拿了牛肉和酒去謝劉道真。劉道真見他來謝，便說：「去罷！不必再要報告了。」

王徽之訪戴安道

晉朝的人都十分隨意，他們想做甚麼，便做甚麼；興致一過，任便甚麼大事，都不管了。

王徽之住在山陰的時候，有一夜落了很大的雪，他睡醒了，十分快活，便喚僕人斟酒給他喝。這時候他忽然想起他好朋友戴安來，這時候戴安來在會稽，相離很遠，王徽之卻不管這些，連夜冒

著大雪，乘了小船去找他；船走了一夜才到，到後，他卻不去看戴安來，仍叫船戶開船回去，人家問他爲何到了戴家門口，不去見戴，反而回去呢？他說：「吾昨天本是乘著一團興致來的；如今興致盡了，我何必還要去看他呢！」（以上選的是原書任誕篇。）

呂安題鳳

嵇康同呂安是好朋友，他們只要一掛念著，雖是相隔千里，也要去訪問的。

有一次，呂安來看嵇康，恰巧他不在家，他哥哥嵇喜出來迎接他進去，他不肯進去，只在門上題了一個「鳳」字，便回去了。嵇喜看見他題個

「鳳」字，到很快活，以爲呂安說他是一個神鳥；卻不知「鳳」字拆開來，是凡鳥二字，呂安正是在罵他是個尋常的鳥，我所以不進來呢。（以上選的是原書簡傲篇。）

郝隆曬書

七月初七，太陽很大，人家都把霉了的東西拿出來曬。只有郝隆卻在太陽裏仰著睡在榻上，人家問他爲甚麼要如此？他說：「我怕我肚裏的書霉了，所以曬曬呢！」

顧長康的故事

顧長康吃起甘蔗來，先吃末段，人家問他是甚麼緣故？他說：「慢慢的吃到好滋味。」（以上選

的是原書排調篇。）

微笑

（陳征鴻）

究竟富貴人家的景况不同，張敬廉休息室那盞電燈發的光，都是惡兇兇地看着人，帶着貴族的色彩。

張敬廉這一天生活，也差不多要完結了。將身子斜臥在沙發上，一手夾着紙煙，眼睛沒目的地瞧着壁上字畫，嘴裏哼着有聲無調的京曲。哼了兩聲，抬起手來；吸了一口煙，隨即一陣濃白的煙絲，在他面前繞起。好久，纔慢慢地散了，又舉起左手裏賬簿，揭開翻了幾頁，看到最末的一行，臉上露出幾絲笑容。那最末一行寫着：「十月八日

付買妾洋八百元。」

彈去了紙煙上的灰燼，又狂吸了幾口，嫵媚地白煙，慢慢從他嘴裏噴出，在面前繞來繞去，漸漸結成一片濃煙，他眯着眼，看着，似要睡着了。

忽然間似有人奪他手裏賬簿。他一驚，睜開了眼，再看那團白煙，越繞越大，手裏那本簿子，已經飛到濃煙中了。簿子自己慢慢揭開，那第一，二，三，三行上寫着：

九月十三收周阿桂四個月利洋八十元

又 收周阿桂還本洋一百元

九月十八付周阿桂棺材洋二元

他睜眼看着，看看那棺材兩個字慢慢動起

來，不久，似乎變成了一只棺材，棺材裏跳出一個人，披着髮，哭着臉，向敬廉喊道：「還我命來！還我命來！唉！金錢直接害死我；叫金錢害死我的就是你！還我命來！殺人不見血的魔王啊！現在我是怕你了！」

他戰慄着不敢回答，也不敢正眼去瞧。那本簿子又動了一動，從那——

某月日付劉寡婦洋五百元

某月日付劉寡婦棺材洋二十元

兩行裏，走出一個少年淡粧的女子，指着敬廉罵道：「惡棍！你現在敢強迫我嗎？你還敢靠近我嗎？哼！你以為有錢就有勢力，但你的錢買了我

不會唉！窮人也有窮人的勢力！現在我們再睜眼看看誰的勢力大？現在我卻要你的命了！」說着似要來捉他，他只將眼睛閉着，以待一死。半晌，不見動靜，才戰戰兢兢地睜開眼來，那簿裏：

付賞阿虎洋一百元

一行上，走出一個青年來，冷笑着指敬廉道：「叔父——呸！你是我叔父嗎？以前我到當你是我叔父哩！那知爲了一點田地，你便賣掉叔父資格了，把你良心都賣了！你叫阿虎殺我，還給他一百元，我看你真不合算！爲什麼我父母死時不將我一起關在棺材裏呢？——呵！不錯！不然你還少一個不拿工錢的長工哩！現在呢，牛馬也爲你做

過了；應有的田地也被你奪去了，你該心滿意足了！我此刻也不要那塊地，只請你同我去玩玩，來！

他再看看，簿上除了末一行外，每行都跳下許多冤鬼，手拉手包圍上來，敬廉急了，狂喊着：

「救命！救命！」一個大鬼將他一推，說「喊什麼？」他一怔，看看，一家妻妾子女都站在身旁問道：

「喊什麼？什麼事強盜嗎？在那裏？」

他定了神，又拿火吸了一枝煙，濃濃的煙霧又噴起環繞着，一刻又散盡了。他看着，嘴裏又哼起曲子來，微微地笑着。

有一次，敬廉受法律的裁判了。但被他四處八方花錢運動，竟被他減到十年的徒刑；然而這也不過是免了一死，而昔日的氣概呢？也不讓他不消除了！一日復一日，一年又一年，鐵窗風味，自是難堪。罪惡累累，每到午夜夢回，也不免要捶心自責，翻然改悔了。

幾年之後，又逢了國慶大典，全國大赦，敬廉刑期又縮短了幾年，看看離出獄之期漸近了。

這次和敬廉同時出獄的人很多，在出獄前一天，請了一個傳道師來，對犯衆講道，說是使他們悔過趨善的！

傳道師來了，先爲他們祈禱一次，然後用極

誠懇真摯的話對他們說：「……我的好朋友！世界上人誰都有過有罪的！你們切莫把罪過看得太重了！只令現在立刻改了過，你就是沒罪的人！就是上帝所歡迎的人！——有過能改，是天下最榮耀的事！不改過纔是羞恥哩！……就是孔夫子不也說過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只要改過，以前的罪過就完全沒有哪！……佛家也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能誠心向善，便可立地成佛，以前罪惡是不計的！……所以我們的上帝說：「一人悔過，天使喜悅。」又說：「帝喜一有罪人悔過，實愈于九十九正直無過之人。」好

朋友！上帝開着極廣闊的門，你們雖有許多罪過，都可進去，只要肯改過，上帝就將你們罪惡的袋子卸下，讓你們再去做個清潔的人！無罪的人！朋友啊！改過吧！天使在那裏歡迎着你們哩！『這番講解勸慰，真可使人猛醒了。』

敬廉聽到這裏，默默點頭，似乎悟解一切的樣子。又沉思了半天，想來，想去，忽然很得意的自語道：『得了！這不是兩全之計嗎？這不是名利雙收嗎？這不是終可沒了罪惡嗎？』臉上不覺又微微一笑。

敬廉出獄以後，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從此他做的事，異常的詭密，別人也看不出一點

痕迹來。不過他那本賬簿裏跳出來的人物，恐怕要比較以前多了許多。

* * * * *

敬廉到了八十歲那一年，自己想道：『行了！』不禁自己又笑了一笑。

從此以後，社會上的人，又忽然稱贊起張敬廉來，說他是個大慈善家！就是曉得他少時行爲的人，也都說現在的張敬廉，不是昔日的張敬廉了！這是一個善於悔過的人！一些宗教家，也都承認是他們上帝，他們我佛……所歡迎的人！猶其是在獄中演說的那個傳道師，格外快活，說：『敬

廉的遷善，是經過我的勸導呢！這也可算是我的一點微功了。」

敬廉聽了人家的批評，很是得意，有時暗地裏，自己還微微的笑一笑。

十五，十六。

雪夜雜詩

（劍影女士）

從玻璃窗格中，

用強烈電燈光的射照，

看得見什麼呢？

——窗開了——

燈扭滅了；

雖然室中沉寂，

些微見不到什麼；

但是，

一片片輕舞白雪，

鵝毛似的飛着，

很明晰的在我眼前，

陽臺上的水泥邊沿，

一層厚白的積雪，

多可愛，

斗然間，

一聲聲屐響打從下面，

——街上行過，

一個提著破燈籠的店夥；

靜默的黑暗底天空，

寒鴉止了他底絮聒；

風雖然不是狂吹，

空氣中卻十分寒冷；

樹枝——枯澀——不禁顫動，

可憐啊！

亂抖吧！

因為受了風，

禁不着連打二個寒噤，

全身的毛孔，

立刻都漲緊！

——窗閉了——

室中的溫度很高，

壁爐裏通紅的炭，

融融地燒燃；

孩子們玩着雪做的燈，

玉瑩光明；

使我的心花開放，

用雪水煮了沸湯，

泡了名貴的茶葉，

置在佳磁的蓋子裏，

喝到口中，

增添了不少的佳趣，

微風改了方向，

把雪花一片片送上窗來，

浙瀝地有了聲音；

鐘叮叮打了八下，

末句的餘音，

嬌娜好久；

一回兒，

空氣中回復了原有的沉寂；

靜坐觀書，

不知道光陰一分一刻那裏過；

時晏了，

開窗探首，

白雪依舊不住地下，

水泥底陽臺沿，

約摸有了二英寸的積雪，

寒風打上面來，

衣領和髮際，

早着了多點底白花；

耐不住再瞧了，

關窗罷！

身子稍微有點子疲乏，

睡吧！

空氣中氣息太沉寂了，

睡着了的氣息——呼吸——倒可打破他；

一個雪夜，



南社掌故

秋山輯

南社成立於民國前三年。以民國初年爲極盛。社友約千餘人。中間亦有盛衰。至民國十二年。新南社成立。舊南社乃作一結束。然新南社僅集二次。亦未繼續發展。惟南社人數之多。與民國關係之大。不可謂非中國文學史上。一重大事也。因取所藏關於社事之文彙爲一編。聊備史料。某雖列名社末。然所知有限。詳盡之記載。愧未能辦。是非得失。未敢參一末議焉。

南社啓

國魂乎。盍歸來乎。抑竟與唐虞姬妣之版圖以長逝。聽其一往不返乎。惡。是何言。是何言。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夫人莫哀於亡國。若一任國魂之漂蕩失所。奚其可哉。然則國魂果何所

寄。曰。寄於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而中國國學之尤可貴者。斷推文學。蓋中國文學。爲世界各國冠。泰西遠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歐化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觀古之滅人國者。末有不先滅其言語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呂倭音。迷漫大陸。蟹行文字。橫掃神州。此果黃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憂。正不知伊於胡底矣。或謂國學固不宜緩。然奚必社爲。曰。一國之事。非一二人所能爲。賴多士以贊襄之。華盛頓之倡新國也。非一華盛頓之力也。社又烏可已哉。然則社以南名。何也。樂操南音。不忘其舊。其然豈其然乎。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於東南之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原無分於南北。特以誌其始爾。竊嘗考明季復社。頗極一時之盛。其後國社旣屋矣。而東南之義旗大舉。事雖不成。未始非提倡復社諸公之功也。因此知保國之念。鬱結於中。人心所同然。豈待有所激而然哉。當是時。主盟者爲張天如。余觀天如文學。亦未有大過人者。所以能傾倒餘子者。徒以其名位而已。一時風氣所趨。吳門金陵。兩次大集。洩會者不下數千百輩。似亦可謂壯舉。特余所深鄙者。科舉痼疾。更甚曩時。門戶標榜。在所不免。要其流弊。歷史遺羞。艾千子文學。未必過人。而論文之見。實遠出張陳諸子上。千秋論定。當以鄙言爲不謬。文章公物。無庸雜私意於其間。阿其所好。君子所大戒。欲知來。先知往。當世

得失之林。安能不三致意耶。善哉呂氏晚村之言乎。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子。師以是授弟。子復爲父。弟復爲師。所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獵取爲事。呂氏此言。誠感慨彌窮矣。今者不揣鄙陋。與陳子巢南。柳子亞盧。有南社之結。欲一洗前代結社之積弊。以作海內文學之導師。蓋幾幾乎不自量矣。然而今之學爲文章爲詩詞者。固無一不喪其國魂者也。荒蕪榛莽。萬方一轍。其將長此終古耶。抑卽呂氏所謂其壞在人心風俗者耶。倘無人也。以支柱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用是布告海內。有能聲應氣求。與之同步康莊。以挽旣倒之狂瀾。起墜緒於灰燼者。豈非我輩所當引爲同調。而倒屣不遑乎。詩有之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鳥聲耶。友聲耶。世豈有不喜聞鳥鳴之嚶嚶者耶。溯洄伊人。宛在水中央。毋金玉爾音。令余躑躅而傍徨也。雲間高純劍。

南社第四次修改條例

- (一) 品行文學兩優。得社友三人以上介紹者。卽可入社。
- (二) 入社須納入社金三元。歲納常捐一元。

(三) 願入社者。由本社書記發寄入社書。照式填送。能以著述及照片並寄尤妙。

(四) 社友須不時寄稿本社。以待彙刊。所刊之稿。即名爲南社叢刻。

(五) 社稿歲刊兩集。以季夏季冬月朔出版。先兩月集稿付印。

(六) 社中公推編輯員三人。會計書記各一人。庶務三人。

(七) 社稿以百頁爲度。分詩文詞錄三種。詩文錄各四十頁。詞錄二十頁。

(八) 選事由編輯員分任。

(九) 社稿出版後。分贈社友每人一冊。其餘作賣品。

(十) 各社友散處。每以不得見面爲恨。故定於春秋佳日。開兩次雅集。其地址時期。由書記於一月前通告。

(十一) 職員每歲一易人。雅集時由衆社友推舉。連任者聽。

(十二) 雅集費臨時酌捐。

(十三) 凡社友確有妨害本社名譽者。候雅集時公議。取決。除名。

(十四) 社友有於所在地組織支社者。須於成立以前。報告本社。由本社認可。

(十五) 支社書記員。須將社友姓名住址。及一切社務情形。每半年於雅集前一月報告本社。

(十六) 條例每半年於雅集時修改。

通信處上海太平洋報館 柳安如朱少屏

新南社發起宣言

南社的發起。在民族氣節提倡的時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納的時代。南社裏的一部分人。斷不願爲時代落伍者。這一點。新南社孵化中應該向國民高呼聲明的。

南社在提倡民族氣節以後。引納世界潮流以前。中間經過幾次困厄。被人指摘處也不少。然而這些都是新南社孵化的動機。發起新南社的。非但不願引爲恥辱。并且將深自慶幸。

南社是應和同盟會而起的文學研究機關。同盟會經幾度改革以後。已有民衆化的傾向。新南社當然要沿襲原來的使命。追隨着時代。與民衆相見。

南社在民元以前。惟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氣節。因爲要提倡民族氣節。不知不覺。形成了中國文字的

交換機關。新南社是脫化文字交換。而漸求進步到國學整理和思想介紹的。

這次的孵化作用。分析起來。頗多感慨。一、同人中實在已有掛名在南社。而嫌單調的著述太覺無味。自向濃郁的新途徑奮進的。二、也有已上了新途徑。回頭過來。覺有改造必要的。三、也有接受了外間的攻擊或訕笑。願平心靜氣地來適應潮流。并且保存南社不可磨滅的精神的。四、也有可惜南社建築的卑陋。承認南社主張革命的基礎。願幫助在舊基礎上。完成一新建築的。綜合着上述四種意義。經過了這次改造的磋商。新南社孵化。便漸近成熟時期了。

新南社對世界思潮。從今以後。願誠實而充分的向國內輸送。固然現在向國內輸送世界思潮的出版物研究機關不少。但我們既發見了這項新負的責任。總該在人類中有本分的努力。只是這宗責任太重了。我們原有的伴侶和原有的伴侶底知識、讀書力、太單薄了。所以十分誠意。願和別團體的伴侶合作。尤其願國內具有同樣責任的。加入新南社的組織中。協力進行。

新南社對於國學。從今以後。願一棄從前織靡之習。先從整理入手。國學經幾朝鄉愿文妖等的捏造割裂。實在支離得令人生厭了。然而這是鄉愿文妖的責任。與國學本身。絕不相干。國學本身。是否占

有世界學術中相當位置。在未經驗以前。誰也不能下這斷語。我們既不是神聖。怎敢代世界支配一切。所以第一步工夫。祇是整理。我們受了以上的兩種使命。發起組織這新南社。在新南社未成立時。以上的話。只算是我們幾個人底意思。待正式成立時。還該有一度宣言。

新南社組織大綱

一 本社底宗旨。

一 整理國學。

二 引納新潮。

三 提倡人類的氣節。

四 發揮民族的精神。

一 本社設主任一人。總攬社務。由社員投票公舉。任期三年。連舉得連任。

本社設幹事兩人。書記兩人。會計一人。都由主任委託。任期視主任任期。

一 本社出版物分兩種。(一)新潮季刊部。(二)國學季刊部。每部設部長一人。由主任委託。撰述員無定額。由部長向社友中延訂。撰述員須按時寄稿。

一 本社定本年雙十節正式成立。

一 本社選舉第一任主任期。定本年雙十節。先由書記部於一月前分發通告及選舉票。於雙十第一次雅集時宣布。過期投票。作為無效。

附則

一 本社職員未舉定以前。暫由發起人組織委員會。代行主任職權。

一 本社臨時通信處。為上海白克路競雄女學余十眉。臨時收款處。上海新開路池浜橋永德里十五號胡樸安。

南社叢選汪序

中國之革命文學。自庚子以後。始日以著。其影響所及。當日之人心。為之轉移。而中華民國。於以形成。

此治中國文學史者。所必不容忽也。近世各國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學。爲之前驅。其革命文學之采色。必爛然有以異於其時代之前後。中國之革命文學亦然。核其內容。與其形式。固不與庚子以前之時務論相類。亦與民國以後之政論絕非同物。蓋其內容則民族民權民生之主義也。其形式之範成。則涵有二事。其一根柢於國學。以經義史事諸子文辭之菁華爲其枝幹。其一根柢於西學。以法律政治經濟之義蘊爲其條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扶。無前者。則國亡之痛。種淪之威。習焉已忘。無絲動其光復神州之念。無後者。則承學之士。猶以爲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絲得聞主權在民之理。且無前者。則大義雖著。而感情不篤。無以責其犯難而逃死。無後者。則含孕雖富。而論理未精。無以辨析疑義。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學。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樹立。其致力於前者。則有國粹學報南社集等。其不懈於前者。而尤能致力於後者。則有民報等。舉此爲例。凡當時革命之文字。勿論爲單行本。爲月刊。爲日刊。皆可類推焉。革命黨人所以能勇於赴義。一往無前。百折而不撓者。恃此革命文學。以自涵育。所以能一變三百年來奄奄不振之士氣。使卽於發揚蹈厲者。亦恃此革命文學。以相感動也。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十有二年矣。治未可致。而亂且日甚。說者有謂由於革命文學之徒事興奮。以致債張。

者。愚則以爲士氣萎靡如此。患不興奮耳。何債張之足云。士之大患。在於見利害太明。好議論人長短。而不務實踐。此小人無忌憚之資也。惟拙樸勇毅之革命文學。始足以矯而正之。故愚於今日。惟革命文學不能普及之是懼。且將努力以增益其所不能。使革命文學。不惟普及。且日以進步焉。此誠革命黨人應有之責也。南社諸子。以氣節文章相尙。其在當日。皆能皎然不欺其志。比年以來。喪亂弘多。遂稍稍有變節者。譬之於樹。枝葉黃落。亦新陳代謝之常。執此以譬其根本。適自承其顛而已。嗟夫。死者已矣。其精神所寄存於文字。常能發其光燄。以爲後人導。其猶生存者。則負中華民國之重以前趨。不達其所蘄之境。必不蹶然以止。庶幾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者歟。老友胡樸安。爲南社叢選既成。屬爲之序。因以所感。質之樸安。以爲何如。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汪兆銘精衛謹序。

南社叢選傳序

歲戊申。松陵陳佩忍、柳亞盧、倡南社於海上。余與事太一。自長沙應之。初不過數十人。泊辛亥光復。海上之會。號稱極盛。社籍所錄。亦纔及二百人耳。先是社中方以激勵國人爲幟志。又嘗脅於清吏之羅織。則度其詞。隱其旨。以求抒其志之所鬱結。而一通其道於述往思來之旨。容有當焉。昧者不察。至有

以明季遺老相讖者。蓋未審作者之志。無足怪也。清社既屋。海內之士。颺發雲起。人奮筆。家振響。通都大邑。率有日報。以相鼓吹。則又多爲南社人士所萃。互引并進。聲應氣求。不二年間。而社籍幾及千人。其文辭務爲蹈厲奮發。不可一世。如日初出。震金炫采。然於憂深慮微之旨。未嘗不三致意也。屬大盜當國。欺時竊帝。威暴陵轢。士或以鬻。而吾社斷軀。庚獄逃名遁迹。不爲威屈利誘者。蓋頂趾相望。而劉歆揚雄之倫。不與焉。則數年來。砥礪氣節之效也。願徵應既廣。其來無方。華士驚名。習爲標榜。雜蕭艾於蘭荃。薦申椒以糞壤。遂至門戶相軋。意氣相傾。始以齟齬。終之離異。推厥本始。其失也濫。滋世詬病。亦有由已。邇年以還。白浪西來。士不悅學。輕去其故。而新是謀。環顧舊人。慮皆哀樂中年。易生厭倦。社事不斬。蓋亦幾希。佛說因緣。生住異滅。例之社事。已庚甫生。元二則住。丁戊漸異。今乃滅之。是憂中與之圖。抑其有待。蓋通國之憂。而非徒吾社之憂也。安吳胡子樸安。瘁學鞠教。甄文綜獻。感故舊之凋落。綿往迹於未湮。乃就社集所刻。綜之剔之。爲南社詩文詞選若干卷。僕昔有斯志。願以荒學。未能而廢。今猶耿耿。集社刻者。柳子亞盧之力爲多。嘗見其每集稿成。皆朱絲闌親端書。偏左。其右逐字圓規。光黑萬珠。曾不少苟。歲己未。雲間姚石子主任。余寓居海上。與編二十一集。但取草藁。參錯付印而已。胡

之勤不必如柳。而甄綜芟削之功。則過之。是南社得柳而大。得胡而長也。盪襟西冷。歸次滬濱。文譙從容。出此索序。展卷見事生。爲之涕隕。其繼寧爲鬼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至如僕者。少作雕蟲。已成夙悔。惡札盈帙。一無可忻。而胡子且過存之。則適貽斯集之玷而已。中華民國十二年初秋三日醴陵傅能湘序於長沙寓廬之古薺薇下。明日寄。

南社叢選柳序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年。余與陳巢南諸子。始剋南社。迄今十五載矣。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一時國運之變遷。人才之代謝。均有不勝今昔感者。約而言之。可分爲三期焉。自己酉至辛亥。爲第一期。時則胡餘方張。士氣彌奮。西臺勵哭。人謳皋羽之歌。晉井沈書。家抱所南之史。一時澤畔行吟。山陬仗劍。不少慷慨義俠之士。迄乎革命軍興。而建牙闢府。與夫參贊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是曰醞釀時期。不啻全盛矣。自壬子至丙辰。爲第二期。新邦初建。想望太平。顧周寶丹首義淮上。身死而仇未復。海內已竊竊然憂之。有利賞不明之憾。其後賊凱盜國。誅鋤異己。逆謀未露。先隕遯初。虐餓將銷。猶殘英士。而寧太一、楊性恂、陳勒生、周仲穆、仇蘊存、范鴻仙、程韻蓀、吳虎頭、姚勇忱諸君子。並斷頭瀝血。白首同歸。幾幾乎

舉吾社之良而盡殲之。是曰摧殘時期。然青燐碧血。抑足蔚爲國光焉。自丁巳至癸亥。爲第三期。洪憲附逆。涇渭始淆。元兇天戮。小醜繁孳。安福政學。靡不有吾社之敗類。甚至賄選獄成。名列丹書者。赫然一十九輩。而其他反顏事賊。奔走僞庭者。猶不與焉。彼其之子。豈不口仁義而筆孔孟。然廉恥道喪。抑又何說。此則吾社之大辱。雖傾西江之水。不足以洗之。縱蔡幼襄流血於夔巫。易梅僧橫尸於楚市。一薰而百蕩。寧堪相抵哉。是曰墮落時期。蓋哀莫大於心死已。曠觀前史。幾復清流。臥子瑗公。勿參維斗。名在日月之表。而陳名夏、李舒章輩。則何如。又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余生扶九孟樸之鄉。而謬膺天如受先之任。負乘致寇。有託而逃。亦有年矣。蒿目人倫。私憂竊嘆。以爲周之變。陸文聲不出於外侮。而出於內訌。已慨然有非種必鋤之感。政變以還。抱斯義益篤。私謂假我數年。舉社集全編而刪定之。以人存文。以文存人。庶幾有嚴於袞鉞者在。樸安胡子。乃先我爲之。既早鉛槧。遂乏準繩。蓋無藉之徒。固有朝集由而暮跼蹐者。余又烏能蔽罪於胡子也。要之承學之士。手此一冊。十五年來文章政治之得失。亦既昭然在心目中。若夫流芳遺臭。爲罪爲功。則今日或且未有定論。集中諸人。幸而未卽於墮落者。又安可不兢兢自勉其終始也。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吳江柳乘疾敍於海上高樓。

南社叢選自序

文章與時代有關係。一時代之文章。必感受一時代之影響而成。其影響也。有順受。有反感。其順受也。昌黎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是。其反感也。其弱者則有變風變雅之作。其強者則有弔民伐罪之辭。南社之文章。一時代影響之反感者也。夫文章之道。和平難工。激昂易妙。和平之文章。非涵養有素者。不能得其沖粹之氣。非幾研極深者。不能發其精微之理。若夫激昂之文章。慷慨之夫。剛強之士。出於胸中。流於腕底。固可以使頑廉儒立。泣鬼神而感風雨。然而意氣用事之徒。亦得奮筆於其間。竊能文之號。實譽於當時。南社影響時代之反感。其發爲文章也。固宜出於激昂之一途。惟其出於激昂也。掄擊清廷。排斥帝制。大聲以呼。振啓雙瞳。垂涕而道。曉諭綱蒙。氣類所通。薄海斯應。故慷慨之夫。剛強之士。歸之。意氣用事之徒。亦歸之。不得志於滿清。無由奮跡於利祿之途者。亦歸之。流品雖雜。目標則一。略其心跡。論其文章。固一時代影響之反感。而不可以忽者也。民國成立。反感之目標既去。向之意氣用事者。不能固其初志。無由奮跡於利祿之途者。反得假爲捷徑焉。於是其黠者致身於通顯之域。其愚者奔走於權勢之門。激昂之氣。一亦變而爲脂韋之容。南社減色。吾輩亦覺汗顏焉。雖然。南社之

文章。影響一時代之反感。其可存之價值。初不因少數不肖者而稍減。卽不肖者。當時之文章。亦確能發抒反感之思想。而有義形於色之概。文章者。時代之出產物。非個人之私事也。茲編所錄。存一時代之文章。用以推見一時代反感之所及。至於文之美惡。人之賢否。則非茲編之所注意者也。民國十三年四月涇縣胡韞玉自序。

父親的遺像

(張凍麥)

今日到家了！

敬見父親的遺像：

父親！你安慰你這飄泊的兒子，

強作笑容麼？

十六年，湖州。

樹影

「倒入湖裏的樹影！

你不願在這醜陋的地上，

你要躲在清潔的水中麼？」

縫窮婦

「縫窮的婦人！

你一針一針地，

穿破了游子思親的心啊！」

羅隱秀才的讖語

范烟橋

江浙間都有傳說羅隱秀才故事的，總說羅隱秀才的話，是一種預言而可以取證於以後的。像北新小叢書許黛心羅隱的故事說：

「有一天他的叔叔，剛在叫木匠造廁所，原來是給行人大便用的，從中可以得到一點肥料，他的叔叔，看見羅隱來了，恐怕他要講壞話，就回絕他說：『你不要來放屁！』羅隱聽了，接着說：『叔叔造廁所，誰敢來放屁？』自從羅隱說過這話之後，那間廁所，不但沒有人來出恭，連放屁的人也沒有了。」

「有一天，他到我們——寧波——鄉下來閒走，到西鄉建喬去，要走過一座山嶺，那條山嶺叫做呈主嶺，從下面走上去，非常曲折，只是走不完，他覺得很高，就說：『呈主嶺墩半天高，金柑橘

子建喬。」走到那一邊，下面就是建喬地方，他看見下嶺去，路很直，他又說，「建喬嶺下直隴通，秀才舉人無影蹤。」給他說過之後，近數百年來，把建喬家譜翻開來看，果然連秀才舉人一個也沒有，現在金柑橘子樹還多得很哩，你道奇怪不奇怪？」

「有一天，他到田野去散步，看見一羣農夫在田邊吃麵，他心想去討點充充飢，那些農夫不但不給他吃，反轉用惡言來污辱他，用爛泥來擲他。羅隱恨極了，等到他們的麵吃好之後，他走攏去，把吃剩的麵，嚼得粉碎，噴在田裏，叫他們變了千萬條螞蝗，去叮那可惡的農夫。又看見北邊田裏，他的舅舅也在種田，他說：「螞蝗！螞蝗！你只叮東阡，勿叮北陌！」說也奇怪，那東邊的卻生滿了螞蝗，那北邊呢，與東邊只隔了一條田塍，連一個螞蝗也尋不出。諸位你看！田裏軟體螞蝗，就是斷麵變成的啊。」

這些傳說，顯是荒誕不經，然而儘管一代一代傳說下去，永遠不至消滅的。所以黎士宏仁恕堂筆記說：

「今豫章兩越八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

之承訛襲誤，遂曰羅衣秀才矣。」

吳任臣十國春秋羅隱傳說：

「隱性不喜軍旅，而料事多中。初，武肅王城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是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

馮夢龍增廣智囊補，記這件事比較詳細一點。

浙帥錢鏐時，宜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幕下，屢諫，以爲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壕，樓櫓甚盛，浙帥攜寮客觀之，隱指卻敵，陽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備敵耶？』隱謬曰：『若是何不向裏設之？』蓋指宣卒也。後指揮使徐綰等挾宣卒爲亂，幾於覆國。

因爲羅隱這一回預料得很有應驗，所以人家就附會他，是有神異的舉止了。十國春秋又說：

「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筒灘寶鬚峯皆留異跡。」

大概也像建喬出柑橘，不出秀才舉人一類的事罷。還有一種是以造成附會的傳說，十國春秋

又說：

「唐末時，新城 鹽江 恆有二氣，照江上，晝夜不滅。至隱與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也。」

因此有些人說，羅隱是紫微星，本來有皇帝之分，爲了他的祖母，在灶神前說：「將來有朝翻身日，先殺鄉鄰慢殺親。」灶神奏聞玉皇大帝，便使太白金星下凡，把羅隱的貴骨換賤骨，只留下一口牙齒沒換，所以他說話有驗。（羅隱的故事）實在這傳說爲了羅隱「屢試不第」和「貌陋」兩種缺點，纔製造出來的。

羅隱的「屢試不第」，舊五代史說：

「詩名於天下，長於詠史，然所多譏諷，以故不中第。」

中國人名大辭典說：

「凡十上不中第。」

羅隱的「貌陋」，舊五代史說：

「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叟——宰相鄭叟——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叟疑其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不詠其詩。」

五代史補，還有把兩種缺點拼在一起的故事。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與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有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至錢唐，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

那麼貌陋，連自己也知道的，因了屢試不第，索性說他本來可以做皇帝，也是替他鳴不平的意

思。因了貌陋，說他是給太白金星換過骨格的，都是當時愛重他的人，故意爲他遮蓋的。他連自己不能得第，也沒有自知，羅尊師說了還不明白，要賣飯媪再來申說，然後到錢唐去，見得他思想的遲鈍，何嘗有一點神異呢？實在羅隱是一個詩人，並且是一個極有思想而善於諷刺的詩人。楊慎丹鉛總錄說：「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唐才子傳，也有著錄。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說：「唐末詩體粗豪，又雜俚語，而負一時重名者，莫如杜荀鶴、羅隱，此蓋沿於樂天、牧之流弊，而別爲一體者也。」遜齋閒覽說：「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他所引的羅隱俗語詩，是

「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

「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

他能夠把俗語運化入詩，膽量着實不小，爲了他的詩，「老嫗都解，」所以很得一時的信仰。

談錄說：

「錢唐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

他把詩諷刺弊政，頗有「譎諫之風，」在當時「文學侍從」中間，也算得矯矯了。吳越備史說：

「王初授鎮海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賄賂，此表入奏，定無意要求耶？』爲請更之，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之詞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全名，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

昭宗改名暉，把暉字拆爲華日，去引比古代帝王，心思果然巧慧，可是就能壓倒一切，見得當時

文才寥落了。最可笑是鄴都羅紹威，學他的詩，就題詩文集叫做偷江東集，因為羅隱有江東集十卷，多記光啟以後，廣明以前亂離奔走的事。（唐詩紀事）和「鄭燮門下走狗」，可以說「今人不讓古人」了。但是吳越備史把這件事推到王智興身上去了。青州王師範重金求羅隱的詩，羅隱把詩寄給他。

「盛業傳家有寶刀，況聞餘力更揮毫。腰間印綬黃金貴，卷內文章白雪高。宴罷嘉賓吟鳳藻，獵回諸將問龍韜。登壇甲子纔三十，猶擬回頭奪錦標。」

這首詩一味頌揚，所以得人的歡迎。令狐綯的兒子湊，登進士，羅隱做詩去賀他，綯對湊說：「吾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公一篇。」唐末無賴子弟，喜歡劊刺白樂天羅隱的詩，和他們的經歷交游，那時叫做針史。那麼羅隱在當時非但爲王公貴人所重，連市井無賴也知道他的詩和平生，因此種種會容易傳說了。蘇常一帶，還有一種羅隱去世的故事說：

「有人要捉羅隱，羅隱就逃到山裏去，躲在一個山洞裏，很是安穩而祕密，決不至給人找到的。他忽地瞧見上面有一塊大石，突出洞口，很是玲瓏而古怪，他道：『別的不打緊，倘然這塊大石，

有時坍下來，不是要把我壓爲肉漿麼？」說也奇怪，頓時砰的一聲，那塊大石真的坍下來了，羅隱就藏身在山洞裏了。」

這故事更是荒謬。因爲舊五代史說他：「年八十餘，終於錢塘。」那時已做到給事中了，爲什麼有人要捉他呢。他的著作很多，四庫全書有兩同書十篇，是說：「儒道一致。」這也是人家說他神異的一種原因，因爲道教，一般人總以爲有神仙觀念的。還有羅昭諫集八卷，紀昀的總目提要說：

「隱不得志於唐，迨唐之亡也，梁主以諫議大夫召之，拒不應，又力勸錢鏐討梁，事雖不成，君子建之。其詩如徐寇南逼成事獻江南知己一首，卽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皆忠憤之氣，溢於言表，視同時李山甫杜荀鶴輩，有鸞鼻之分，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重，殆有由來矣。」

這寥寥幾句，很能論定羅隱的一生，並且「爲藝林所重」一句，也很含蓄，大概他老人家也知道民間傳說的羅衣秀才罷。

文人小故事

(編者)

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戴顓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水松牌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白爲題訖。僧獻玄沙鉢。綠英梅。檀香筆格。蘭縑袴。紫瓊霜。

換茶醒酒

樂天方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齋。蘆菹鮓。換取樂天六斑茶二囊以醒酒。

虞永興書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一紙。翦開字字賣之。礬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淺深。

國技

研究

專書

達摩派拳訣 潘顯編 一册定價三角

少林拳傳自達摩師拳式甚多而以龍虎豹鶴蛇猴諸法爲正宗本書詳爲解說輔以圖說使學者易於得門而入

技擊叢刊 達摩劍 趙連和編 一册定價四角五分

近人競言國技達摩劍爲國技之一內容分八路計七十法每法有動作姿勢圖末附劍術釋義以淺顯之文釋深奧之理盡人能解

中華新武術拳脚科 二册各四角半 拳藝學進階 一册 四角

中華新武術率角科上編 一册四角半 拳術學教範 一册 八角

中華新武術棍術科上編 上課五角半 北拳彙編 一册 五角

中華新武術劍術科上編 二册各七角 技擊叢刊 潭腿 一册 四角

拳藝學初步 一册 四角 潭腿十二路全圖 一幅三角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年十七份 各大雜誌

特別啓事

英文雜誌 自本年份起暫停發行未滿期之定戶所存報費可向原訂處抵換本館出版書籍或他項雜誌或收還現款由定戶自擇

小說世界 原為週刊自本年份起改為季刊未滿期定戶如欲收回餘款或抵換書籍雜誌其辦法與前項同其願抵換本誌季刊者每季刊一冊作週刊四冊計

兒童世界 版式改為六開本頁數加倍定價照舊

兒童畫報 原為半月刊自本年份起改為年出十冊定價照舊

目價年全定預		價零每	冊全	名
外	內			
角六元四	元 三	五	二	誌雜方東
元 二	角二元一	角 一	二	誌雜育教
元 二	角二元一	角 一	二	誌雜生學
角四元一	分六角九	分 八	二	誌雜年少
角四元二	角五元一	分 三	〇五	界世童兒
分五角七	角 六	分 六	〇一	報畫童兒
角二元三	角四元二	角 二	二	誌雜女婦
角六元二	角八元一	分五角一	二	報月說小
(定 預 不)		分五角二	四	界世說小
角四元二	角五元一	分 三	〇五	刊週語英
角六元二	元 二	角 二	〇一	界然自

民鐸雜誌 每全 每冊 二十角

科學雜誌 每全 每冊 十二角

留美學生雜誌 每全 每冊 四角

國學叢書 (以下六種概不預定) 每全 每冊 二元四角

史學與地學 每全 每冊 八角

博物學 每全 每冊 三角

農學 每全 每冊 四角

美育雜誌 每全 每冊 三角

留英學報 每全 每冊 五角



民間文學瑣談

呂伯攸

在過去的五年中，我因為從事於兒童文學的研究，便連帶地引起了搜求民間文學的興趣。雖然，以自己學識的淺陋，說不到甚麼心得；然而，在這許多樸實的藝術品中，卻使我發掘了不少的寶藏出來。現在，且從我的筆記本中，隨便抄下幾則來談談。

一、民間文學與文學作品

有許多人，都以為民間文學的作者，既是一般無識的民衆；那麼，比到文學家的作品，自然總欠高明一點。所以，我們中國的文藝界，從來不當他是正經東西看的。原來我們的一般長袍大褂的先生們，誰都在努力着「文以載道」的作品，對於這些販夫、走卒、小孩、老嫗所樂道的故事、歌謠……等，那裏能放得到眼睛裏去！

近幾年來，雖然已有不少覺悟的學者，竭力提創研究兒童文學，但是，

隨你大聲極呼，到底有幾個人能表同情於你們呢？記得三年以前，我尙在中華書局主編小朋友；有一次回到杭州的故鄉，便打算在一位鄰家的老嫗口中，徵求一些民間文學的材料，以便陸續將牠發表。那知齊巧給一位高年的父執聽見了，他便沈下了臉，對我說：「伯攸，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怎麼還要聽這種老虎外婆的故事！」就是你在上海所編的書，我也真不贊成；你要知道，你現在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應該好好地幹些正經，博得一個前程才是；是要常常做些小熱昏的調子騙騙孩子們，總有一天要失敗的呀！

承那位父執的指教，我是當然銘感於心的；不過，由此，就可以知道民間文學在我國一向不能抬頭的緣故了。——雖然，那些大人先生們所讀的詩經，也是古代的民間文學。

至於別的國家，對於民間文學雖不能像一般文學家的作品那樣重視，但是，他們對於民間文學的價值，卻有相當的認識；如荷馬的史詩，就是演譯了希臘的神話——原始的民間文學——而成的。其餘更有沙士比亞的威匿司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差不多凡是世界上研究過文學的人，沒有不知道的；然而，我們如果拿僕斯尼（*Bosnie*）所搜集的民間傳說瞧一瞧，這裏

卻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個少年，因為沒有錢和他的愛人結婚，於是便到一個富人那裏去借錢，那富人卻很可惡，他說：「錢是可以借給你的，不過，如果到期不償清，要割下你的半個舌頭來賠償。」少年爲了愛人的緣故，竟和他簽定這個慘酷的契約。

後來，借款到期了，少年卻終於不能償還，因此，被解到法庭上去審判，並且要履行契約上所訂定的割舌頭的條件。

少年的愛人得到了這個消息，心中十分悲傷；幸虧她是非常聰明的，馬上就扮了一個律師，趕到法庭上去替少年辯護，她說：「割舌是可以的，但是，要按照契約，祇准割下一半，既不能多一點，也不能少一點；而且，契約上既沒有說起「血」，那末，割的時候，當然不能割出一點血來。否則，就應該加倍賠償！」

終於，那富人是失敗了！

我們看了這故事，再看莎氏的各作，就很容易明白，那少年，就是莎氏劇本中的培薩泥伐；他的

愛人，也可知道是葡體亞了。莎氏在這中間，雖然更巧妙地加了一個少年的朋友安尼東進去，代替少年向猶太人借錢；而把割舌頭的事，也變成割肉一磅。（可參看莎氏戲曲集）可是，這偉大作家的作品，是拿了這民間傳說做藍本的事實，卻顯而易見的了。

寫到這裏，我又記起了一篇日本的民間故事來了；這是他們的十大傳說之一，題名為和尚的長鼻，大意如下：

某寺中有一個和尚，非常聰明，所以人家都很敬重他。不過，他有一件奇異事，就是他的鼻子生得又長又大，掛在臉的中央，一直垂到胸前。

他有了這樣一條長鼻子，當然對於他的行動，是感受着極大的痛苦。譬如：在他吃飯的時候，那長鼻子擋住在他的嘴邊，把食物送到嘴裏去，實在是很困難的。

和尚沒有法想，祇得在每次吃飯時，叫一個小和尚，拿一根木棒將他的鼻子撐了起來，使他的嘴裏可以承受食物。因此，一到了吃飯的時候，只聽見他喊着：「撐鼻子的，快走過來！」

這小和尚天天做着這種工作，方法既巧，習練得也很純熟的了。所以和尚歡喜他。

不料，有一天，這個善於「擄鼻子」的小和尚，忽然生病了，竟至不能起床；到了吃飯的時候，自然和尙祇得找了別的小和尚來代替這擄鼻子的職務。

那代替的小和尚，一看到這紅而腫的長鼻子，心裏就有些厭惡；不過，他很怕他的師父的打罵，所以便忍氣吞聲地，拿了木棒來替師父擄鼻子。

這時候，老和尚的面前，齊巧放着一大碗的熱粥，小和尚捧住鼻子，正要向木棒上擱去，不料忽然打了一個噴嚏，鼻子便落到粥碗中。

和尙驟然受了這一陣激烈的痛楚，一時暴跳起來，連那碗熱粥都打翻了；弄得滿身都是粥漿。而且，他的鼻子也燙得更紅了。

這一段很有滑稽意味的日本民間傳說，其實也很普通；要是在我國人看起來，也不過是調謔孩子的「老虎外婆」而已。可是，日本近代的小說作家新近自殺的芥川龍之介，卻就用了這篇傳說材料，演成了一篇文學作品，題名就叫鼻子，發表在明治年間出版的新思潮雜誌上。這個無名的小說家，便因此而得了老前輩夏目漱石的贊譽，且因此而成了大名。

以上這兩個例，就可以證明，民間文學並不是沒有價值的；否則，何以那些偉大的作家，也要受到牠的影響呢！不過，在我們老誠的中國，卻終於「不登大雅之堂」是騙騙孩子的東西啊！

二、民間文學與電影

近年來，我國對於民間文學，因為經過一部分人的搜集和探討，竟也漸漸地引起了一般人的注目。然而，除了少數的幾個學者，真實地為研究而提創以外，竟有許多的市繪，借了這個新鮮的題目，實行他們的投機事業。這就是近來的銀幕上，發現了不少瓜皮小帽子的唐伯虎，和高跟鞋的祝英台的由來了。

雖然，我並不反對把民間文學演成電影；不過，像這樣地胡鬧，專門供給那些少爺小姐以及太太姨太太們的尋開心，而以獲得金錢為目的；那似乎太辱沒了民間文學了吧！

有人問：「那末，民間文學演成電影，要取怎樣的材料呢？」

這是很容易回答的：「自然，第一，不能任意改變故事的形式；第二，要採取那種孕育着民族特性的偉大材料……」

眞的，這種影片；在外國是很有得見到的；像前幾年到過上海的德國影片「斬龍遇仙記」就是他們民衆文藝的結晶了。

斬龍遇仙記是我國人替他代題的中文名字；他的原名，卻叫做尼白龍琪（Nibelungen

Died）意思是「黑暗人民之歌」；如果用英文寫出來，便是「The songs of the People of Darkness」。

尼白龍琪中，包含着三十九個冒險的民間故事；現在就將鄭振鐸先生文學大綱中所敘述的，抄下來瞧一瞧：

英雄西格弗里（Siegfried）——尼什蘭（Netherland）國王西格摩特（Sigmund）的兒子——到和姆（Worms）去，向保根臺（Burgundy）國王龔曹（Günther）的妹妹，無比美麗的克麗希爾（Kriemhild）求婚。這個英雄西格弗里在他的少年時代會有好些奇異的冒險，那時他在刀劍作裏做學徒。他殺了一條龍，在龍的血裏沐浴，因此，他的身體成了不能傷害的；只有當他浴時，一片菩提樹葉擊在他的兩肩之間，龍血沒有洗到，因之那地方獨成一塊被刀兵所能傷害的地方。他還得到一把名爲巴爾蒙（Balmug）的刀，具有無限的力；一件披了不使人見

的外衣；具有十二個壯士的力量；一根神棒；可以打勝一切的人，最後，還得有尼白龍琪的寶庫。

（一個神話上銀寶石的府庫）用了這個寶庫，他管轄了矮人阿爾拔里契（Alberic）與他的所有的精兵。後來，當國王龔曹立意要航行到伊森蘭（Hlænsland）去求得美麗而頑強的女王白魯希爾（Binnhild）爲妻時，西格弗里便喬裝作他的屬臣，與他同去；立約，如果他幫助了龔曹，成功了這個危險的婚事，他便也可以得到克麗希爾爲妻。這個白魯希爾……有怪特的性格：凡想娶她的男子，都須先擲鎗，跳躍，擲石，以制服她。龔曹得了西格弗里的幫助——他借了那件不可見的神袍給龔曹——力量突增了許多。結果，竟勝了這位奇異的女王，得到了她；偕回和姆結婚。在和姆，舉行了兩次的婚禮，一次是國王龔曹的；又一次是西格弗里與克麗希爾的。結婚儀式佈設得非常的宏麗，但是可怕的女郎白魯希爾在她的結婚之夜，因仍具有她的神奇的女力，用她的衣帶，把龔曹的雙手雙足扎細得緊緊的，然後將他懸挂在牆上的一根釘子上。又是西格弗里幫助龔曹解除了這個厄運。當白魯希爾已成婚，不復爲處女時，她的所有的力量便都失去了，不復存在了。西格弗里取了這個可怕的女郎的指環與衣帶以爲酬物；這兩種東西，他又轉贈

給他自己的愛妻克麗希爾。許多時候過去了，他們都很幸福的，很快樂的生活着。只有一件小小的煩惱的事，便是，女王白魯希爾以爲西格弗里不過是龔曹的屬臣，他自己是比女王克麗希爾高過一等的。某時，西格弗里與他的妻子，他的父親以及國人，同到和姆的一個大宴會。白魯希爾與克麗希爾爭執起來；白魯希爾說道：「一個國王的后，不能讓一個屬臣的妻子，在她前面走。」於是克麗希爾大怒，便取出以前的指環與衣帶，說出她以前的事以羞辱她。白魯希爾哭了，立誓要報復這個損害她的光榮的大仇，她把報仇的事，委託給一個瘳猛的武士赫岑（Hagen）他從克麗希爾那裏誘探出西格弗里的兩肩之間有一個可以得致命傷之部位的祕密。於是英雄西格弗里便在一次出獵時，被赫岑所暗害了。寡婦克麗希爾依靠以生活的神祕寶庫又爲赫岑所盜去，於是她過了十三年的窮苦憂愁的生活。後來，有一個遠地甸加利國王伊賽爾（Isel）要想與她結婚，她答應了，心想，這個新的婚姻可以給她以打倒她的仇敵白魯希爾的權力。好幾年過去了，克麗希爾送一個請帖，邀請龔曹及他的屬下同到她丈夫的城裏來，赫岑立刻猜出這個邀請的寓意，力勸國王不要去；但不能見聽，於是只得上途同去。這時赫岑頭髮已斑，精力已稍衰，

但他仍舊不怕一切；他帶了鐵弓，相信仍能從他的敵人的盔上擊出奇異的音樂。國王伊賽爾卻完全不預聞克麗希爾的復仇計劃；他以快樂的好客的態度接待龔曹及赫岑他們。大宴時，爭端見了。赫岑迅速斬了伊賽爾及克麗希爾所生的兒子的頭，以回答她的挑戰。於是他如復仇女神似的，一場大戰開始了，經了全夜，至黎明才終止。這戰是英雄們的結局，赫岑也死了。「他們從窗中拋出死屍，血流如水；大廳着了火，他們用血滅了牠；他們自己覺得口渴，也用血來止渴。」這場戰事的熱烈，使我們想到伊里亞特的戰事。

中國何常沒有這一類的民間文學，祇要有人真的肯爲藝術而藝術，將他很忠實地在銀幕上表現出來，那麼，中國的民間文學，才不致給糟塌了，我願一般電影編劇家，努力注意一下！

三、構成民間文學的幾個要素

以前我曾做過一篇「中外思想之接近。」其中所舉的例，大概以民間文學居多；近來更將這一類的作品，細加探討，又覺得非但立意類似的舉不勝舉，而且，還可以在許多民間文學中，找出幾個共同的要素來。（在這裏，當然專指民間傳說的故事。就是：

一、人獸結婚——大都是一個女子，因被迫嫁給別種動物。（不一定是獸類，也有蛇、蛙等物。）雖其中男子娶獸類的也有，但極少數。

二、變形——等到女子既嫁，則獸類又必幻形爲美男子。

三、人物個數的一例——這類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差不多一例是三姊妹，或三兄弟；至於兩個或四個以上的，可以說絕對地沒有。

四、最幼者勝利——故事的結局，百分之百是兩個姊姊或哥哥失敗，總歸是最幼者得到勝利的。

這種慣例，亦不限定中國的民間文學是這樣，卽近至日本，印度，遠至西洋各國，也莫不如此。這一類的不約而同的原始思想，我們細細地研究起來，很可以感到十分的興趣。下面的例，就是一個很古的西洋傳說：

有一個希臘的商人，名叫萬莫，有一次，他將要出門去販賣貨物，便問他的三個女兒：「各人要帶些甚麼東西回來？」

大女兒說：「要買一個金戒指！」

二女兒說：「要買一個玉戒指！」

祇有小女兒卻說道：「祇要一朵鮮豔的玫瑰花！」

萬莫出去以後，直到嚴冬時候才回來；大女兒的金戒指，二女兒的玉戒指，他都置辦妥當了；在這冰雪漫天中，卻祇找不到一朵鮮豔的玫瑰花。

他在回來的路上，走了幾天，忽然經過一座花園，而且園裏正開着一叢紅玫瑰花。萬莫便下了馬，悄悄地摘了一朵。那知當他剛要出門，迎面卻撲過一隻怪獸來，大聲地吼道：「誰敢偷我的玫瑰花？」

萬莫嚇了一跳，連忙向那怪獸求饒，但是，那怪獸無論如何，不肯答應，一定要將萬莫咬死。莫說：「既然不肯饒我的，那麼，讓我把花拿了回去，和家人們說明原因，再來就死！」

怪獸道：「那也可以！你在明天早晨，一定要趕到的；否則，就該派一個代表來！」

萬莫暫時離開了這個恐怖的花園，沒精打采他回到家裏，大女兒、二女兒見了父親，都向他

討得了各人所要的東西，非常歡喜。祇有三女皮麗並不索取玫瑰花，但問道：「父親面帶愁容，心上有甚麼不快？」

萬莫便嘆了一口氣，把採花的經過，告訴了她。皮麗很覺不安，暗暗地卻已打定了主意。

明天，她便起了一個早，問明了路徑，獨自個趕到怪獸住的花園裏；預備代替父親給怪獸咬死。

皮麗正在園中彷徨，那隻怪獸早已跳了出來，說道：「皮麗姑娘，我等了好一會了，怎麼你的父親不來！」

皮麗不慌不忙，當即告訴牠：那玫瑰花是她要求父親採的，所以情願來代父親受罪。怪獸聽說，似乎十分愛她；而且，也並沒有要咬死她的樣子。自此，皮麗便和怪獸同住的花園裏了。

過了幾天，皮麗要想回去看望父親，便將這個意思向怪獸說明，怪獸也就答應了她；不過，限定她三天以內，一定仍舊要回到園中。

皮麗在家中盤桓着，不覺已過了三天的期限；急忙趕到園中，那怪獸卻睡在地上，病得氣息

奄奄了。她想起前幾天怪獸待她的恩愛，不自知地也滴下了幾點眼淚。

這時，怪獸忽然睜開眼睛，在地上打了一個滾，立刻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少年。向皮麗說道：

「我本是希臘的王子，祇因一時被妖魔暗算，中了他的魔術，所以變成了一隻怪獸。現在，幸虧災難已過，仍舊復了原形。不過，你能夠不厭惡我，伴我同居，我是永世不忘記你的了！」

王子即日回朝，便和皮麗結了婚。

這例子，不過從許多傳說的故事中，隨便找了一篇出來，可是，我提出的四個共同點，卻都包含在這裏面了。其餘，有的在一篇中祇占着一種或兩種同樣的成分的，更是指不勝屈；如前數期本誌中拙著黃金和鹽，就是占着第三第四兩種要素的。又如本篇中的玻璃鞋，也占着同樣的要素。

現在，再在中國的民間傳說中，抄下一篇菜瓜蛇的故事來，以證明那四種特點的，確是構成傳說神話的重要分子：

有一個老頭子，生有三個女兒，尙未許給人家。一日，老頭子往山裏去打柴。菜瓜蛇將皮脫下，變成一個大網，網過往的人們。老頭子誤被他網住。菜瓜蛇正要吃他，忽聽見老頭子哭道：「我死

不足惜，只有家裏三個女兒，必定餓死，奈何？」菜瓜蛇聽了，說：「原來你家還有女兒，你將一個給我做妻子，我便不吃你。」老頭子只得應允，回家將這件事對女兒們說了。徵求大女兒的意見，大姐說：「情願教吃掉了爺爺，不願嫁給菜瓜蛇。」又問二姐，二姐也說：「情願教吃掉了爺爺，不願嫁給菜瓜蛇。」問三姐，三姐說：「情願嫁給菜瓜蛇，不願教吃掉爺爺。」老頭子便將小女兒打扮起來，送往菜瓜蛇家裏，與他結爲夫婦。菜瓜蛇待他的妻子，甚是恩愛，兩口兒極爲相得。

過了半年多，三姐想念家裏的人，要回去看看，但愁認不得道途。菜瓜蛇便親自送她，又帶一袋芝麻沿途拋擲，囑咐她待芝麻抽出枝葉，便沿着回來。

三姐回家，與父親姊妹相見，甚爲快樂。三姐自嫁菜瓜蛇後，一切享用，非常奢華。現在回家，頭上滿插金花，銀花，身上穿了綢緞的衣服。大姐見了，不免起了妒忌之心，深悔當時不嫁菜瓜蛇去。便約妹子去照井，看現在誰比誰美麗。照時大姐見妹子比自己勝過十倍。大不服氣，又約她去照河，又是三姐好看。大姐說：你頭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好東西，自然我比不過了。你且將你的東西給我穿戴起來，我們比比看。三姐果將穿戴的除下，給她姊妹，她姊妹得了這些東西，不去照河，即

猛然將她推下淹死，假作啼哭回家說：妹妹失足落水溺死了。

大姐每日往大路上看芝蔴長出否？一日果見沿途都是碧綠的嫩苗了。大姐大喜，便一路沿芝蔴苗而行，到菜瓜蛇家裏。菜瓜蛇見伊那些戴的穿的都是三姐臨去時的。只是面貌身裁不像，便問道：「你去許多時候在家裏做些什麼？怎麼你似乎變得粗醜了些？」大姊說：「不要說起了，自從回去之後，家裏人一天到晚逼我做粗活，所以弄成這個模樣。」菜瓜蛇說：「那麼爲何臉上弄了一臉的麻子呢？」大姐說：這因爲我有一天在麥場上曬黃豆，一交摔在上面，臉被豆子碰傷，所以留下這一臉的疤。」手何以變粗了呢？說：「是天天拉磨弄成的。」脚何以大了呢？說：「是天天踏春弄成的。」菜瓜蛇聽了她一番解說，信以爲真，大姐得以冒充爲他的妻子。

有一天早晨大姐坐在窗前梳頭，忽見樹上有一黑毛小鳥向她叫道：「梳我的梳子梳狗頭！照我的鏡子照狗臉！」大姐知道是三姐的魂變的，心中惱怒，用手中梳子猛力向小鳥扔去，竟一下將那鳥攆死，跌下來，大姐拾起來，煮在一個罐裏，菜瓜蛇回來，便一同吃，不意菜瓜蛇吃時，一口口都是香噴噴的肉，而大姐吃的都成爲骨頭。大姐知道妹子作怪，將罐中餘肉一齊潑去。次日

那潑的地方，竟長出一顆棗樹，漸漸成陰結實。大姐打下許多棗兒，與菜瓜蛇同吃。菜瓜蛇吃的，都是又香又甜的棗。大姐一送進口變成狗矢。大姐怒極，將棗樹斫去，卻將幹子做成一根搗衣杵。搗衣的時候，凡是大姐的衣服，都破成窟洞，大姐便又將那搗衣杵塞進灶裏燒了。

隔壁的叔婆聞知此事，私下到廚房裏窺探，忽然灶灰中露着一尊金鑲鑲的金人，就悄悄的用衣襟兜了回去。藏在竹箱中。每日叔婆由外回來，總看見未紡成的棉，都變成紗。房門仍然關着，不能有外人進來，叔婆甚是疑惑。一天裝做出去，卻偷着回來，伏在窗下窺視，見竹箱中金人走出，變成一位絕妙的人兒替她紡紗，叔婆認得她便是三姐，又驚又喜，跑進房一把將他抱住，喊了菜瓜蛇和大姐來。菜瓜蛇雖然認得這是他的妻子，但有大姐在室，心裏狐疑不決。叔婆教他們將頭髮打開，能互相交糾不脫的，便是結髮夫妻，菜瓜蛇和三姐兩人的髮能相糾，和大姐則否，於是菜瓜蛇知道三姐是他原來的妻子，大姐卻是假冒來的，便一口將大姐吞下，和三姐爲夫婦如初。

四、民間文學與民族性

從中外各國的民間文學中，很可以看出各個不同的民族性，這猶如一個做生意的人，他和人

家所談的，當然滿口都是生意經；要是他是一個讀書人，那末難免就要「之乎者也」了。民間文學與民族性，也是如此：有的民族是愛和平的，他們的民間文學中，就充滿了和平的意味。有的民族是歡喜向他方侵略的，他們的民間文學中，便也逃不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這且不必管他，現在不妨將我們中國的民間文學，和他國的比較一下。

中國的民間文學，和西洋的不同的一點，就因為，中國的民族性是樸質而趨向於平民化的，所以，無論拿我們那一種民間文學來瞧，其中所假定的主人翁，大概都是民間家族中的一員——父母、子女、兄弟、姑、媳等——而且所敘述的事實，也多半是屬於田園的，如果不相信，可以隨便找一個故事來做例子：

一個可憐的小姑娘，姓葛名郎當，不幸嫁在一個兇惡的人家，她的翁姑都虐待她。小姑娘的性情卻很柔順，凡是翁姑囑咐她的話，她無不遵行。

一天晚上，家裏養的蠶，因為桑葉吃完了，於是，翁姑便逼迫着她出去採桑。她雖是不願意，也只得趑趄著含淚出門。

那一夜，烏雲斗暗，門外一團漆黑，半點什麼也看不見。不一會，狂風大雨，便格外顯得可怕了。然而小姑娘畢竟出去了，她暗中摸索着，大約走了半點鐘，她走到一條河邊上了；不料失足一滑，她竟滾進了河中。可憐的郎當，就這樣人不知鬼不覺地淹死了。

她的翁姑都着了慌，連忙想了一個方法，以便對付她娘家的人。

他們的先發制人的辦法，就是趕到縣裏去告了她一狀：說她和人和奸潛逃，因此落水身死。她的父母，究竟也不知道她半夜裏出門來做甚麼事，及至得知她翁姑的訴狀，也有點疑心她的不貞；於是，這件慘案，差不多就此消沉下去了。

過了幾天，她的父母正在家裏咒罵她，忽然從門前樹上，飛來了一隻小鳥，在那裏哀哀地唱道：

「葛氏郎當，半夜採桑，

跌進河江，不見屍顛。」

她的父母聽了，不覺大慟，立刻切了一碗肉出來，祝道：

「女兒，若這個鳥真是你，你就飛下來嘗一片肉！」

那鳥果然飛了下來，用嘴在肉片上啄了啄，當即滴下兩點鮮血，又嘎的一聲，哀哀地叫着飛去了。她的父母明白了女兒的冤枉，就在縣裏提出反訴。不久，案情大白，她的兇很的翁姑，就照律治罪。——這隻鳥，便是現在的白頭翁。（由蕭保璜君的鳥的故事改作）

這個故事，是利用了鳥的聲調，演譯成篇，在中國的民間文學中，和他類似的，真是舉不勝舉；不過，我們卻可以在這裏面，看出中國的民族性，除了上面所說的樸素而趨於平民化以外，尚有一個善於替弱者鳴不平的特點。

日本雖和我們同處於東亞，但是，他們的民族性，卻又和我們略有些不同了。因為，他們是崇尚武士道的，所以，他們的民間文學，和我們的比較起來，又多了一種復仇的色彩。例如：

有一隻蟹和一隻猿，同在山脚下散步；猿在路旁，拾着了一粒柿子核，蟹在河邊拾得一個飯團。

狡猾的猿，知道這柿核不好吃，他就欺騙了蟹，向他掉換了那個飯團來吃了。

那知蟹把柿核種在土裏，向他禱祝了一會，那柿核便漸漸地抽芽，生枝，發葉，變成了一株很大的柿樹，而且還結了不少鮮紅的果實。

猿看見了這些柿子很羨慕，並且明知那隻蟹無法爬到樹上去；因此，他又假獻殷勤，願意溜上樹去，替蟹摘柿子。

蟹答應了他，猿就爬到樹上，一個一個地摘下來，獨自個吃着；還大聲地叫道：「好吃呀，甜的柿子！」

蟹說：「你不要祇顧自己吃，快擲下幾個來給我啊！」

猿嘴裏雖說：「好！」卻故意揀那青而硬的，擲下一個下來。蟹拾起來嘗了嘗，覺得滿口苦澀，連舌頭也麻了。他急忙叫道：「這不行，你要揀那頂甜的擲下來！」

猿有些不耐煩了，他隨手又揀了一個頂青頂硬的，向着蟹的殼上投去，蟹大叫一聲，便倒在地上了。

蟹的兒子跑來，看到這一回事，忙問道：「爺，怎麼啦？」

幸虧蟹還沒有斷氣，便斷續地說道：「猿……害了我……那猿……」說罷，蟹就死了。

蟹的兒子撫着屍身大哭，這時，齊巧陸續地來了一隻蜜蜂，一顆栗子，一條昆布，一個石臼，他們都問道：「小蟹，小蟹，你爲甚麼哭？」小蟹便把猿害死他爸爸的事，告訴了他們。

他們都很惋惜地說：「可惡的猿，我們幫助你復仇罷！」

於是，他們便商量復仇的方法：先派蜜蜂去察看猿的情形；趁他不在家裏的時候，栗子首先去藏在火爐的灰裏；昆布張開來睡在房間裏的地上；石臼爬在屋頂上，蜜蜂便躲在水瓶後面。

不一會，猿回來了，他想到火爐上去取開水，不料伏在灰裏的栗子，便「拍」的一聲爆了出來。正打在猿的臉上。猿覺得一陣熱，他就打算到廚房裏去，取些冷水來浸潤他的臉頰；那躲在水瓶後面的蜜蜂，便飛出來螫了他的眼睛。猿一面呼痛，一面奔逃着，不料又踏着了地上的昆布，滑跌了一交。這當兒，那爬在屋頂上的石臼，也趁勢滾了下來，把那隻猿壓住了。接着，小蟹便跑過來，用鉗鉗斷了他的頸子。

這一篇是日本十大傳說之一，當然可以拿他來代表一部分的民間文學的。其餘如桃太郎，也

是他們的有名的傳說，而在篇中所敘述的伐鬼和凱旋等事，亦都是表現桃太郎的武士氣質。至於那八岐大蛇的故事，卻又充滿了英雄復仇的要素了。

西洋各國的民族性，大都是趨向於盧榮的，所以他們的民間文學也都是尊重貴族，儘拿些皇帝、皇后、皇子、公主等等來做篇中的主人翁。現在且看我下面舉的例：

從前，波斯國中，有三個姊妹；最小的妹妹，名字叫做辛特利。她的兩個姊姊，都是驕傲而愛盧榮的，所以家裏一切掃地抹桌，烹茶煮飯的事，都責成辛特利一個人去做。

兩個姊姊，每天穿綢着緞，儘在跳舞場裏過生活，辛特利卻蓬頭赤腳，真比小乞丐都不如。但是，她從來也沒有說過一句怨話。

過不多久，忽然國王要選皇后了；因此，特地傳諭全國，凡是國中的閨女們，都應該到宮中去跳舞；倘使國王選中了誰，誰便可以立為皇后。

自這個消息傳出以後，全國的姑娘們，都竭力地裝飾起來，想到宮裏去爭奪這個皇后的位置。辛特利的兩個姊姊，自然也不甘落後，興勃勃地進宮去了。

辛特利孤零零地留在家中，非常寂寞。一天，她正在想着那宮中的繁華，嗟嘆自己的薄命，忽然有一個老婦人，走來向她問道：「辛特利姑娘，你也想到宮中去跳舞嗎？」

辛特利說：「自然很想去的！可惜，我既沒有衣服，也沒有車馬。怎麼去得呢？」

老婦人笑道：「不要緊，你跟我來，我替你設法吧！」

辛特利跟了老婦人到門外，祇見當門攔着一個冬瓜，伏着兩隻老鼠；她正在詫異，那老婦人用手一指，冬瓜便變成了一輛車子，老鼠也變成了兩匹駿馬了。老婦人又向車子裏取出了一套美麗而高貴的衣服，叫辛特利更換了；當即攙着她上了車子，在這一霎那，那老婦人也變成一個車夫了。

車子到王宮裏，辛特利祇見眼前光明燦爛，擠滿了如花的美女。當她剛想在這中間，找尋她的兩個姊姊，驀然那個漂亮的國王，已走到她的面前，要求她和他一同跳舞。辛特利羞澀得甚麼似的，她默默地不能回答一句話，立刻逃出了王宮；可是，她的一隻鞋子，卻在這匆忙中遺失了。

她中心忡忡，很想找到先前那車子，馬上逃回自己家中去。不料耳邊忽然發生一陣敲門聲，

把她驚醒，原來她還是睡在破絮中，不過做了一個好夢罷了。她急忙起來開了門，讓她的兩個舞罷歸來的姊姊，走了進來。

這樣接連幾天，凡是到宮中去跳舞過的姑娘們，都在等候國王來下聘。誰知國王在這許多閨女中，卻沒有當意的。因此，他已改變了一個方針，自己預先擬定一個尺寸，叫匠人們做了一隻玻璃鞋子。並且差遣一位大臣，拿這鞋子到各處去訪問：如果有誰家姑娘，能夠很適合地穿上了這隻鞋子，一點不嫌大，一點也不嫌小，那末，她便可以迎娶來做皇后了。

那位大臣辛辛苦苦地跑了一個多月，試過了無數的閨女們，可是，誰也穿不着這隻鞋子，最後，到了辛特利家裏，她的兩位姊姊，都搶着試着，可是，也都不能合式。

這時，辛特利卻好從廚房裏出來，那位欽差大臣看見了她，便有注意沒注意地叫她試着看看。那知辛特利的脚伸到那玻璃鞋裏，長短闊狹，都和牠十分符合。

於是，大臣便回去報告了國王，即日下聘。那乞丐似的辛特利，便錦衣玉食地，做了波斯國的皇后了。

這個故事中所包含的，雖竭力想把「安樂者失敗，勤苦者勝利」的意義表現出來；然而，他的結果，切反把他們貪慕榮利的弱點，完全暴露了。原來他們所提倡的自甘勤苦的美德，不過是爲要達到「安樂」的一條途徑罷了。而且，敘述全國的閨女們都想奪得王后的位置，表現他們的奢望，是何等有力啊！

寫得太多了，這薄薄地一本小说世界，也許不能容許我再寫下去了；好了，就此拉住了吧！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我願意再來談談民間的歌謠。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第二十八回 山邱華屋妾恨繇繇 春水綠波歡心惻惻

幾天以後，倫敦報紙上，登載起史天芬逝世消息來。說道：

本館同人，謹以至沈痛之筆墨，宣佈羅思瑪克公主史天芬殿下逝世消息。殿下曾以私事，赴國外旅行，返英後，即擣小疾，不圖數日之病，即玉殞香銷。羅思瑪克王族，於政變後，遷居吾國，已五十餘載。殿下艷質聞於全國。與古瑪岩國王儲倪古壘殿下締婚約。重以殿下之祖夫人故后升遐，遂展婚期，至十月中舉行。倪古壘殿下曾來英倫，頗受朝野敬禮。此不幸之消息傳

出，吾等知讀者諸君，必爲倪古壘殿下悲悼也。王后升遐，公主繼逝，羅思瑪克王族，僅存賈伯萊親王一人。聞亦爲久病之人，不任繁劇。是以史天芬殿下葬儀，力事簡單。卽於某日奉安凱德省雅罕離宮。羅思瑪克王族殯宮中。會葬者，僅宮眷及侍從官吏而已。華屋山邱，佳城寂寂。史天芬殿下青年麗質，倏忽委化，讀者諸君，諒同震悼。

這段新聞，蟬妮是在古瑪砦國王后同倪古壘返國後一星期看見的。就在那天，接到馬克士從巴黎打來一個電報。說是纔從楚堡起程到巴黎，邀蟬妮去相會。他表妹屠維夫人，已到巴黎。馬克士要蟬妮去置辦嫁裝。所以特地請他表妹來做蟬妮伴侶的。電中約定蟬妮附次晨輪船渡海，他在巴黎北站相待。蟬妮自從第一次入宮至今，受盡了許多離合悲歡，腦筋已經有些麻木，又新受了史天芬暴卒的感觸。暗想既同馬克士訂了婚約，遲早終是他的人。不如早一些上巴黎，了掉這件公案，也省得牽腸挂肚的，牽纏下去。史丹拉利亞勾當史天芬的事，實在可稱盡力。他的手訂出來那段新聞，說得實情實理，一些破綻沒有。讀報的人讀了，不能不信。從此史天芬的祕密，一定可以永遠保守了。他的慘死，也不致宣佈了。至於蟬妮自己，既經史天芬的保障；史天芬的祕密保守得住，他的祕史，也

決不致宣洩。以前幾次同倪古壘分手，都有死別生離之感。卻幾次還可以見面。這一次卻真要永訣了。王后在將返國那天早晨，把蟬妮召去，很和氣的說道：「我想最好你不必再同倪古壘相見。你們的事，我都明白。倪古壘是我的兒子，他的思想，我都知道。他很是愛你。」蟬妮道：「我看過幾時或者可以淡忘下去。」王后道：「我也希望如此。還希望你也能夠把他忘了。你不要懷疑，我一些不責備你。你也是處於被動地位，很經過許多困難。杜蕾男爵夫人把以前歷史，都講給我聽。那位夫人真是一個女英雄，拚命同不可知的悲慘命運奮鬥，一些不退卻。提到你，一些沒有間言。現在天幸化險爲夷，經男爵夫人的奮鬥，居然把這件慘史掩匿過去了。真是謝天不盡。好孩子！現在我們要分手，從我看來，你真是可疼。所恨爲禮教束縛，你同倪古壘竟不能締婚。這個抱憾得很。」說着同蟬妮很親熱的接吻，揮淚而別。蟬妮宣佈此事，杜蕾雖是不快，卻一句沒有責備蟬妮，還是待他很殷勤的。講起此事，歎道：「大概你對於王后，大有不能不宣佈之勢。」蟬妮道：「不錯。對於他，不知怎樣覺得有些不忍哄他。想藏匿也藏匿不住了。」杜蕾道：「我也是這般猜想，這個真是不幸。」蟬妮聽他這般說，知道他心中卻在那裏抱怨他沒有強制能力。在宮中生長之人，都有這種天材的。這都是過去的事迹，在

宣佈史天芬死耗以後，一切都可以不問了。馬克士既邀他上巴黎去，立刻收拾行裝。一壁收拾，一壁打算買辦嫁裝之事。知道馬克士非常慷慨，只要說得出口，沒有不照辦的。就是要馬克士替他照史天芬所有的衣飾，照備一份，馬克士也肯照辦。就是以指上戴的那枚碧玉指環而論，也可同倪古壘贈史天芬那枚嵌紅玉的，彷彿。到了紐約還有信來。說起在紐約替他買到一個歷史上著名的珍珠項圈。自思以一個試粧員，既受一國王儲鍾愛，又爲富豪用勢力奪去，真是夢想不到，那天晚間，正在房中閑坐，女主人忽地神色奇異的跑進來。叫道：「戴玢姑娘，以前來過的那位青年美貌紳士，在甬道中候你。」蟬妮一聽，知道沒有別人，一定是倪古壘來了。不知不覺，把右手按上胸口去。女主人問道：「葛蘿麗剛好出門，我去請他上葛蘿麗應接室去何如？」蟬妮點了點頭，自己在鏡中一照，覺得顏色異常灰白，唇上卻帶着微微一些笑容。不過那種笑容，完全是一種強笑。身上穿一套很時髦的灰色衣服，指上戴着那枚碧玉環。女主人在樓梯邊叫道：「戴玢姑娘！客人已上客廳了。」蟬妮下樓，一到客廳，已給倪古壘攙住道：「蟬妮！我回來了。你千萬不能嫁那個人。不可嫁那個人。你既愛我，我也愛你。快同我接吻。我特地趕來同你結婚的。」蟬妮竭力掙開。頓了一頓，臉上透出一種異彩來。喘

吁吁的問道：「你來同我結婚嗎？」纔說出口，又換了一種悲慘之色。淒然道：「你怎樣能够娶我呢？」
倪古壘叫道：「我一定要娶，已定下誓不娶別人了。」蟬妮道：「這個一定不能如命，將來你是要做國王的呀。」倪古壘道：「這個我可不能管。他們也沒有強迫我同別人結婚的權力。我一定要娶你。我知道我們結了婚，一定可以快樂的。請你犧牲一下。瞧我們愛情分上，你一定肯犧牲的。受禮教上束縛，你縱不能得到王后寶冕，卻可做我的妻子。這個就我們都可以滿意。只要我們愛情不變，這種虛榮，諒來你也不愛。只要我承認你是我合法妻子，不再娶別人，你也可以滿意了。」蟬妮搖着頭道：「這完全是理想，斷難實行。」倪古壘道：「確是可以實行，這種佈置，我已經同母親說過。他很明白，別人一定也可以明白過來。我父母都知道我不肯再同別人訂婚。明白我們愛情。他們兩位，就是從互相戀愛，完成嘉耦。不過他們運氣好，已經達到最後目的。有了他們作為先例，我們何妨照辦。並且母親也很愛你，還怕什麼呢？」蟬妮聽了快樂嗎？蟬妮很悲傷的說道：「這是一種夢想。若是實行起來，足以減少你的幸福。你最好娶一個貴主，方纔可以為一國之母。有了孩子，也可以繼承王位。你是有國之君，怎樣不替一國大統上着想呢？」倪古壘勃然道：「這種迂闊的話，我聽了不少了。聽着頭

就要痛。我主意已定，不是你，我是終身不娶的了。」蟬妮靜靜的答道：「不過我已經許給范先生，你怎樣忘懷的呢？」范先生的表妹，在巴黎等我上那裏去購辦嫁裝，明天就要上巴黎去了。」倪古壘道：「你的同他訂婚，一則怕我找你，許了他可以省得受我聒噪。一則受那個畜生的逼迫。並不是真心愛他。」蟬妮道：「倪古壘！是我許他的。我答應他。我答應嫁給他的。決不能自行反汗。」倪古壘道：「你不肯反汗，完全爲着怕他。怕一反汗，他要宣佈史天芬的祕密。」蟬妮默默。倪古壘道：「是不是怕這個。」蟬妮道：「不嫁他，他是一定要宣佈的。」倪古壘道：「讓他去宣佈便了。」蟬妮道：「倪古壘！你決不可這般講。你應當想想羅思瑪克王后，同那位慘死的公主。他們都是已故之人，你忍心讓他們受人指摘嗎？」倪古壘聽了，在室中來回走着，顏色愁慘。目露怒容道：「如此看來，我們是在他掌握之中了，何不同他奮鬥呢？」蟬妮喃喃的道：「這個非常危險。我沒有這種膽量。」倪古壘？你應當替那位可憐的親王，同男爵夫人着想，若有不測，親王還好，她卻一定要氣死的。我們決不能冒這險，還應當替已經去世之人想想。」倪古壘道：「難道這個人真有這種殘酷手段嗎？」蟬妮道：「難說。」倪古壘猶笑道：「這般說，你同他過度那個日子，就可怕了。」蟬妮！我急得要發狂了。萬萬忍受不來。究竟

還有別的方法沒有？」蟬妮道：「倪古壘還有什麼方法呢？范先生待我還和靄，所以我同他訂婚的。」倪古壘叫道：「和靄！你還說他和靄嗎？他知道你忠心衛友，所以乘勢要挾你。你還說他和靄嗎？」說着，在室中氣得亂跳。蟬妮攔住道：「倪古壘！快不要這般。給別人聽見，像什麼呢？事已如此，確是不能挽回了。」倪古壘狂呼道：「我真要發狂了。想起你給別人娶去，真使人生氣。」蟬妮明知倪古壘確是真心要娶他。彷彿有人開着天國中樂園的門，招他進去，他卻不敢進。芳心粉碎，還得勸慰倪古壘。倪古壘氣雖平了些，因為蟬妮勸他。他又把蟬妮冷嘲熱罵。蟬妮更覺得淒其欲絕。後來不知怎樣，又明白過來。摟住蟬妮接了不少吻。喃喃自責道：「你是個天人。我卻是獸類。」蟬妮道：「你不要這般聽了。越發使我難受了。說着，硬了頭皮，催倪古壘走。道：「你走罷。我疲倦極了。」他講這兩句話，完全同兒童一般。倪古壘問道：「你是否搭明天早晨那班輪船走？」蟬妮道：「正是。」倪古壘道：「既如此，我明天送你上法國去。你既是要走，我也何必在此勾留。別的地方，我也不願去。一生的幸福，從此消滅了。送你去，究竟還可以歡聚一兩小時哩。」蟬妮很迫切的道：「不可。給別人見了，老大便。你有同伴沒有？」倪古壘道：「薩沙送給我留在巴黎。是一個人來的。即使給人看見，也顧不得了。我只

希望同你一起走，什麼事都聽天安排。若是上了船，天幸能够使船沈入海中，我更爲快樂。因爲沒有了你，活着也是無味。船一沈，究竟可以使我們死在一起。」蟬妮聽他越說越慘，再也不忍去聽。硬把他逼着走了。他走之後，蟬妮悄悄上樓，也沒有吃晚膳就睡了。晚間做了一個好夢。彷彿同倪古壘附輪渡海。船果然沉了。沉下去時候，兩個人緊緊摟住，覺得非常快樂。



世界各國國華談

仲兆槐

（一）

一個國家。必有一種國旗。他的用意。是表示他自己特有的精神。還有用植物來表示國民性的。這種植物。便叫國華。國旗是對外用的。形式很為莊重。國華並不用以對外。因此沒有什麼莊重的形式。世界上各國的國旗。諸位想已知道。無庸多說。但是世界上各國的國華。恐怕不甚清楚。現在大略說明如下。

（一）中華民國的國華。中華立國很久。國華當然跟着時代而變遷。當隋煬帝時候。闢地二百里為西苑。詔天下進花。易州進牡丹二十箱。這是牡丹見重於中華的起源。到了唐朝開元年間。天下太平。國人競種牡丹。長安更為繁盛。竟稱牡丹為花王。因此。君主時代的中國。只有牡丹可以推為國華。現在民國成立。做標章的植物。便是嘉禾。所以錢幣上、勳章上、都刻着嘉禾。他的用意。無非為表示中華以農立國。要全國人注意農業罷了。

(二) 英吉利的國華。英吉利的國華。誰也知道就是薔薇。當十五世紀的後半期。有稱爲「薔薇之戰」的一件事。在英國史上很爲著名。這場戰禍。起於約克家。和蘭喀斯他家爭奪王位。約克家用白薔薇做徽章。蘭喀斯家用紅薔薇做徽章。戰期經三十年之久。(一四五五年起一四八五年止)方纔講和。後來他們兩家。便永遠用紅白薔薇做徽章。蘇格蘭以薊爲標章。薊一名千針草。菊科植物。相傳從前斯葛且族和鄧族打仗。鄧族夜裏來襲營。斯葛且族當然全軍覆沒。那知吉人天相。鄧族的一個兵。在黑暗中行走。脚上忽被野薊的刺所傷。叫了一聲。被斯葛且族的兵聽見。知道敵人襲營。於是趕快備戰。竟轉敗爲勝。因此。現在還紀念不忘。愛爾蘭人卻愛酢漿草。這種植物。到了夏季。開五瓣黃色的花。葉由三小葉而成。每一葉有一缺。

(三) 北美合衆國的國華。在美國。卻不能一定舉出什麼花是國華。照美國的國民性。約略舉出幾種。如麒麟草。薔薇花。雛菊。都可以算得常用的標章。至於坎拿大地方。卻以砂糖楓爲代表植物。

(四) 法蘭西的國華。法國人最愛百合。這種植物是多年生草。夏日開花。色白。葉短而闊。互生。歐洲各國的人。對於百合花。都有愛好的心思。卻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五)日本的國華。日本人最愛櫻花。種植的方法。研究得非常精細。當暮春時候。櫻花盛開。學校裏要放幾天假。稱爲「櫻花假。」這時賞櫻花的人。真是舉國若狂。他們還說。櫻花的盛衰。可以卜國運的休咎。這卻涉於迷信了。

(六)意大利的國華。意大利的國華。原來有兩種。一種是雛菊。這種植物。在二月間開花。花期很長。因此又叫做長命菊。一種是百合。和法國人愛好相同。

(七)西班牙的國華。西班牙的植物標章。乃是柘榴。柘榴結實。果皮裂開。露出和牙齒一般的子。其數很多。吃了能够止渴醒酒。

(八)德意志的國華。德意志人愛玩的植物。乃是矢車草。普魯士則以菩提樹爲標章。撒克遜尼亞則很愛木犀。

(九)印度的國華。蓮是印度的國華。原來印度是佛教國。蓮是佛教徒視爲極淨潔的東西。因此。佛教中有蓮華座蓮臺等。在我國古書上。也說蓮是君子花。不過西洋人不愛牠。說牠好似粗暴無恥的人。

(十) 波斯的國華。波斯人常使用鬱金香做標章。鬱金香屬百合科。春季開花。花朵大而美。顏色有黃紅白三種。

(十一) 希臘的國華。代表希臘國民性的植物。乃是霸王樹。這種植物。在美洲及其他熱帶地方的人。都將牠種在房屋四周。當作色籬。日本人卻說房屋周圍種霸王樹。反引盜賊入門。這也是東西人見解不同的一端。

(完)

飲野亭得長句 (民國七年以前舊稿)

(雪林女士)

野亭三面菱荷風。攜榼登臨興不窮。樹氣翠浮衣袂底。山痕青入酒杯中。穿林嬌鳥悠揚囀。礙路幽花細碎紅。偷得浮生閒半日。前村暮靄已溟濛。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第二十九回 逐輪蹄官道送蛾眉 悲飄泊旂亭別隆準

天地間的女子，苟其許給一個富豪，又是一位王儲鍾情之人，一定非常快樂。蟬妮却是不然。次晨在勃羅斯堡起程，懷着一腔幽怨。他的行李，只有一只很黯淡無色的衣箱，穿一套玄色衣裙，外面罩一件很華美的綢大衣。是他親手縫紉的。戴一頂軟巾。籠的面紗，質地很粗，披到肩上。面色慘白，走上楷零十字站月台去。很有許多人注目。給他找到一截沒有人的二等車上去。靠車角坐下。暗想昨

夜倪古墨說要同行。他若仔細思量，悟到多見一面，腦筋中多受一番刺戟，精神就多生一番苦楚，分手之時，越發難受。或者可以不來。再隔幾小時，我既可以到一個新鮮地方去，他也可以安安靖靖回去。蟬妮雖是沒有出過國，只因心中悲楚，一些不覺得有什麼異感。在雷柯夫人衣肆中，聽人談起巴黎來。說那邊衣服都麗，婦女們習尚奢華，飯莊旅館中燈光人語，同不夜城一般，真是天上樂園。世界上尋歡索笑之人，都把巴黎作爲目的。在當時聽了也有些健羨，今天已就征途，明知此行爲置辦嫁裝而去，花邊哩，皮衣哩，珠寶哩，只要看得中，唾手可得。晚間可以上劇場哩，上理髮晚膳哩，在森林中坐車哩，到卡洛脫德雷夸同裴挨幾個大衣肆定衣服哩，都是題中應有文章。也鼓不起興緻來。馬克士雖是相待一定不錯，決不會有什麼無禮舉動，一定還是很謹慎的講話，很周到的招待，不過自己既是他用強權劫來的戰利品，饒是他怎樣小心，心中還是嫌惡他。想到此地，覺得前途似漆，一些光明沒有。那天早晨赴海口去的人極少，蟬妮坐的那一截車子，竟沒有第二個人上來。到將近開車時候，車站中奔出一個少年來，氣急敗壞的，在月台上，向各車窗中張望。張到蟬妮，一聲驚呼，開了車門，直撞進來，車子也開了。正是倪古墨紅漲着臉，向蟬妮道：「我說要送你上法國，爲什麼不在窗口等

候我，卻躲在車角中，難道嫌惡我嗎？」說着，把那件很薄的大衣脫下，連着幾張報紙，都扔在蟬妮坐的對面座上。坐下來，澄澄望着蟬妮。蟬妮道：「倪古壘！我以為你講了玩的，並不會來。我也很希望你來。你決不能這樣走的。給人見了，像什麼呢？」倪古壘道：「我自然可以這種走。除了我僕人外，沒有人知道我在英國。他在後面押着我的行李，我有訓令給他，教他不到巴黎，不許前來找我。我已經有電報到巴黎，在鮑老墘定下旅館了。蟬妮！這是我同你最後數小時的聚首，你為什麼還是這般冷靜，難道你是個沒有心腸之人，所以這般冷酷？」蟬妮道：「我現在真覺得思想非常遲鈍。」倪古壘怒極笑道：「現在在你的思想，真也遲鈍，不然怎樣，自己會許配那個面貌長得同駕利古喇（紀元三十七年為羅馬皇帝性狂暴，嘗集市民宴飲一時，命盡投於海中）一樣的人呢？」蟬妮默然不答，粉頰上挂下兩行珠淚。倪古壘見了，懊悔無及。央求道：「我的可憐小女孩子！我真是個獸類。請你不要見氣。」接着問道：「蟬妮！你的主義究竟定了沒有？」蟬妮道：「定了。倪古壘！從我看來，還是如此的好。」倪古壘歎道：「好！你怎樣會斷得定呢？現在不必講了，這一兩小時內，不如讓我們快快樂樂的過去。只作為世界上沒有第三個人，只有你同我，就可以快樂了。」蟬妮拭乾了淚，嫣然一笑。兩個人

傾肝瀝膽的低聲談起心來。不多一回，車子經過貴族石，遠遠望見雅罕離宮的塔樓，高聳雲漢。從夏天的赤日中望去，卻也金碧燦然。倪古壘握着蟬妮的纖手，指着雅罕宮低聲的：「此中是我同你有極多的紀念之處。爲了你，我一定永久的愛這座離宮。不過你我的一生幸福，都給你毀掉了。」蟬妮道：「這個，我也是沒法。不然范先生要把史天芬公主的秘密宣佈出來。你應當知道，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倪古壘愀然道：「不錯。我也是這般想哩。」一上了船，兩個人一起站在船頭上。倪古壘聽見蟬妮沒有出過國門，低聲道：「可惜我不能帶着你在巴黎各處逛逛。」他們談得密切，也忘記身在舟中，忘記四周還有許多客人。海上的波濤，天空中的雲霧，隔岸的山色，一切都不見不聞。同舟之人都不認識他們，各自尋各人的娛樂，並不知道這兩個個人經過了許多離合悲歡。並且轉眼之間，又要分手了。一到法國海口，看岸上的人，面上都籠罩着慘色。探問起來，纔知道有兩列快車，在梅史地方相撞。傷了不少座客。海口上巴黎的路線，完全封閉。迅速清理，極早要到黃昏時候，上行車纔可開駛。同舟之人，頓時騷亂起來。有幾個急於就道之人，由路局中送上羅恩，守候上行車。大概到巴黎極早也要夜間了。蟬妮非常惶急。倪古壘見他着急，安頓了他，走去找他的僕人，探問消息。去了一回，走

回來，向蟬妮道：「我派賂補德雇車去了。」這也是天意，要我們在一處多盤桓一天。蟬妮趕忙道：「這
個很危險，我決不能同你一起走。」倪古壘道：「你是否專爲自己着想？」蟬妮道：「不是。我爲的是
你。」倪古壘皺着雙眉道：「還有一件，爲的范先生。」蟬妮道：「你太胡鬧了。難道忘記他能够宣佈
一切的那件事了嗎？」倪古壘喃喃的道：「我也知道，不過一想我們都在他掌握之中，很是生氣。」
說着，倪古壘的僕人，走來報告，說是附近已經沒有汽車可雇。只因撞車之事，是一早就發生的。車子
都給人雇去了。倪古壘把蟬妮拉在一邊，低聲道：「你快打個電報，給范先生。就說車路中斷，趕緊清
理，今夜纔可修好。你準定明天一早到巴黎。蟬妮聽了四面的異國語言，同混亂狀態。有些手足無措。
只得依言上電局去。打了一個電報，到巴黎勃烈斯托爾旅館，給馬克士。倪古壘也打電報到理墅，給
他的典廐官薩沙遜隊長。吩咐賂補德看守行李，領着蟬妮，從棧橋上走上鎮上去。那時正在夏天，兩
個人都在青年，又是相愛的，眼看着分手就在目前，只因造化弄人，又得在一處盤桓一天。心中都非
常愉快。知道附近並沒有認識之人，同馬克士相距，有二百餘里。若是在英國，還有些顧忌。一到法國，
卻是自由了。走了一回，倪古壘叫道：「我餓極了，上什麼地方去吃些東西去呢！啊！有了。我記得在

車站上，看見有個廣告。此地附近有個賈錢蘭飯莊。坐車去，大概二十分鐘可到。你還可以忍耐二十分鐘嗎？蟬妮道：「可以。」倪古壘道：「車子快開了。我們趕快趕去。」兩個人趕到那輛漆黃色的車邊，走上去，車就開了。車聲鱗鱗，從一條窄路，繞上山去。向山下一望，正是法國北部農場。經過一座古堡，同一溜大池塘，直到一座花園邊停下。原來這輛車，是飯莊上專門用他迎接顧客的。園中古木森森，縱橫開着許多花畦。飯莊上桌椅，就排在花畦邊，樹蔭之下。桌邊都停着一輛裝着花的車子。樹上也盤着許多紅黃白三色的月季。遠遠一帶矮屋，飯莊上女主人帶着許多侍女，在那裏預備餚饌。這個飯莊，是個著名地方，顧客絕多。園中許多桌子，都坐滿了。倪古壘過去，同女主人再三商量，在離大衆很遠的地方，又設法添了一張桌子。女主人因為倪古壘對他客氣，督率侍女們伺候得非常周到。兩個人坐在一起，一壁慢斟細酌，一壁談笑。有時候都不作聲，微微歎息。蟬妮有好幾次珠淚熒熒的。不過快樂的時候多，差不多把未來的苦楚都忘懷了。本來在這個時候，也不值得去注意。膳後手縮手的從很美麗的森林中散步，直達海濱。徘徊半晌，纔折回來。蟬妮怕火車要開，不敢多事勾留。倪古壘安慰他道：「不必擔心，我們決不致貽誤的。」蟬妮你今天快樂嗎？蟬妮點了點頭。倪古壘道：「現

在我們都明白在一起過日子的樂趣。倘然能夠把塵網擺脫了，讓我們在一起快快樂樂過日子，豈不甚妙？」蟬妮道：「倪古壘！我也是這般想。只是怎樣能夠呢？」走到飯莊前，專車已開。倪古壘雇了一輛空馬車，坐着上鮑老埕來。倪古壘同蟬妮坐着，手握手的都不作聲。想起方纔的理想，很有些悵悵。都知道是個空理想，實行不來的。車子經過棧橋，直達海濱車站。一下車，就遇見馬克士。他站在一輛極大的汽車邊，很着急的在那裏留心上車站來的人。一見蟬妮等，趕忙迎上來。望了望倪古壘，行了個很恭敬的敬禮。倪古壘怕他說破，攔住道：「大家都不認識我是誰，請你注意。」馬克士微微一笑。肅然道：「戴芬姑娘得你這種可愛的護衛，真是幸運。今天一早就聽見火車失事的警訊，立刻就駕汽車迎上來。倘然不嫌簡慢，就坐我這車上巴黎何如？」倪古壘道：「謹謝盛意。我還在此地守候火車的好。在巴黎住在理墅。只有兩天耽擱。戴芬姑娘有什麼使命，我是極願意効力的。」請先生不必介意。

書叢社學共

新譯小說

商務印書館
出版

三冊 復活 二元五角

耿濟之譯 述一人極力懺悔以前罪惡想從深坑中救一墮落的女子情節委婉讀之不忍釋卷托氏長篇小說以「戰爭與和平」類傳傳」及此「復活」為鼎峙而三的傑作世界現行各種文字幾乎都有譯本

甲必丹之女 普希金人稱為「俄國近代文學之父」此書為其傑作在俄國文學史上佔極高的地位書中情節極悲歡離合之致而其描寫當時風俗人情尤極深切
安齋翻譯 一冊 六角五分
耿濟之譯 一冊 一元
屠捷涅夫乃十九世紀後半俄國三大文豪之一其書描寫老年思想與青年思想的衝突曾受俄國社會狂熱的讚許批評家評此書為表現六十年來俄國政治現象的圖畫而遺留後世以一個不朽的藝術作品
前夜 沈 頤譯 一冊 八角
這也是屠氏著名之作書中主人翁葉林娜是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垂青於志士殷沙洛夫經過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托爾斯泰 短篇小說集 一冊 六角五分
羅秋白譯 托爾斯泰是俄國十九世紀末的大文豪大思想家他的小說就是他的思想的結晶是集中篇篇名為三死 風雪 麗城 小紀 伊拉司 呆伊凡故事 三問題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阿撒哈頓人依何為生及野果
柴霍甫 短篇小說集 一冊 九角
耿濟之譯 柴霍甫是俄國近代的一個最大作家尤長於戲曲及短篇小說批評家稱他為俄國的莫泊桑這書是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柴霍甫短篇小說集譯者從原文譯出文筆清利不失原意

活冤孽 三冊 一元六角
俞 忽譯 此書為法國最著名小說之一敘克什莫多皮哀谷南古諸人平生之遭逢極悲歡離合之致其描巴黎景物及風俗人情尤能將彼時社會情狀曲曲繪出可作文學名著讀亦可作社會史讀
洞堤孩 一冊 三角五分
徐志摩譯 此書為德國浪漫派小說家福洪 (Foung) 原著共十九章敘述希臘神話及中世紀迷信為四歐文學界最有名的浪漫故事之一

喜 歡 遊 戲

閣下之喜歡遊戲與否對於同遊者之手術是否精明及所玩之性質是否佳妙固然大有關係然而關於閣下自身之康健亦不無關係也紅色清導丸以之治療肝經壅滯膽汁不調消化不良等症為無上微利妙劑可使閣下恢復康健視人生一



切之事均為可樂矣

山東青島郵局文案范芑生先生來書云清導丸非但治愈鄙人頭部痛暈及下部痔症且亦治內子肝火沖動眼痛生翳眼角紅爛等患鄙人夫婦視此丸為家庭保護健康之要藥韋廉士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

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文 學 研 究 會

通 俗 戲 劇 叢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青 春 的 悲 哀

熊佛西作 一冊四角

復 活 的 玫 瑰

侯 曜作 一冊五角

提倡戲劇的人日見其多但劇本的產生很少不能供求相應上面二種劇本「青春的悲哀」新聞記者「新人的生活」「這是誰的錯」復活的玫瑰共包含三個劇本「復活的玫瑰」「刀痕」可憐團裏月」都會在北京南京表演過得到很滿意的結果實在是劇本饑荒中滿載的食糧船

棄

婦 侯

曜作 一冊二角五分

此書主旨在提倡女子參政與平民教育等問題曾在南京蕪湖等處排演過頗得觀者之歡迎

相 鼠 有 皮

一冊五角

Galsworthy: The Skin Game

顧德隆編 此書是英國高斯華綏的戲曲傑作地方色彩很淡編者特取而改譯之以便表演於中國舞臺此劇暗諷歐洲大戰寓意深刻諷旨恰當結構上頗多精彩之處能把真和美充分的表現出來

山 河 淚

曜作 一冊三角

這篇劇本是描寫韓國獨立運動的精神並借此替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作不平鳴向帝國主義之野心家作當頭棒喝計分三幕幾度表演頗能感動觀衆

THE STORY WORLD

(Issued Season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七年六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北寶山路華字第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北寶山路華字第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一 本刊登各門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周亦
二 投寄之稿望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三 投寄之稿請附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五 署名之稿聽投者自定
六 不投之稿惟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
七 因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八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九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先商者投稿人
十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稿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一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二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十三 投寄之稿請逕寄上海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小
十四 說世界社收

廣告價目表

每年四册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郵費每册
國內 二角
國外 八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得照隨時增減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工價另議連登多期自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教育專家六十餘人的合作品

教育大辭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書旨趣

- 節述各種教育學說，俾閱者易得簡明之觀念。
- 整理教育上所用各種術語，使有統一之解釋，及正確之意義。
- 提示本國各種教育法令之要點，以便國內教育界之查閱。
- 採取中外教育名著中主要之點，編入辭書，以便學者之瀏覽。
- 記述中外教育制度之概要及重要教育機關之組織，以便學者之稽考。
- 摘錄中外教育學者生平之經歷及其主張。
- 搜集其他教育參考資料，以供學者之參證。
- 注重「專門條目」，俾閱者易得系統的概念。

發售預約

全書三萬言 布面一冊 一千五百頁

定價十元 預約六元

陽歷六月月底截止預約 十月出書

本樣承索即寄